





詩經集解卷四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小雅上

大小雅之說諸家小有不同孔疏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歌由政而興體亦因之而異述大政為

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既不同太師審其所述分而別之蘇氏敵則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

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驚蕩

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也朱子集傳謂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陳戒之辭也故或懼欣和樂以盡澤下之情或恭儉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

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有不可考者矣合數說觀之大小雅之

辨可以得其概矣

食野之萃

以下鹿鳴之什 萃毛傳訓泝鄭箋以為蕭蕭正義云箋以泝是水草非鹿所食故易傳朱子

集傳亦主箋說嚴氏詩緝謂爾雅釋草萃有二種一云泝其大者類此水生之泝也詳見采蘋一云萃蕭蕭

此陸生之萃即鹿所食是也毛詩紉義據說文萃字下云泝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泝下云萃也从

艸泝聲泝泝互訓一依毛傳謂凡泝非但江湖始有雖潢汗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萃既野水有萃水落草

枯雜于眾草鹿亦自應食之吉日詩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麋鹿所生鹿固逐水草者矣此說曲體毛傳

義亦可通惟孔氏申箋引草木疏云萃葉青白色莖似筍而輒肥集傳則曰青葉白莖止倒易兩字而物色

迥殊未詳其執正也

王事靡盬 王事靡盬句風雅數見鹽字之義毛傳以不攻致不堅固釋之孔氏正義謂鹽字異義同引昭

元年左傳證蠱是蟲之害器敗殺者故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此說別無的據恐係想當然之辭呂東萊讀

詩記引董道云說文寰海為鹽寰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訓為不堅固諸家多主此義然以今說文攷之

鹽字云鹹也古者夙沙初作堊鹽鹽字云河東鹽池褒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初無堊池為鹽

之說且池鹽以風結成不用堊董訓尤杜撰不經惟王尚書經義述聞訓鹽為息王事靡盬謂王事靡有

止息也引周官鹽人共其苦鹽與婦功辨其苦良杜子春鄭司農均讀苦為鹽呂氏春秋從帥苦而欲學之

功高誘注亦讀苦如鹽會之鹽以證古字鹽與苦通又引爾雅棲繭休苦息也以證苦有息訓說似較舊解

詩 小雅 鹿鳴什

爲長蓋以息義通之鴉羽爲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執稷黍四牡因王事靡有止息故不遠啓處不遠將父母杖杜因王事靡有止息故繼嗣我日各章文義皆可煩言而解矣

嘒嘒駱馬

毛傳嘒嘒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後儒皆從此訓惟說文口部疒部皆引此詩而字義各異口部嘒字云喘息也从口單聲詩曰嘒嘒駱馬疒部瘳字云馬病也从疒多聲亦引詩曰瘳瘳駱馬蓋說文于詩兼採三家嘒嘒之訓从毛詩也瘳瘳之字當是三家詩文瘳玉篇音吐安切云方極也引詩瘳瘳駱馬與說文瘳字注同又曰字亦作嘒廣韻瘳託何切又叨丹切嘒瘳皆一聲之轉也字又作驪漢書西域傳王師驪驪說者以爲卽常武篇王旅嘒嘒之異文故師古注引詩作驪驪駱馬說文手部揮字云

嘒若行遲驪驪然則驪驪本訓行遲顏注驪訓喘息與嘒同疑亦本三家詩是嘒瘳驪三字音義皆通也

翻翻者離 翻翻飛貌離毛傳云夫不也鄭箋夫不鳥之聲謹者離爾雅作佳云佳其鴝鴒郭注今鴝鴒鴝鴒即鴝字讀詩記作鴝鴒文誤也說文離字云祝鳩也从鳥佳聲又有卑字注云離或从卑一曰鴝字毛詩紉義謂廣韻于平聲佳字引說文云鳥之短尾者總名離字注云鳥名于上聲離字引說文云祝鳩也卑字云鴝鳥也是卑與祝鳩判然二物玉篇乃混而同之謂卑卽祝鳩不知說文離或从卑句原有錯誤蓋既云从卑則字當作鴝今乃作卑不得云从卑也玉篇離字從卑作鴝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加辨正而離與卑遂以不分矣案采芑篇歐彼飛卑正義引說文曰卑鴝鳥也爾雅離卑醜邢疏引說文亦同然則說文原本卑下自有鴝鳥也三字卑訓鴝鳥而離訓祝鳩與爾雅注合是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刪改之誤耳紉義說是也

皇皇者華二句

皇皇猶煌煌皇皇者華小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耀也朱子辨說謂序得詩意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案毛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魏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蘇氏轍亦云煌煌之華生于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惟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之憂不忘咨詢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據此敷說則小序之意亦謂使臣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耳其非誤以皇皇者華爲國家之光華也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每懷靡及

毛傳每訓雖懷訓和鄭康成王子雍各以意述毛王云雖內懷中和之德猶自以爲無所及鄭所

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孔疏並載兩說而不辨其孰是稽古編謂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章昭注引後鄭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亦卽鄭說耳惟晉語義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又末章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于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爲私又強解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解也案此就鄭王兩家而言懷私之說誠非毛義然雖和靡及中間須增字乃成文理不若集傳以懷爲思于義較直捷而簡明矣

常棣二字

小雅常棣與論語唐棣不同常棣爾雅云棣也郭璞注子如櫻桃可食說文謂之白棣樹又有赤

棣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天水隴西多有之齊民要術謂北人呼爲相思子者是也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可夫移陳藏器謂夫移無風葉動花而後合故

詩云偏其反而二木形狀迥然相異藝文類聚乃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燿誤以唐棣爲常棣邱光

庭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云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掌禹錫修嘉祐本草于郁李條下引陸瓊常棣

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莫李合莫棣爲一木李氏綱目遂謂鬱李車下李常棣爲郁李之別名則合三木爲一

其誤愈甚矣揆厥所由皆誤于俗間讀常爲槩如漢書杜鄠傳引槩棣師古注亦然李善注謝宣遠詩及曹

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槩棣槩唐音同以致解二木者囁嚅而不清耳孫奕示兒編辨此最明

鄂不韡韡

集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案鄂說文作鄂承華者也不鄭箋謂當作柎柎

鄂足也字又作跗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宋程正

叔呂伯恭皆主此訓以其于兄弟之義爲切也東晉詩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白華爲跌在陵之隙白華元足

在陵之曲或謂曰萼曰跗曰足均足與此詩相證然則不字當從箋作柎或从鄭夾溱讀跌方合本旨若近

世謂通骨切則音與義兩失之矣又毛傳鄂猶鄂然言外發也集傳之訓蓋本于此但毛以鄂鄂連文釋

經鄂字朱子

則以上鄂字爲句而以鄂然二字釋之亦與毛氏小異

脊令在原

脊令爾雅作鷓鴣毛傳云鷓鴣也渠說文作鷓云鷓鴣雁石鳥一曰精列陸璣詩疏謂大如鷓鴣

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以爲卽俗所謂雪姑其

脊令

爾雅

鷓鴣

毛傳

鷓鴣

渠說

文作

鷓鴣

石鳥

一曰

色若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者是也漢書東方朔云若鸚鵡飛且鳴矣語本此詩蓋脊令之爲鳥喜飛鳴作聲行則首尾動搖有急難之意故詩以興兄弟之急難此鳥又好巢于沙上東齊人謂之沙稽留稽留亦脊令之輔聲也若上林賦注云窟渠似鳧灰色而鷄足吳都賦注作鸚鵡郝氏爾雅義疏謂別一物非此詩之離渠也

烝也無戎

烝毛傳訓填戎訓相朱子集傳以烝爲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鬪于內然有外侮則

同心禦之

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助字之義猶毛所謂相也戎叶而主反吳才考韻補則以上文務字

讀蒙與戎爲叶

考戎字在句末者詩凡四兄旃郎三章與東同韻出車五章與蟲忡韻此章則與務韻常

武首章則與父

韻韻元蕪氏朋來五經說謂此章外禦其務當從左傳作侮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並

當音汝崧高戎有良翰

即汝有良翰民勞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也可見古者汝戎同音據此則集傳之叶

而主反蓋亦以務作蒙者

于義爲未安也但朋友之誼患難亦當相恤直言不助似乎愾然無情御

纂詩義折中訓烝爲衆訓戎爲事言當外侮之來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事而已不能出身爲禦

也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于相好之他人也夫曰周旋解釋勸其無事而已不能出身爲禦

益見其不如兄弟也

飲酒之飫 飲酒之飫毛傳云飫私也與爾雅訓同箋疏申之以爲飫禮在路寢內不在公朝故爲私說文飫

字作饑云燕食也引此詩稽古編謂飫立而燕坐二禮本異許以飫爲燕殆因詩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

之歟今作厭飫解則始于蘇氏然厭飫字本作餽餽飽也乙庶切从勺聲俗因飫義與燕連而燕厭音

又相似遂謂燕飫爲厭飫左傳厭賜杜注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伐餽于是飫

亡其義餽並亡其字案餽古與饜通文選魏都賦情憎饜李善注引韓詩作饜說文饜字下云私宴飲

也亦與毛傳訓合顧氏玉篇故以食多訓飫以私訓饜顧之意似以作饜者爲正矣然說文于饫字乃引此

詩究當从作飫者爲是

神之聽之二句 伐木詩神聽二句毛公無傳釋子云神之聽之謂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于神明也和謂相

好平謂不變蘇氏徹曰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佑之以和平王氏質曰神且來

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唐順之曰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拂逆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

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于平也敷說不同而神字皆作鬼神解于下句語氣終覺不順

御箋詩義

折中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言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于和且曰聞善言曰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即于謙卑德日進

子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此從兩之字體繹而出而終和且平句文義乃暢然矣

伐木許許 伐木許許毛傳以爲柿貌謂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朱子集傳許許衆人

共力之聲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勦力之歎也與毛說不同案許許說文引作所所古許與

所通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尙餘有幾所師古注云幾所猶幾許也柿說文云削木札樸也从木市聲陳

楚謂檜爲柿史記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

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漢書楚元王傳臣幸托肺腑字一作柿附注亦以斫木之札釋之是許

許爲柿貌非毛一人臆說苦邪許之云雖出于淮南然小毛公亦漢人且彼爲泛言毛實經師故訓似不必

舍此而取彼也

無酒酤我

酤毛傳云一宿酒也鄭箋則訓酤爲買正義申之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若既有一宿

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此蓋以箋說爲長也毛詩納義據說文酤下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謂酤字本有二訓

又說文酤字下云酤一宿熟酒也釋名云酤禮也釀之一宿而成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王每置酒爲

穆生設醴師古注亦云酤甘酒少麴多米一宿而熟然則一宿酒名酤亦名酤也案酤與沽通故有市買之

義但經文無酒無字承上有字而言有滑酒則以滑酒飲我無滑酒則以一宿酒飲我不分有無暇則燕

飲爲樂見禮意之原也如此說于義亦通今朱子集傳則仍主箋意

俾爾單厚二句

俾使也爾指君詩人爾其君者歐陽永叔謂承上稱天以爲言也單毛傳訓信王符潛夫論

引此詩單作亶故毛訓爲信鄭本乃作單故箋訓爲盡集傳謂原君者無不盡蓋用鄭氏說也除毛傳云開

也鄭箋謂開出以予此以除爲開除之除也釋文音詒慮反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朱傳除除舊而生

新也此以除爲除官之除而音亦作去聲稽古編謂集傳以除爲去舊當作平聲乃改訓而不改其音疏矣

况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何取于去舊新舊積累不尤爲福之大乎案此說是以開除之解爲長也然除舊

之云亦謂者將消新者復來有若乘除然非盡去其舊而後謂之除也且除謂平聲與上下固庶之韻不

詩 鹿鳴什

二

叶以此譏集傳之疏未免苛論

吉蠲為饗 吉蠲為饗集傳以吉為諏日擇士之善蠲為齋戒滌濯之潔意本毛氏義為詳備蓋古之祭者必

先擇與祭之士然後卜日卜吉然後有祭期而七日齋三日戒與凡祭器之洗滌宗廟之掃除無所不致其

嚴潔焉故曰吉曰蠲也蠲釋文音圭呂覽臨飲食必蠲潔高誘注謂蠲讀如圭周禮蜡氏注蠲亦作圭緣三

家詩皆作吉圭惟饗故有此音而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臺卿注訓圭為潔是圭之與蠲古不特音同義

亦無二訓也饗說文云酒食也从食喜聲說者謂酒食可喜之物故其字从喜字亦作糴商頌大糴是承傳

曰糴黍稷也周禮饗人大鄭注云饗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注則曰謂炊黍稷曰饗皆各依文為訓其實

由黍稷而炊之為酒為食其事相貫饗本酒食之稱因之名炊曰饗黍稷亦曰饗引伸之義也

歲亦陽止 歲亦陽止毛傳云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月正義釋傳謂

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蓋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

云歷陽月毛詩紉義駁之曰毛果以陽為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

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為陽月夫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日為十一月耳案

正義申傳誠與毛公意遠然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

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是十月之為陽月漢儒皆如此訓鄭箋云云殆本董說實較毛傳為長故朱子

集傳因之

我行不來 我行不來毛傳來至也鄭箋來猶反也武進臧氏據爾雅釋文作不來說文引詩亦作不來謂是

詩本作不來故釋訓以不來釋不來也今毛詩作來爾雅作俟皆失其舊陳氏左海經辨謂爾雅釋詩之字

多與毛異與三家詩合未可專執毛以繩之毛詩古文多假借韓詩多以訓詁之字代經如陳風誰謂予美

美韓作媿周頌無此疆爾界文選注引韓詩界作介此則毛今而韓古釋言通述也不適即邶風之報我不

述此亦爾雅古而毛詩今然則采薇之我行不來毛詩用本字也我行不來三家詩借字也爾雅據三家以

不來釋不來聲近為訓說文來部稱詩曰不來不來即爾雅之文其重文後云來或从彳今省作俟然俟訓

大義與至反訓違爾雅俟之失舊是也謂毛詩由後人改竊為來蓋不然也此辨甚核是正臧氏之誤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腓詩字中凡三見此篇及生民篇牛羊肥字之毛皆訓避四月篇百卉具肥毛訓病鄭



子彼兩詩皆從傳獨此詩謂當作珽孔疏申之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不得有避  
患義故易之朱子集傳因以珽字爲正解而兼存程子如足之肥足動則隨而動之說董氏連呂氏祖謙嚴  
氏聚諸家大旨皆同程訓三解不同案腓字亦作葩班孟堅幽通賦安滔滔而不腓曹大家注亦訓腓爲避  
與毛傳合則避義當係古訓其所謂避患者蓋以車之爲用戰則以資衝突行則以載衣糧止則以爲營衛  
固君子之所憑依亦小人所恃以禦寇却非規避異避之謂也是箋雖破字而葩爲依蔭與避字仍可互爲  
補備不得有避患云云此自孔氏之誤傳意不如是也至隨動之解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說載大  
全可不必據之以立職矣

象弭魚服

毛傳象弭弓反未營所以解紛也鄭箋云弭弓反未營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紛宜骨也李

氏黼平據釋文弭弓反未營也謂如釋文則傳有營字箋言弓反未營者即據傳文成句以傳解紛不言何

物之紛故申之曰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紛宜骨也明此紛爲轡上之紛也案毛鄭說皆樸澀沉晦不

若朱傳以象骨飾弓弭爲象弭一言言簡而意該矣綸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云弭弓無緣可以解紛者

或謂當從紛爲是然紛與鬻通具有結義解紛即解結似不必援許陸而改毛也魯獸名集傳云東海有之

其背上皮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韃矢服此即徐堅初學記所載毛之起伏常于里應潮者也

彼旃旒斯

彼旃旒斯集傳引曲禮及揚氏說以爲旃即朱鳥旒即元武以下章之旒爲即青龍稽古編謂曲

禮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陣之法非旌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

大司馬文義不相應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百官載旗郊野載旒以曲禮之左右前後合之則交

龍爲旂即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王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列左右不

應專爲左翼也燕虎爲旂即右白虎矣軍吏實載之軍吏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備爲右翼于義何

取且鳥畢之旗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鄉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前驅龜蛇之旗爲在後之元武而

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義卒何以當後勤此皆難爲之說矣案此右鄭箋戰法之訓故據周禮以相難其

實鳥畢曰旃龜蛇曰旒交龍曰旂毛傳具有明文稽古編謂其始于崔寔恩亦覺失考

王命南仲 王毛鄭皆謂殷王蘇氏轍乃以王爲文王而以下文紂爲天子朱子初說亦從傳箋謂王爲商王  
命爲商王之命後始改爲今說考文王爲西伯時有伐犬戎事然不應稱王及成康則皆無伐玁狁西戎之

舉至宣王時雖有薄伐獫狁變荆來威之詩而所命之將則方叔而非南仲似王字宜從舊解爲安也南仲之名他無所見惟竹書紀年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而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又與相戾維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勢凶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不逸周書其以爲禹後者殆因夏本紀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故也至泌子萃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爲赤龍孫仲爲紂將若然則南仲乃殷後非夏後矣此恐無稽之談

城彼朔方

毛傳于上文往城于方云朔方近靈狄之國此句云朔方北方不確指爲何地孔疏申傳亦以朔方爲北方之大名朱子集傳始以靈夏等州當之蓋因宋靈夏在漢爲朔方郡故也或疑靈夏爲今甘肅

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皆淪于夷狄南仲雖長將豈能于一年中窮兵至北垂連平二寇乎况漢之朔方或借詩語以名其郡未可據以爲殷之朔方也毛詩紉義又引左傳肅慎燕毫吾北土也之文謂武王克商未下車即封黃帝之後于朔方即燕也明商未雲中九原爲中國地南仲之城未爲深入也案水經河水又東逕朔方城故城東北鄙注以詩城彼朔方爲證是鄙氏之意亦謂漢朔方即此詩朔方集傳之說不爲無見也

鱣以下白華之什

鱣亦魚名毛傳乃爾雅孫注說文注俱以爲即鮎魚惟郭景純分而爲二云鱣今鱣

額白魚鮎別名鱣魚龐齋釋文引之且云目鱣毛解與世不協恐古今名異意蓋以郭爲是矣而坤雅既引郭注又混二注爲一強郭以從孫而不辨其是非詩註及韻會皆勦襲陸說且言鮎腹平着地宜得鮎名亦非郭氏本意蓋郭言鱣額不言鱣腹也李時珍本草綱目列鮎魚有鱣魚鮎魚鮎魚諸名而注之曰占曰鱣北人曰鱣南人曰鮎是鱣之爲鮎當始毛傳及諸家說也白魚一名鮎見廣雅又名鱣見玉篇而石鼓文又今日鮎語又鮎之鮎說者以爲即鮎之異文是鱣之爲名甚多正未易定其孰是也郭注鱣額字或謂涉正文而誤當作假以六書引作假證之鱣額之鱣誠誤也

笙詩六篇總論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皆笙詩也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酒與燕禮皆以笙入

與歌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亦有聲無辭至朱子集傳謂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其說尤著矣乃呂東萊詩記嚴華谷詩雜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爲非有無之無也案黃氏云古者亡即無

字亡其辭之說出子毛公毛漢人漢世以亡爲無如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詩記之辨指國語叔孫穆子聰  
晉伶蘇歌鹿鳴之三謂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合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以亡爲亡  
失之亡不知國語言以辭鹿鳴三詩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  
詩緝之辯謂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辭故惟有存序所言之義存不知古之  
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俱存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長  
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然則紛紛補亡之作夫亦可以不必矣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孔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魚爲魚名

自陸農師堆雅以丙穴魚釋詩而朱子集傳因之黃東發謂詩嘉魚非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泉孔而美未  
必元名嘉魚因詩傳引以釋詩後世遂目其魚爲嘉魚耳案黃氏謂嘉魚不指丙穴之魚其說良是謂因集  
傳得名則非也嘉魚出于丙穴此左太冲蜀都賦之文可見魚之名嘉由來已久豈因集傳而得者乎或兩  
漢之際好事者取詩語以文之而丙穴乃蒙此美稱故毛鄭釋詩均不引以爲證歟又集傳鯉質鱗肌肉  
甚美八字全據堆雅坊本鱗字多作鱗而以肌字屬上爲句朱氏公遷何氏英皆斥其誤以詩記所引陸氏  
原文證之鱗字洵傳寫之說也

南山有臺

臺毛傳以爲夫須與爾雅同郭璞注謂可以爲禦雨笠草木疏云臺莎草也以其可爲簞笠故都

人士稱臺笠字或从艸作臺見陸氏釋文玉篇及唐韻又有臺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皆載之而臺臺蓋遂  
一字而分爲三矣又爾雅云蒲侯莎其實緹夏小正緹縞莎隨也與夫須蓋一艸爾雅翼以爲其根即藥中  
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即此物也本草綱目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  
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案綱  
目所言形狀以今香附驗之絲毫差不差而陶氏不之識豈古今藥物亦有興廢之不同歟

北山有萊

萊毛傳云草也不詳何狀陸璣草木疏謂其葉可食兖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葉傳云葉香可

食蓋本陸疏說也稽古編萊一名藜本草綱目云即灰翟之紅心者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腦脂  
菜一曰鶴頂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爲杖原憲藜杖履門謂此物也案說文艸部萊字云蔓華也从艸來聲  
不引此詩爾雅則以蔓華釋釐字注第云一名蒙華亦不引此詩其實皆一草也蓋古萊與藜同聲故此詩

與基期爲韻釐者藝之異文而蒙華又卽蔓華之聲轉耳惟義疏云譙浦人謂雅蘇爲萊三倉以萊莫爲萊斯則同名異物非此北山有萊之萊也

南山有栲

栲毛傳云栲栲也孔疏引宋玉風賦栲栲來巢以證之蓋本陸璣疏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着枝

端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飴故飛鳥慕而巢之之說此定論也嚴氏詩緝乃因宋賦栲栲字作句李善注音溝

言樹多勾屈謂枳乃橋踰淮北爲枳之枳孔疏所云非是或又據史記唐蒙使南越食蒙蜀栲栲漢書音義

謂其木似穀其葉似桑葉作醫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及索隱引劉德說栲栲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可作醬

云云以此栲栲當是栲栲今就諸說考之栲栲與句古字本通文選注不引毛傳及陸疏而妄以枳橋之枳當之

又訓句爲鉤屈之句此自李氏之誤且孔李皆唐人而孔先于李不應據李而詆孔爲非至栲栲之栲字本

作鉤小顏云綠木而生非樹也味辛似薑不酢廣志與蜀都賦注大概相同其不可以爲南山詩之栲尤明

甚說文積云積檝也从禾从又句聲玉篇積云曲枝果今作枳檝云木屈枝也果名也今作栲二書字雖與

毛殊而所言形狀與陸疏皆合是栲之爲木蓋可確然無疑也

燕笑語兮二句

燕笑語兮卽箋云興之燕而笑語也孔疏申之以燕爲燕飲集傳從之譽謂善聲處安樂也

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蘇氏敬亦謂譽如韓姑燕譽之譽案譽訓爲樂則譽處止一意其義爲

狹而韓姑燕譽亦是言心安樂之而稱羨不已未可引以爲證惟朱氏善以心之輪寫爲聯結之散于中燕

且笑語爲和樂之見于外譽則善聞之著于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兼內外人已言之與集傳前說同而於

是以之神亦未賜御纂詩義折中譽名也處安也言燕語嘉獎則語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燕語

欵洽則語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必如此解是以字乃不爲虛設矣

爲龍爲光

龍毛傳訓龍光卽箋訓耀爲龍爲光集傳云喜其德之辭也唐氏汝諤亦以爲龍謂增龍之意爲

光輝耀之意案龍字古與龍通春秋昭十二年左傳公賦蓼蕭華定不知又不答賦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

懷龍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龍直作龍焦氏易林蓼蕭湛露君子龍光用此詩爲辭

辭而龍亦作龍商頌長發篇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龍龍榮名之貌是書傳皆讀龍爲龍也又周易師之九

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子雍本龍字作龍而訓爲龍可見龍之與龍非特義同字直是通故毛氏龍

字之訓諸家皆不易也

和鸞離離

和鸞皆鈴名毛傳在賦曰和在鑣曰鸞與鄭氏夏官大馭注及經解玉藻注所云鸞在衡和在軾者不同孔氏正義以經無正文疑而未定於是說詩家紛紛聚訟案史記禮書索隱引續漢書與服志云鸞雀集衡廣韻鸞字注引古今注云王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鸞或謂朱鳥鸞也鸞口銜鈴故謂之鸞玉輅有鸞在于衡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鸞省此人君蓋指諸侯烈祖篇八鸞鑣鑣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篋設金飾錯銜之車駕四牡其鸞鑣鎗然聲和是鸞在鑣者諸侯之制也鄭駟鐵箋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一語本極分明因此箋誤以爲說天子之車飾故孔氏亦不能決而謂鄭作兩解若依集解作諸侯車馬之飾言則羣疑釋然矣

在宗載考

在宗載考毛傳云夜飲必于宗室宗室二字鄭箋孔疏皆無發明朱子集傳以宗爲路寢之屬或疑路寢是王之燕朝與小寢恐于宗字無涉據宋穎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謂即毛公自注此在宗乃天子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中寢室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寢廟俱可言室然燕則是寢而非廟覺驚詩既燕于宗與此在宗義同但彼爲賓尸在門外之西室此爲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要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或以宗室即宗子之家謂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爲說是毛之意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案昏義敘于宗室注云宗子之家也後一說蓋本此然禮注所云宗子之家設者亦以爲指廟言若謂家爲私家恐天子燕同姓諸侯無緣夜飲于私家之理當以在宗廟寢室者爲長考成也謂成其禮也

彤弓

彤弓弔兮二句以下彤弓之什弔弛貌彤弓也傳云朱弓也釋文作赤弓孔疏彤赤故言朱弓又云彤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也又云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勢者此傳言以講德習射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毛詩細義以此詩彤弓疑即明堂位之大弓左傳所云封父之繁弱是也然此等器物經無的據似不必強爲之說受言藏之毛傳鄭箋及王肅皆指諸侯言謂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于家王氏安石則以爲王受弓人所獻而藏以待賜呂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均從之稽古編謂非詩旨今以文義衡之作諸侯受賜天子于下文語氣不貫作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以與人則不獨我有嘉賓句可直接而中心貺之禮意之隆亦益可見此等訓解不容不推宋賢爲優矣

彤弓弔兮二句以下彤弓之什弔弛貌彤弓也傳云朱弓也釋文作赤弓孔疏彤赤故言朱弓又云彤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也又云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勢者此傳言以講德習射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毛詩細義以此詩彤弓疑即明堂位之大弓左傳所云封父之繁弱是也然此等器物經無的據似不必強爲之說受言藏之毛傳鄭箋及王肅皆指諸侯言謂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于家王氏安石則以爲王受弓人所獻而藏以待賜呂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均從之稽古編謂非詩旨今以文義衡之作諸侯受賜天子于下文語氣不貫作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以與人則不獨我有嘉賓句可直接而中心貺之禮意之隆亦益可見此等訓解不容不推宋賢爲優矣

詩集

卷五

詩

白華什

彤弓什

一

一朝右之 右左傳訓勸正義以勸為勸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做勸有功釋之卒章  
一朝禮之傳云書報也正義以為報有功引左傳以覺報宴釋之是勸報字皆不指燕飲言也李氏補平謂  
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王三又聘禮侑幣注皆作宥訓公食大夫禮束帛以侑注云侑猶勸也左傳  
隸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云王觀羣臣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宥  
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此詩之右即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訓右為勸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鄭以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二十  
八年晉文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醴命宥是饗亦有侑幣非專食禮爾雅酬酢侑俱訓為報報亦與勸同是毛  
意專主飲酒言矣此說駁疏援據鑿鑿足補諸儒之所未備

著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盛貌莪毛傳云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言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  
莪菁莪然孔疏引爾雅舍人注云莪一名蘿莪蘿以聲近為名也郭注今莪蒿也亦曰蘆蒿陸璣疏莪蒿也  
一名蘿蒿毛詩紉義以郭陸二說為非意以毛傳莪字為句蘿亦為句而蒿也二字又另為一句蘿所以釋  
莪蒿又所以釋蘿別三名也案說文蘿下云莪也莪下云蘿也蒿屬莪蘿互訓與舍人說同紉義所言誠為  
有據然莪蘿俱是蒿之別名則謂之蒿莪或謂蘿蒿亦未為失是惟陸疏謂蘿蒿生澤漸洳之處葉似邪蒿  
而細云云與中阿頗覺不協然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莪蒿叢生俗謂之抱娘滿此草生澤洳亦生高岡  
至春早茂故小雅以為長育人材之興則莪蒿固水陸皆有者歟

錫我百朋 集傳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說本鄭箋錫我百朋者謂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案孔疏引漢書  
食貨志以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貝朋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三貝為一朋而成貝者不為朋鄭  
因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以為朋也此說與崔氏懷雙貝曰朋義合然淮南道  
應篇大貝百朋高誘注云五貝為朋廣韻朋字注亦云五貝曰朋是鄭箋之意當同雙傳孔殆因食貨志而  
曲為之解耳此句之旨諸家或以為喻得祿之多或以為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語雖不同而朋字皆指  
貨貝說 御纂詩義折中云君子善教選造之士進而在位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見而喜之以為  
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是朋當即朋友之朋當時天子友匹夫故以臣為朋加朋友攸攝是也  
載沈載浮 載沈載浮毛傳楊木為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約義謂上句當有誤字玩鄭箋舟者沈物亦載浮

物亦載及正義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于水上云云則毛傳本文當是載沈亦  
浮蓋汎汎是舟浮之貌若云亦沈則舟與俱沈矣尙何汎汎之有亦沈沈字誤無疑也惟孔謂經中載字多  
訓爲則而其述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既言則復言載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何如直作載物之載  
爲安乎朱子集傳用孔氏則字之義以舟之則沈則浮比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稽古編駁之謂未見而思  
見繫念最篤何云無定况經文初無未見君子之語也又曰舟之浮者常也沈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是  
浮而又沈沈而又浮也舟之在水有是理乎此駁亦未免深文然載字不當訓則則當如後儒說也

整居焦穫二句 焦穫鎬方皆地名毛傳焦穫周地接于猱狁者而不詳所在正義以釋地所言周有焦穫當  
之引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朱子集傳從之謂即耀州三原縣也案池陽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西周  
王畿方八百里何得肘腋之下便與猱狁爲鄰且傳言周地不言數澤與爾雅所載當係地名之偶同耳鎬  
方毛俱無訓出車章傳云方朔方漢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去長安千餘里鎬劉向亦云去長安千  
里非鎬京之鎬由此觀之焦穫又當在鎬方之外皆周初燕地以對猱狁而言故毛氏謂爲周地夫由焦穫  
而鎬方由鎬方而至涇水之陽經文次第瞭然則焦穫之非瓠中決矣

至于太原 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謂在太原府陽曲縣王氏應麟駁之曰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  
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  
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  
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計周人之禦猱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  
之東距周京于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  
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此說于情事爲近然原州唐說在漢爲高平謂太原即平涼恐尙未確毛詩納義  
故以秦之九原當之引漢元朔二年使蘇建收朔方城武帝詔有薄伐猱狁至于太原之文爲漢世已以九  
原爲太原之證案朔方在榆林塞外今廢綏陽縣北出石門障有光祿城乃古入匈奴大路吉甫逐猱狁或  
出于此是太原之在九原似較王說爲尤近也

白旆央央 白旆毛傳云纒旆者央央鮮明貌正義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九旗之物皆用絳則

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毛詩納義謂據此說則經文原是帛字非白字左傳精

按旌旃社預注續後大赤取染草名也續釋文作舊字又通茜今藥中茅蒐也左傳之苳卽此經之旆無緣得有白色釋文引經作苳字注云亦作旆夜與旆古今字也案旆與苳通其說良是惟白當作帛學者不能無疑然公羊疏引詩直作帛旆央央曹氏粹中亦云白帛也白旆謂以絳帛爲旆則旆之用絳不用白初非一家之創說矣

薄言采芑

薄言采芑之芑集傳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煮爲茹卽今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案陸璣草木疏以芑爲似苦菜宋嘉祐本草謂之白苳王禎農書謂之石苳食療本草云白苳似蒿苳兼有白毛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載形狀與集傳同然以爲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李之所謂卽陸之所謂似也則芑與苦蕒明是二物蓋白苳苦苳蒿苳類同而小別俱宜生食故通可謂之生菜而白苳稍美遂得專其名耳陸疏本自分曉集傳合而一之誤矣

于此舊畝

于此舊畝于此往此也毛傳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正義此三句釋地文舊者災也孫炎云舊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野緩郭璞謂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舊是也曹氏粹中謂曰舊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畝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舊畝言不勞力而可以享其成功也書大誥蔡傳云反土曰舊與郭氏異案楊子方言亦作入地曰熾反草曰舊反草之義自是古訓然大田詩倣載南畝鄭箋倣讀爲熾載讀爲舊粟之舊謂以利耜熾發地也則作反土于義亦通蓋耕之道必土反而後草反草旣反則土之反可知不得謂作土反者爲非是惟此三句毛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毛之意是以田之肥美由于耕治之有方喻新士之武勇由于教養之有素比體也如集傳說以爲因賦起興則是采芑民田乃當時實事矣三代節制之師恐未必其如此也

其車三千

其車三千其車三千毛公無傳鄭箋以爲美卒盡起孔疏以爲出六遂及公邑王氏則以爲兼用侯國之兵朱子集傳云詩不過極言其盛未必實有此數蓋以古兵制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車本後是一車用士卒百人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以王國六軍用車千乘例之則十八軍非出師之常故疑之也陳氏啓源謂其車五千一語而三及之殆非虛張之說據春秋昭十三年晉治兵邲南甲車四千乘而蓬啓疆所言長轂九百尙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况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爲多乎以宣王時詩語多誇飾觀之說于情事爲近孔氏繼諫則據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謂兩之言



輻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王六軍共七萬五千人以二十五人配一車適合三千之數此雖一家之創解而兩本由輻得名以之詰經亦足補諸家之所不逮矣

鈎膺條革

毛傳鈎膺樊纓也此樊纓二字釋馬膺之飾鈎膺猶云當胸文選東京賦云鈎膺玉璽薛綜注鈎膺當胸玉璽帶鞅以玉飾帶即樊鞅即膺也正義釋傳云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繫纓故曰鈎樊纓也毛詩紉義謂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鈎膺鈎樊纓也今本脫一鈎字

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鈎樊纓故毛引以為說鈎釋經中鈎字樊纓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鈎字則經典言繫纓者多矣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為說乎案此據周禮與孔疏參驗之謂今傳文脫一鈎字足補疏家之缺

傳也段氏毛詩訓故傳作攸革集傳以為轡首謂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說與孔疏條以皮為之故傳云皮革之文義亦微別

約軼錯衡 約軼錯衡毛傳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孔疏引說文軼長轂也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出車是為長轂朱子集傳約訓束軼設也謂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此約傳疏之旨以為說也案說文軼下云長轂之軼也以朱約之從車氏聲軼下云軼或从革正用毛氏古文又廣雅云軼轂彙也玉牖軼設飾孔引說文刪去之軼二字則是無彙飾之轂未為得也錯正義訓雜云錯物在衡是有文飾其文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或據爾雅錯革鳥曰旗條孔疏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為畫說文文字下云錯畫也謂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別必有物以飾之也此說亦通可存之以備一解

東有甫草 毛傳甫大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釋文甫讀如字鄭音圃謂圃田鄭敷也朱傳亦以甫為即圃田澤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嚴氏詩緝聽下章言獵于敷地不應又言甫田諸古編云圃田澤在今開封中牟縣西北七十里敖山在今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見其所在耳案劉向尤歎覽在圃之蠶蠶王逸注引詩東有圃草班孟堅東都賦豐圃草以毓

戰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馬融傳廣成頌詩詠圃草章懷太子注亦引韓詩是圃之為圃本出韓詩康成初通韓詩又馬融高弟則此箋始本韓義非破字也又周語敷有圃草注訓圃為大云茂大之草韓詩薛君

詩 彤弓什

章句訓誦爲博博亦茂大之意可見古甫圃字通鄭雖從轉作圃其大字之訓當亦如毛傳也

搏獸于敖 敖毛傳云地名集傳謂近築陽呂伯恭以爲山名謂卽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郟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者是也搏獸于敖輔氏廣云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案水經注濟水篇引作薄狩東京賦及後漢安帝紀注引詩並同徐堅初學記又引作搏狩惠定宇九經古義謂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引何休公羊注狩猶獸也淮南覽冥訓蛟蟲死高誘注蟲獸也漢石門頌慈慈養狩塹壽云義作斃獸以爲搏狩卽搏獸之證段氏玉裁則以爲經文本作薄狩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傳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今初學記作搏狩淺人所改耳以徐氏用大蒐對此二字觀之必作薄狩方配若作搏字則輕重不倫是惠氏猶未悟作搏者之亦非經本文也

射夫既同二句 集傳以此章爲既會同而田獵之事射夫謂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望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鄭箋則以爲諸侯從王田罷射餘獲之事孔疏亦謂田無射禮惟既獵乃有班餘射獲陳氏啓源云此章文義定是專言射禮諸侯爲射而集故直目爲射天決拾弓矢皆射具故言之特詳田獵雖不廢射然所主不在此遽以射夫目諸侯非名也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未可言積也案此主舊說以射爲澤宮之射義較有憑第以經文觀之上章言會同下章方言射獵則此章備述射具是爲舍矢發端助我舉柴亦是將然之詞言射夫既同將以助我而舉積禽云爾若作射于澤宮時說于柴字則順矣助字舉字義將安歸然則集傳之不從箋說非不知有班餘之典也

徒御不驚二句 徒步卒御車御也驚毛傳作警不警謂警也不盈謂盈也鄭箋以爲反其言而美之孔疏申之謂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朱子集傳驚訓如軍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嘩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獻禽不獻擇取三等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次殺以爲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又曰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于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集傳此訓實較毛鄭爲長以驚爲警能警戒固見敬事而盈庖終是極欲不若依經直訓之爲安矣然集傳既出新義而猶兼存舊說則大約不欲盡掩前人之虛衷也

既伯既禱

伯毛傳云馬祖也鄭箋馬祖天駒爾雅釋天天駒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駒如

孝經說房爲龍馬是也集傳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此皆以禱承伯字言蓋一事也郝

氏懿行爾雅義疏據周禮句祝禱禱馬牲子春云禱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引此詩及爾雅

釋之謂詩之既伯是爲馬祭即句祝禱馬是也詩之既禱乃爲禽獲句祝禱牲是也爾雅主釋詩當云伯

馬祭也禱禽祭也今不言直云馬祭也者以馬爲重故畧言禽也此說雖與傳義稍異而義尚不悖若惠氏

棟九經古義以說文引詩作既禱既禱而周禮表貉貉字先鄭讀貉爲禱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遂

謂貉讀禱又讀百即伯也則誤甚矣禱爾雅推明云師祭先鄭大司馬注亦以爲師祭與馬祭迥乎不侔惠

氏乃因杜讀貉爲百牽而合之大遠古訓且說文跋無既禱既禱之文殆緣禱字與禱字相次未暇詳其注

語故歎

漆沮二字 雍州漆沮有一二在馮翊一在扶風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所云漆沮既徙又東過漆沮者

是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縣詩所云自土沮漆及頌之猶歟漆沮是也惟吉日之漆沮宋蘇子由李迂仲

皆指爲洛則馮翊之水也馮氏復京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焦穫多產魚獸宜爲漁獵之地學者據爲

定論矣或以扶風漆沮正潛瀟所云多魚者也且其水流經岐下而岐陽又實周家漁獵以塲昭四年左

傳言周有岐陽之蒐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漁于汧水三篇言狩于

吳岳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岳即汧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安見吉日之漆沮非扶風之漆沮乎二

說相持以經傳考之皆各有據未易定其孰得而孰失也

漆沮之從二句

漆沮之從二句毛傳云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正義謂射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朱子

集傳謂視獸之所聚處最多之地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與傳疏說異稽古編云

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故天子諸侯田獵之禮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于防中然後射之未嘗

登廬山險蒐求狐兔不輟或乘之重更見三驅之仁義良深矣騶虞傳云虞人翼五刑以待射田鐵詩云奉

時辰壯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事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盪于遊田時有歷邱墳涉蓬蒿口做

于叱咤手倦于鞭策者焉如鄭傳所云是徒以利獸爲樂古制蔑如矣此中傳疏意似比集傳爲長然或者

謂順合曰從漆沮二水相從入洛禹貢所謂漆沮既徙是也此以從字屬漆沮言言漆沮相從之地乃天子

詩 彤弓什

田獵之所如此解二之字精神俱出較陳氏說爲尤安也

鴻雁二字 鴻雁之辨先儒皆以爲大者曰鴻小者曰雁蓋一類而一種也博物志則有三同三異之文三異者謂色有蒼白羣有多寡飛有高下是又不但大小之不同矣今就諸書所載折衷之有鴻鵠之鴻有鴻雁之鴻九罭詩注鴻大鳥陸璣疏鴻鵠羽毛光澤似鶴而大此實誼情誦所云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者也一名黃鵠此鴻非雁類易鴻漸于磐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此陸疏所云有小鴻大小如鳧白色今人直謂爲鴻者也此乃雁類而雁之與鴈又自有分說文雁字入佳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鴈也又云鴈讀若雁可見並非重文徐鼎臣亦謂雁爲知時鳥大夫用之作贄皆禮亦用之故从人而謂鴈字从厂从人義無所取當從雁省聲則雁鴈異禽亦異字也明甚自韻會云雁或作鴈而雁之與鴈乃混合而不分矣

百堵皆作 百堵皆作言作室之勤勞也百堵之義毛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箋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文則板六尺此蓋本公羊傳說也或疑每板六尺是五板爲堵堵已三文五堵爲雉雉當一十五丈說與毛傳相違李鱗平毛詩納義云鄭言五板爲堵就累之者言也板廣二尺累之而五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堵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雉當三文故云雉長三文則板六尺案正義引王愷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文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杞預左傳注云方文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如此解則毛鄭兩家說自可通納義云云殆曲爲傳箋作調人非的義也

夜未央 央毛傳訓日鄭箋以爲未央央原未見其確指夜半也夜半之說始于王子雍而正義從之稽古編謂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爲中則是夜尙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矣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楚辭注云央盡也盡與已同義廣雅亦訓爲盡爲極已諸解俱不甚相遠竊謂此詩央字當从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爲近且與傳義不相違宜可用也案此解雖與舊說微殊而理足相備若李庶常謂傳日字當作且古且祖字通引禮檀弓夫祖者且也爲證祖訓始謂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尙未始乎如其說則較宋儒中字之義更益加早恐不可從也

鶴鳴總論 鶴鳴詩一篇之中設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毛傳鄭箋皆以爲晦宣王用賢集傳棄之自立新解分爲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稽古編謂古人作詩皆有爲而發語意定有專屬集傳誠不可揜理無定在乃

平居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爲錯旣解爲僧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前後未免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橫逆之加則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僧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舉不棄賢者耳兩義迥別矣詩之意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用人當旁搜遠擄揚及側陋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石也案此辨似于本旨爲得嚴氏詩緝旣遠古注而又附程子之說于後不思古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程子云云當分別觀之非此詩正解也

鷓鴣鳴九臯

臯毛傳訓澤鳴九臯言身隱而名著也鄭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敷至尤喻深遠也鷓鴣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臯者明深九坎也紬義謂孔此說非傳意亦非

箋意毛不釋九字者蓋旣言喻賢者身隱則鷓鴣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步余馬乎蘭皋王逸注澤曲曰臯引

詩鷓鴣鳴九臯爲證釋文引韓詩亦以九臯爲九折之澤是凡澤之曲者皆名臯經言臯則曲折可知傳言臯

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案傳箋之言本自簡質孔氏泥于九之一字謂

鄭以一鳥不鳴九澤殆以箋爲易傳紬義謂非傳意亦非箋意其辨哲也然此亦就舊說而引伸之耳集傳

賦之不可揜云云則主陳善納誨之義與毛鄭又自不同詩無達詁說者善會焉可也

予王之爪牙 以下所父之什 王之爪牙乃衛士之通稱呂東萊讀詩記引董氏言取夏官闔司右虎賁旅

賁所掌當之其說良是孔疏因鄭箋專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而周禮亦不言其守衛其守衛者係虎賁所

掌虎士遂謂司右虎賁連官俱率闔以衛王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于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使

從軍則不爲車右而爲士卒故憾也陳氏啓源辨之曰所謂選右特選爲王五路及闔車之右耳若六軍之

車右則甸賦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于衛工且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亦非必人人皆右

也安得以趨走爲憾哉總之此輩職在衛王不在從軍衛王則與右爲步趨皆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

俱非所甘心疏說恐非詩旨案孔氏過泥周禮故動生疑障得陳氏之解義乃豁然若鷓鴣解以爪牙爲泛指

六軍則予字王字俱無着矣 有母之尸饗 毛傳尸陳也孰食曰饗集傳則訓尸爲主有母之口饗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

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劉氏瑾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

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後世諸儒說雖小有不同而以母之尸饗為母

御纂詩義折中云獨子無兄弟則父母饗殮已專主之故曰母之尸饗也言

當遠役此法人皆聞之而所父不聞則信乎其不聰矣此取詩緝已當主饗殮

爾公爾侯二句 爾公爾侯二句先儒之說各異毛傳爾公爾侯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毛之意蓋以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既為大夫故言爾非視公者邪爾非視侯者邪何為舍其職事而

貪逸樂無期以自返也孔疏以公侯之尊乃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言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

為亦逸豫無期以返乎二訓不同而皆作責望之詞說嚴氏詩緝謂若爾為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暇豫之

期朱子集傳則謂若官來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之意案詩欲賢者之留而反以

其退處為美嚴粲說固顯與經戾矣即朱傳以爾為公為侯云云似亦未當蓋此時之作其為有國家者與

否均不可知如無國家者之粹也則不能以公侯爵人如有國家者所作既能爵之于後何不能留之于先

使勿去也故後世通儒多主毛傳及孔疏而于公侯字尚欠分曉 御纂詩義折中爾指賢人公侯指

在位者酒言爾之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謂無暇豫之期也言爾公爾侯勤于王事如此豈可人皆勞而爾

獨逸乎此以勤王責之視毛孔之旨尤正大矣

黃鳥總論 黃鳥之詩序亦以為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謂是室家相去之詩以文義求之曰此邦之

人不我肯穀是人之不恤也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是傷于外者必反其家也但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

散則不切時世歐陽永叔曰曰此邦則所刺者一邦之事耳非舉天下皆然也故朱子集毛第以為民適異

國不得其所而作若河氏楷謂是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其子隔叔出奔晉時作胡氏文英又謂是幽王寵

褒姒而薄申后并憎申后之弟被憎者怨而賦此詳二家之意不過疑民適異國之詩不得入于雅故取周

事之近似者而附會之不知臆撰不經欲以取信于天下後世較無事實者尤覺其難信矣

黃鳥二字 黃鳥毛傳但云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民之失其性也後世說經家皆以為黃鸝以爾雅為黃條

云楚雀也亦名倉庚倉庚條云鵲黃也二鳥互訓明為一物也爾雅又別有皇黃鳥條郭注云俗呼黃離留

亦名搏黍是此黃鳥即高覃黃鳥故毛不別言何鳥也孫奕示兒編以此詩黃鳥為今之黃雀彼之意殆謂

七八月間不應有倉庚耳不知此鳥至冬始蛩秋曰鶯聲山園管聞之何得謂無况季夏初秋梁黍自可成  
熟今北方皆然以月令言之嘗黍在仲夏嘗穀在孟秋亦何得因啄粟啄黍之文而疑時無黃鳥乎若黃雀  
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或云月令爵入大水爲蛤即指此禽竝未聞有以黃鳥目之者疏亦以秦風黃鳥爲亦  
是黃雀考左傳三良狗葬在文公六年夏詩人觀物起興故以黃鳥名篇亦非指黃雀言也然則焦氏循之  
以黃雀釋葛覃黃鳥殆惑于疏及孫氏之說而然歟

言采其蕞

蕞毛傳但云蕞菜鄭箋以爲牛蒡陸疏以爲羊蹄菜正義以釋草無文兩存鄭陸之說而不辨其

孰是案爾雅有蕞焉馬尾又有隨牛類一同經字一同箋名然兩處郭璞所注蕞葉形狀俱與陸疏不同宜  
孔疏以爲釋草無文也經典釋文主羊蹄菜之說云本又作蕞以曹子建七啓芳蕞精粹霜蕞露葵李善注  
引詩采蕞亦云蕞與蕞同證之差爲可據而羊蹄菜在本草爲下品其名最多一曰蕞一曰東方宿一曰牛  
舌菜一曰秃菜其子曰金蕭麥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葉名秃菜以治秃瘡名陶隱居謂秃即蕞  
音之訛則主羊蹄者爲是若牛蒡即中谷有蕞之種益母草之紫莖者也不可作茹與蕞菜之義違矣蕞或  
云當作蕞以廣韻廣雅蕞字俱訓羊蹄而說文蓋字不曰菜名也亦可備一解

成不以富

成論語引詩作誠成不以富亦祗以異鄭箋孔疏訓釋經迴均于文義未順朱子集傳謂爾之不

思舊姻而求新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鄭氏  
泉申之曰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厭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不責彼而責此傳所以謂之爲忠厚也  
成字後儒多從論語作誠字言 御纂詩義折中成讀如字言爾曾不思舊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

以其德之異今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此以爲申侯怨幽王之辭蓋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  
幽王后有令德而見廢以白華詩證之成不以富亦祗以異實錄也

斯干總論

斯干詩小序以爲宣王考室端木詩傳申培詩說俱以爲落新宮或遂謂儀禮之下管新宮春秋

傳宋元公所賦之新宮即指此詩朱子以其別無明證故集傳第謂爲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之作邱光  
庭兼明書則謂是文王作豐時詩知爲文王詩者以下管新宮係堂下以笙奏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例皆  
小雅故知爲文王也此說雖亦想當然之辭然新宮之不可即以斯干當之亦足見非朱子一人之獨見矣  
落成落字正義云本或作樂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毛詩納義謂如服虔左傳注聲以綴瑟爲落則落

卽是豐如雜記路寢成考之而不覺則彼處鄭注設酒食以落之當爲歡樂之意蓋對文則以瑕脉覺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樂落皆通此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無相猶矣

無相猶矣猶字毛鄭以來言人人殊毛訓道無相猶謂無相以道鄭訓詁謂無相詬病張子訓似謂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者朱子集傳則訓爲謀謂兄弟相好而無相謀或又謂質當讀尤謂怨咎也以經

文觀之此句猶字與上文好字對是一勸一戒之辭鄭箋作病義較諸家爲協蓋病與倫倫皆從俞得聲而諸字俱託侯反淪淪喻亦從俞得聲而字皆夷由反可見古病猶同聲鄭改猶爲病非武斷也或作尤亦

取與好相反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如載馳詩無我有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中尤字無不與疑喜之等字協者是尤本不與猶同韻然則同一破字不若從鄭之爲古矣

似續妣祖

似毛傳訓嗣鄭箋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

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此說也又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此以在巳地而續其妣祖之廟神義謂非鄭意蓋鄭之意讀巳午之巳爲巳然之巳故云巳成其宮廟未嘗言于巳地而成其

宮廟說文巳部云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巳然之巳與箋義正同又古似以巳三字相通易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皆作似之此詩之似本當作巳毛知巳與似同

故訓爲嗣玉篇于巳午之巳注云嗣也卽用毛傳說鄭康成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云讀如巳午之巳重申之曰巳成其宮廟也案漢儒釋經凡破字者則曰讀爲不破字者則曰讀如讀如者謂其音之同非謂其義

之同也孔因鄭讀似如巳遂以巳地當之此望文爲說洵非鄭氏意也

如鳥斯革

毛傳革翼也韓詩作載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之所謂翅卽毛之所謂翼耳說文羽部

又有翹字亦云翅也从羽革聲或以爲韓詩之勒殆翹字之訛接何平叔景福殿賦勒分翼張李善注引劉熙釋名云勒與助同不引韓詩蓋韓詩勒訓爲翅若云翅分下文又言翼張子義爲複故置而不引抑或韓

本作翹如或人所說與何賦異文因不及之亦未可定近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翹下直引此詩謂毛作革者假借字韓作翹者用正字又引魏都賦雲雀躡躡而矯首注云躡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尙住爲卽如鳥斯翮之意說亦近情若鄭箋訓革爲毛希革露謂此時必張其羽翼于義已迂歐陽永叔又訓革爲變言如鳥之驚變而竦顧其支離益甚矣



噲噲其正二句

噲噲其正二句毛傳以正為長以冥為幼鄭箋以正為畫以冥為夜蓋疑詩言作室無暇及人之長幼故以晝夜易之但傳語簡直而崔王二家述之各異似不當遽舍毛而從鄭也釋文云長王讀丁

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窕音查爾雅釋詁正訓長釋言冥訓幼與毛傳同而冥幼亦作冥窈孫

炎及某氏注皆以深闇釋之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注述毛云宣王之臣長幼有禮

也案正長冥幼俱用崔音為毛義亦自可通孔必欲讀長為上聲者不過以爾雅正長字與孟伯耆艾前列

不得讀平聲故耳然說文序云假借本無其字依音託事令長是也是直冥切乃長之本音長幼之長係屬

假借如從崔讀長則長言其實闇幼言其深邃與噲噲噉噉義正相當矣後儒或以其正為陽室其冥為陰

室或就一室分陰陽義雖各殊然皆無作長幼有禮言者孔氏說殆非也

下莞上簟 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引釋草莞苽離某氏及郭璞注均以莞蒲謂

可為席毛詩紉義云爾雅釋文莞或作藪說文藪字注云夫藪也从艸皖聲不云可以為席是爾雅莞本作

藪某氏及郭注所云莞蒲皆當作藪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箋誤矣釋草藪鼠莞條郭注云亦莞屬也

纖細似龍鬚相以為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字云艸也可以為席此乃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亦謂之小蒲

此辨至為分晰覺稽古編力主存謹之說其考證為猶踈矣又司凡筵設席皆粗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

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縹純如莞席粉純以莞加蒲明莞之細于蒲也但莞細于蒲而竹簟之組反在莞上正

義以常鋪在上常用堅物釋之究有未妥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或梁時經本有作如是者歟又簟字箋

兼葦言而孔惟釋竹簟于義亦疏

太人占之一章 太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肅鴈陽獸在川故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故為女子之祥

陰陽各以類為應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

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職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大夢之吉凶獻吉夢

贈惡夢其於天地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此說深得占夢本旨若嚴粲詩緝謂此皆設為禱辭而以昔人

占夢無書以意言之之說為近是夫設為禱辭義猶可通占夢無書彼周禮占夢所堂全文具在又何以稱

焉此可見其說之曲矣 朱芾斯皇 朱芾斯皇二句毛公義闕集傳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君諸侯也言男子之生于是時

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何氏楷曰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加聘彼格矣所謂保其室家是也又曰衆子爲諸侯以君稱遠子爲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皆將服朱赤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爲一國之君或爲天下之主也案此二句本頌禘之彌文然不從小序作宣王考室言則以君王爲諸侯天子屬辭之體恐不應如是

御纂詩義折中以朱芾爲三命以上之服以室家君王爲猶言一家之主謂其泣噫噫乘氣厚也氣之厚者其德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爲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爲一家之主者也以易家人嚴君禮王考王父例之作家主言則尋常考室可貫通而不悖矣

荷蓑荷笠 毛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良耜傳又云笠所以禦暑雨蓋蓑爲雨設笠主于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無羊傳分言而良耜傳並言之也邵人士傳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是指蓑言與笠二物鄭箋謂以臺皮爲笠陸疏云臺皮堅細滑緻可爲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與毛爲異爾雅翼辨之曰臺可爲衣不可爲笠齊語首載茅蒲身衣襦襖章昭注茅蒲笠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襦襖蓑皮衣也則襦襖以莎草爲之今人作笠亦多編箬皮及箬葉其臺爲衣編之若用檉藤下垂則莎但爲衣不爲笠矣稽古編謂羅說良是臺是草名而笠字从竹不从艸則古人用竹萌不用臺明矣自鄭箋誤合臺笠爲一物後人又別作笠字而訓爲笠誤以生誤矣

衆維魚矣 衆毛傳指魚說言陰陽和則魚衆多鄭箋則以衆爲人之衆言人衆相與捕魚本與毛異孔疏兩通之謂由魚衆多故捕魚者衆此蓋爲毛鄭作調人耳案魚體詩美萬物盛多也而獨舉魚爲言可見古人皆以多魚爲豐年之兆集傳乃亦以衆字指人言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或疑如此說是猶劉子云微禹吾其魚之意也常兆淇水何反爲豐年至鍾山札記引了希曾說以衆乃蝶字之省蝶與蠡同卽蝗也凡池湖

破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蝶不爲蝗而爲魚詩故以爲豐年之徵此說究支離蝶爲魚子所化必已化而後名之未化則仍然魚子何得遽目之爲蝶且魚子不化蝗而爲魚適得其生育之常理烏在其爲豐年之徵乎詩本言夢丁氏所云亦可謂痴人之說夢矣

旒維旒矣 旒維旒矣毛傳云旒旒所以聚衆也鄭箋云又夢見旒與旗也訓解本極平正集傳本張子厚之意謂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故夢旒乃是旗則爲人衆蓋以上句衆維魚旒旒以變化解之

旒維旒矣 旒維旒矣毛傳云旒旒所以聚衆也鄭箋云又夢見旒與旗也訓解本極平正集傳本張子厚之意謂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故夢旒乃是旗則爲人衆蓋以上句衆維魚旒旒以變化解之

此句不得不訓爲一例經義述聞辨之曰大司馬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郊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于百里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旒以大司徒五黨爲州計之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鄙爲縣計之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旒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乎况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是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旒化爲旗之說不可通矣述聞又謂七維字訓乃下維字當訓與與稽古編說同以詩籟業維縱實鼓維繡及書爾革羽毛惟木惟亞惟服宗工諸維字皆作與訓證之是鄭箋夢見旒與旗一言確得分際今必欲與上句齊以一律宜愈益求詳而本旨愈晦矣

考收說 無羊傳序云考收也孔疏牛羊復先王之數收事有成是爲考收諸家多主此義惟嚴華谷因斯于詩言考室義爲落成遂謂無羊之考收是作收養之牢而落成之稽古編駁之曰落成云者室成而飲酒于其中也以考收爲落成嚴將謂宣王君臣羣聚于圜牢中而飲酒邪又引陳氏語訓考收收字爲收養之爾尤屬謬說收字从牛从文文音木切从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爲守養義而收地亦可名收若借以名牢則經傳無其文也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爲來歸于牢謂兩言牢所以見牢之成是更于經外強生枝節矣夫詩之意在收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于宣王耳豈區區頌一牢乎况來思果爲歸牢下章兩言牢收來思謂收人亦歸于牢邪而所云荷囊荷笠以薪以烝等事又將何屬邪案此辨甚精嚴氏說殆求新之過而未暇計其義之不可通也

節彼南山 以下節南山之什 節毛傳訓高峻貌何氏借以節爲岍字之訛蓋岍省作門而門又誤作節也

文選吳都賦黃綠山岳之岍劉氏淵林注引說文云岍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而字誤許以岍隅二字釋岍而曰高山之節與毛傳高峻義同何氏說可信也節釋文者在切反又音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岍之音也後儒專訓爲音詩詁遂以池陽截岍山當詩之南山案漢池陽縣今涇陽縣也在西安府北五十里截岍山又在縣北七十里古鄙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然則此詩之南山明是鄙京之南山安得遠引池陽之截岍邪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于韻會失考甚矣

有實其猗 實毛傳訓滿猗訓長鄭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狀谷使之齊均也蘇氏則以實爲草木猗爲長茂呂氏詩記嚴氏詩緝皆主之集傳先述鄭箋後載或說或說卽蘇氏說也

劉氏瑋又以我落其實綠竹猗猗為實與猗猗之證然猗訓為長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非泛指草木劉氏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皆以為不甚通也近王氏引之謂猗當讀為阿古猗阿字通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注阿曲隅也是也寬廣大貌魯頌實實枚叔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為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為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案詩之大例如有實其實有驚其羽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此有實其猗義亦當然則猗作阿訓雖破字亦近理而可從也

維周之氏 氏集傳訓本用毛傳說也鄭箋云氏當作桎鑿之桎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為周之桎鑿此說又與箋義異矣毛詩細義說文桎字訓足械並無車鑿之文箋以桎易氏字未嘗云桎即是鑿孔氏合桎鑿為一或傳寫之訛釋文桎也說文輶與桎同說文桎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釋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輪故名桎而桎有礙義桎與輶通正義原本當云說文云桎車桎也桎是桎之別名以桎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若鑿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矣此辨桎鑿之異援據頗詳但桎鑿字已見鄭箋疏特望文為說非定傳寫者所改竄也氏字當從傳訓本者為長

胡為虺蜴 胡為虺蜴毛傳虺蜴也釋虺字之義朱子集傳引毛說于前而繼之曰虺蜴皆毒螫之蟲是以虺蜴為二物矣李氏黼平謂此虺蜴與斯于虺蛇不同斯于之虺當作虫一名虺爾雅蝮虺虺博二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謂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名為蝮說文虫字云一名蝮是斯于之虺本為虫也釋魚又云蝮蝮蜴蜴蝮蜴蜴蝮蜴守宮也說文虺字云虺以注鳴引詩胡為虺蜴从虫兀聲蜴云蜴易也陸疏虺蜴一名蝮蝮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為虺蜴與斯于殊也按如紉義說則虺蜴即今之守宮一物也與毛傳第云蝮也之訓甚合然從朱傳作二物言于詩旨亦無大差謬似不必過求分別也

執我仇仇二句 仇仇毛傳云猶警警也鄭箋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賚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此警警即爾雅所云仇仇敖敖傲也禮緇衣引此

詩郭彼注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說與此箋義異蓋鄭注禮時未見毛傳故以仇仇爲不堅固也仇仇或作劫抗廣雅曰抗抗綏也集韻亦訓抗抗爲緩持鄭云仇仇然不堅固即緩持之意王氏引之謂三復詩詞當以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疎蓋彼求我則如不我克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刀言用我之緩也集傳訓仇爲寇讐之讐又另是一義

乃棄爾輔 乃棄爾輔車不指爲何物左傳輔車相依注云輔頰輔牙車字或从面作輔易咸其輔虞氏作輔是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此詩上承其車既載而言故孔疏云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蓋借近事揣度而爲此說耳考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目爲何物韻會車兩旁木曰輔亦不過借孔氏語爲藍本非別有所考證也毛詩納義謂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對則此輔是人非物觀下章云無棄爾輔員子爾輻屨顧爾僕不輪爾載則僕即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既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輪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案訓輔爲僕雖屬創解而于上下文義貫通視疏說爲長矣

天天是椽 天天是椽毛傳云君天之在位椽之天字不言何指集傳以天爲上天之天天訓禍椽害也言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蔽蔽寒者又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辭也揚升菴經說據中衡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天天爲天天謂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上文以此此蔽蔽連文不應下特出天天又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氏說案此辨固爲有本但商書高宗彤日篇非天天民亦是指天禍言天天之文由來更古集傳非臆撰也又黃氏韻會以說文椽字注調椽引詩作天天是椽玉篇亦椽椽並收考之於經如剗則椽黥椽之丁丁昏椽靡其俱从木說文手部亦無椽字韻會說蓋誤也

十月之交 交毛傳云日月之交會集傳謂晦朔之閒也考麻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日一周不及天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與天會月行二十九日有奇遂及于日而與之會其會也在黃道白道之交而薄蝕生焉故食名交食道亦名交道但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則不食近交乃有食蓋月追及于日而無距離爲朔距日一百八十度爲望此爲東西同經正當黃道而無緯度是爲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其同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

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有食故曰近交乃食非當道之交則不食也魏鶴山正朔考謂十月之交乃夏之十一月為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月如其說則交者兩月之交非交會之交失經旨也甚矣梁啟廟唐一行皆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近明麻算者依授時麻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魏氏說益見其無稽矣

豔妻煽方處 豔姓毛傳謂即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說文作偏蓋古今字方處方居其所謂其龍方固也朱子傳從毛說鄭箋以豔當作刺厲王后姓孔疏亦疑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謂鄭作厲后姓刺之說為是近惠定宇九經古義據魯詩豔妻作厲妻言厲王無道內亂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曰為之食及中候趙維戒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王異載震云云謂閻刺一聲一轉而刺豔亦古今字鄭以為厲王后子義較優詳諸家之意大抵以師尹皇父不得立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耳不思褒姒以色居位故曰豔妻使后不可以豔稱后又可以妻自之乎范氏處義以詩證之而見其當屬幽王者五事朱子之主

毛傳非漫然也 曰予不戕 戕音在良反云王本作戕訓善孫毓詩評以鄭為改字經義雜記謂戕字箋訓為殘是毛詩本作過也釋文戕音在良反云王本作戕訓善孫毓詩評以鄭為改字經義雜記謂戕字箋訓為殘是毛詩本作戕也上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戕字戕字箋本有別設使改臧為戕箋中隱有臧當為戕聲之誤也八字今既不言此必王肅妄改以與鄭相難孫毓朋于王故反以為鄭改也不知鄭不改字稍習鄭學者皆知之故釋文大書不戕而注云王本作臧正義釋經云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則是今之不從王肅作臧者由孔陸之未誤也案王肅改字反論康成惠定宇亦曾有是說然三家詩多與毛異疑或有作臧者故肅據以改毛歟

噴戕背憎 噴傳背憎釋文云噴說文作噴訓聚也朱子集傳本之今說文噴傳二字皆引此詩噴注云聚語也傳注則如釋文所述香毛傳云猶香香說文語多香香从水日聲徐注語多香香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此足與毛傳相發明矣板之籍無然泄泄孟子以猶香香釋之稽古編謂亦取雜香競進之意蓋小人爭先獻媚多有此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訓為意緩悅從則反其義矣背憎集傳云背則相憎也言面則噴噴香香多言以相媚而背則憎惡諫懇以交搆讒人之反覆如此用之所以興擊也

噴戕背憎 噴傳背憎釋文云噴說文作噴訓聚也朱子集傳本之今說文噴傳二字皆引此詩噴注云聚語也傳注則如釋文所述香毛傳云猶香香說文語多香香从水日聲徐注語多香香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此足與毛傳相發明矣板之籍無然泄泄孟子以猶香香釋之稽古編謂亦取雜香競進之意蓋小人爭先獻媚多有此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訓為意緩悅從則反其義矣背憎集傳云背則相憎也言面則噴噴香香多言以相媚而背則憎惡諫懇以交搆讒人之反覆如此用之所以興擊也

兩無正總論

兩無正三字經文所無說小序者謂兩自上而下者也衆多如兩而非所以爲政也歐陽水叔

曰古人于詩多不命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

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

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

則長短不齊非詩例也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登御之臣所作謂爲正大夫刺幽王非是且其爲幽王

詩亦未有所考也王氏質則以爲兩當作兩謂厲王流彘之時在鎬者無君在彘者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

無正可宗故曰兩無正也案古兩字作兩兩字作兩兩兩相相似而易差此說尙于情事爲近御纂詩

義折中云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

在東周者覆出爲惡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兩無正也此取王

氏意而以無正爲無正人于詩詞倍切非無正可宗云云之所能逮矣

淪胥以鋪 淪胥以鋪毛傳訓淪爲率三家詩淪作薰晉灼曰薰帥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鋪

鄭箋訓偏後漢蔡邕傳李賢注引此詩作勳胥以痛勳亦訓帥而痛則訓爲病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

相率而病之是其太甚惠氏九經古義則又訓薰爲關謂古薰與關通引易厲薰心荀爽本作勳虞翻本作

關爲註又以胥爲胥靡引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注詩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爲證

雪

焦

經

卷十五

詩

節南山什

小旻什

十五

力以劫用于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爲上用而反爲上患不惟不能稱上意而又故與上違以是爲不稱以是爲不供職也孔疏以專權爭勢釋患上以背公營私釋不稱甚得傳意然小人爲相和相誣亦是常態蓋其所以如此者輔氏廣謂一則幸其不成而欲以自解一則恐其或成而彼有所利故也而曹粹中滄滄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訛訛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云云尤曲盡小人情情然則集傳之訓視毛傳爲顯易而可據也

民雖靡靡 毛傳于上國雖靡止句訓止爲小而此句靡字無訓鄭康成讀靡爲模云法也王子雍讀靡云大也靡靡言無大有人兩家述毛義名與上句相配孔氏正義既從毛以靡止爲小矣及訓靡靡又取箋義朱子集傳從王以民雖不多訓靡靡而上句靡止以國論不定釋之義皆參差毛詩細義謂傳意靡即周原靡靡之靡良以此經當言國靡靡民靡止今言國靡止者是民因國無腴美之地而言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靡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故不煩更爲立說按靡韓詩作靡云猶無幾何王氏無大有人云云蓋本韓詩而與毛氏小字之訓可彼此相發細義言不謬也

宛彼鳴鳩 宛小貌鳴鳩集傳以爲斑鳩說本經疏或據爾雅鳩鳴鳩注云亦作鳴鳩謂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啾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啾是也鳴鳩好朝鳴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鳴鳩皆此鳥非斑鳩也案郭璞謂鳩注云似山鵠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左傳鵠鳩氏司事者也疏引舍人云章關一名鵠鳩今之斑鳩也孫炎云鵠鳩一名鳴鳩夏小正三月鳴鳩注云先鳴而後鳩何也鳴者鳩而後知其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云鵠鳩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鳩就諸書說觀之鳴鳩即鵠鳩而鵠鳩又即斑鳩實一鳥也其作鵠鳩或作滑雕者古滑有骨音周古文作矧省作舟鵠鵠鵠鳩滑雕字雖異而義仍不異集傳初無誤也

人之齊聖二句 人之齊聖毛傳訓齊爲正鄭箋訓中杜預春秋左傳注訓通集傳從杜經義述聞云此句與下彼昏不知對齊者智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徐廣注引墨子云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散齊一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尚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齊疾也荀子修身篇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之謂齊大通之謂聖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爲正鄭



以爲中杜又以爲肅皆未當也案訓齊爲速通有爾雅可證然正之與肅毛傳杜注義不相懸且整肅而不亂通明而不惑與下昏字亦未嘗不反對似不必援彼而駁此也

螟蛉有子四句 集傳螟蛉桑上小青蟲似步屈螟蠶土蜂也似蜂而腰小取桑蟲負之子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說本毛鄭案揚雄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則肖之搜神作亦云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爲己子漢晉以來諸儒皆如此說至宋葉氏大慶始據爾雅郭璞注及陶隱居本草注謂螟蠶俗呼蠅蠅此蜂銜泥于壁及器物中作房乃取桑蟲或蜘蛛之子置房中遺子其身數日子出因食其蟲是以蟲爲子糧非使他蟲化爲己子也掌氏禹錫及藝苑雌黃聞辯新錄均與郭陶說合且謂從目驗而得之誠格物之精然未可據以說詩蓋此詩之旨係以螟蛉有子蠅蠶負之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如不從傳箋之解則取喻爲無義矣

握粟出下 卜筮也握粟出下集傳云王不恤饑寡喜陷之于刑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下之言握粟見其貧窶之甚也案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淮南說山訓巫用糈藉郭璞及高誘注皆云祀神之米楚辭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箴者占茲吉凶之事也故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糈爲卜所必用之物此詩之意蓋以不能得精鑿之米貞于陽下而但持卷握之粟以求兆雖得吉安能善乎傳故以爲見其貧窶之甚也然此亦作詩者自傷云爾以管子守龜不兆握粟而箴者屢中之文觀之則卜之善否在精誠不在乎貧富也

小弁總論 小弁序以爲幽王太子宜白被廢其傳述太子之情而作此詩朱子辯說謂小弁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白耳序又以爲宜白之傳尤不知其所據及作集傳則又用序意而以爲宜白自作以舊說相沿已久不容盡廢故也趙臺卿謂小弁伯奇作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詩云惟憂用老琴操及端木詩傳說以同然詩傳明云尹伯奇文選舞賦注伯奇尹吉甫之子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伯封謂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奇乃作歌感之而曹子建惡鳥論則云吉甫聽後妻之謔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作黍離之詩如文選注則伯封爲謫子如惡鳥論則伯封又爲弟且或以爲賦小弁或以爲所賦者黍離大約伯奇被放事與宜白相似故諸家各據傳聞爲說耳至有謂伯奇即宜白者則不考之甚矣

大約伯奇被放事與宜白相似故諸家各據傳聞爲說耳至有謂伯奇即宜白者則不考之甚矣

詩小弁什

卷十五

詩小弁什

詩小弁什

詩小弁什

詩小弁什

詩小弁什

不關于毛二句 毛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鄭箋以毛爲父皮膚之氣裏爲母之胞胎皆父母分貼朱子集傳圖訓連離訓騰毛裏總貼父母說經義述聞謂裏當讀爲腠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引管子內業篇理蒸而毛泄及淮南秦族訓四枝節族毛蒸理泄謂毛理相對之證又引荀子解敝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作理爲古裏理字通之證訓屬爲著訓離爲附謂此承上文言我之親父母若著于其毛然若附于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裏在內是以裏爲理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案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傳以內外言若箋以裏爲表裏之裏則裏即是也內不得更言在內矣至孫毓以母爲指褒妲或以太子非褒妲所生當指申后則皆泥于傳箋父母分貼之過也

躍躍兔二句

躍躍詩訓往來貌集傳訓跳疾貌兔狡兔也遇犬鄭箋以爲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

從王肅說訓遇爲遭遇之遇言兔雖騰躍逃隱而或與犬遇必然見獲則遇非犬名毛詩納義主箋義以鄭釋遇犬必非如字讀引爾雅釋言遇偶也謂此犬出入與人相隨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案遇

偶字皆從遇得聲史記孟嘗君傳土偶之隅索隱音遇是遇與偶通然以遇犬爲偶犬究屬附會輔氏廣朱氏善皆從疏不從箋以孔說于義爲直捷也但諸家以躍躍兔遇犬獲之喻讒人跳梁恣肆遇智者臨之

則情僞不得而隱是以犬比君子也似失君子身分 御纂詩義折中言天下之大功惟君子能建之天下之大謀惟君子能定之讒人何人而敢爲大言彼之居心我揣而知之矣外以甘言欺人實欲于中取利如彼田犬意在獲兔而已非果有社稷生民之至計也二句皆指小人說優于舊解多矣

暴公二字

何人斯篇序以爲刺暴公也謂暴公爲卿士而謂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云蘇暴皆畿內

國名孔疏蘇卽河內溫縣而暴則未聞或據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謂幽王時鄭尙未遷暴未卽爲鄭有且與維戎盟于此則暴必近洛或曰暴卽衡雍左傳晉人以扈之

盟來討冬襄仲會于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而不言于暴殆承上衡雍爲文故不地歟案春秋經文明以衡雍與暴分書傳不言暴或偶爾脫漏未可以此而定衡雍爲卽暴也路史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周畿內邑

此說近之至箋以爲國名以蘇例之蘇亦國名而地乃爲溫則暴未必卽在暴地孔疏不詳其地蓋不敢以無稽欺後世也

俾我祇也

俾我祇也之祇毛傳訓病鄭箋訓安二說不同案釋文祇有祁支止支二反從傳當作祁支反讀

為底白華篇俾我底兮傳亦訓病是也从箋當作止支又讀如支以文義衡之似箋優于傳蓋毛于上章肝

字既以病義釋之此說祇字又訓為病前後贅復如鄭氏則上言一來見于我于汝何病此言一來見我我

心即安而蘇公用意之忠厚亦于此益見故朱子集傳于云何其肝句雖改肝為張目作屬望言而此句祇

字仍從箋訓安非以安之為義于文勢尤協也歟

為鬼為蠅 為鬼為蠅字陸氏釋文有或域兩音從域音者短狐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水弩徒或

音者即顏師古所云魅蠅也朱子集傳主短狐之說謂江淮水皆有之能舍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

不見其形也黃氏韻會獨取或音以蠅為魅蠅稽古編云文選東京賦李善注引漢舊儀云魃鬼也董與魃

古字通昔顛頊氏三子一居若水為魃魃鬼顏師古所云指此然漢書人主之大賊東方朔以比董偃宋

劉攽謂短狐淫亂所生朔以指偃正不必遷就魃鬼洵為篤論蓋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與鬼並言若

是魅蠅則亦鬼耳詩竝言之不已復乎觀此則黃氏之說未足從也

有靦面目二句 靦毛傳訓始孔疏引說文云媠面靦也今本說文作面靦稽古編箋云媠然有面目疏云靦

媠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靦人面媠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貌說文

亦以靦為面見廣雅又訓媠為靦皆不及醜義今說文必有誤也視人罔極極窮極也集傳言為鬼為蠅則

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歌以究極爾

反側之心也案此詩八章言煩辭復要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蓋譏邪之人雖譁張為幻一與相見彼

將無地自容故末章以汝既靦然人面終有相見之期結之

巷伯二字 巷伯詩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諺故作此詩鄭箋巷伯奄宦寺人內小臣也譏人譖寺人寺人

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此分巷伯寺人為兩人也集傳以為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所作則巷伯即是

寺人稽古編謂此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詳毛傳

以經文侈字有因而益大之意必因小嫌構成大罪作詩者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疏以為止證

避嫌寺人奄者所嫌不必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為既宮之後也又末章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

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後宮則踐刑之時尚未為闔安得自稱寺人邪案此辨甚有分曉集傳說誠非

毛意然以詩文及序語觀之以菴伯即寺人箋說又不如集傳之確也至何氏楷據路史以菴爲伯之采邑又據姓纂有菴姓云係菴伯之後遂謂菴伯非奄官此皆附會之辭不足信也

成是貝錦 毛傳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正義謂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毛

詩紉義云如孔言則傳箋兩錦文字皆當作貝文爾雅釋魚言貝甚多箋猶取餘泉餘蜺者以諸貝不言文

惟餘泉云白黃文郭注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蜺云黃爲文點餘蜺云黃白文郭注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

爲元貝貽貝郭注曰黑色貝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餘泉餘蜺二貝兼黃

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成是貝錦者集傳云言因菴非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譏人者因人之小過

而飾成大罪也季氏本亦謂貝不可以成錦但貝有錯雜之文有似于錦比譏言者之起于疑似也此語說

皆以爲貝文似錦 御纂詩義折中則以貝錦爲錦文似貝以禹貢厥篚織貝例之錦文似貝于義爲

長傳箋初不誤蓋正義釋傳而誤也

成是南箕 箕東方蒼龍之宿凡四星二爲躔二爲舌躔狹而舌廣有似于箕故以箕名象形也稱南箕者詩

緝謂考星者多踰于南方因曰南箕此說非是二十八宿皆踰于南方何獨于箕而以南稱之大抵南箕爲

箕之本名與東壁東井同故大東詩亦以維南有箕爲喻不因踰于南方而後目之爲南也此詩之旨蓋以

天文箕主口舌故以譬譏人何氏楷謂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是也貝錦南箕皆曰成是陳氏鷗飛以

爲我本無是實因菴非張大以成之爾夫菴斐以成貝錦飾小成大也哆侈以成南箕搆虛成實也始則以

小成大終復以虛成實聽者自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此譏人者所以傾人之家國也

維風及頹 維風及頹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頹者風從上而下之

名回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

毛詩紉義謂孔氏此說始泥于爾雅季郭二家之注毛意當不其然案爾雅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焮焚取

象于火火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不過以頹是下墜之名故以頹爲從上而下以字義考之

頹灰秃貴聲貌又訓暴風噴从下貴聲下墜也俗通作頹是二頹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頹而釋暴風

之頹矣况毛傳風薄字當作迫訓以谷風頹風皆欲上升兩相迫瀋則其升愈速喻朋友兩相親切則德

業愈進耳若以爲力薄之瀋則谷風和風也猶可以無力言之焚輪之風暴風也何以反云無力乎正義云

云洵乎其錯會傳意矣或疑孫炎李巡之說郭璞注取之其言必有所授然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陸農師以爲扶搖卽焱羊角卽頽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謂之羊角合二訓觀之則爾雅所謂焚輪必以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乃協孫李二家皆爲頽字所誤不足疑也

詩經集解卷四終

著易堂書局精鑄鉛板

詩經集解卷五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邗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小雅下

蓼蓼者莪二句

蓼蓼長大貌集傳莪美菜蒿賤草與嚴氏詩緝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粗惡不可食喻

子初生猶是美材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語意相似案莪即爾雅所謂藟也蒿即爾雅所謂葍也埤雅

云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初無所爲美惡之分也且詩之意以莪蒿雖同類而形質頗殊非難辨者其曰

匪莪伊蒿猶曰看朱成碧云爾蓋憂思之極精神亂于中故瞻視眩于外也范氏處義謂閔宗周者黍稷莫

分憂父母者莪蒿莫辨可見此二句正與彼黍離離彼稷之苗一例自集傳以莪蒿之美惡爲孝子自况之

詞而古義遂罕有知之者矣

舟人之子二句

集傳舟人舟楫之人也嚴氏是莪言富也蓋以賦役不均羣小得志至于操舟之賤亦衣熊

羆之裘則貧窶者且轉而富矣此訓本于歐陽氏今說經家皆從之鄭箋舟讀爲周裘讀爲求周人之子謂

周之世臣子孫熊羆是求謂以世胄而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孔疏引裳華序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

世二語證之案周字古文作網省作舟古衣裘字本作求象形其從衣後人所加耳是鄭箋之訓初非破字

惟大東詩因東國困于賦役而作若舟人爲周人而使熊羆是求則是西人亦有受其困者不獨譚國爲然

矣集傳之不用鄭箋意或以此歟

跣彼織女二句 跣說文作屮集傳跣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跣然如隅也七襄未詳毛傳襄訓反孔疏

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于夜也鄭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

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閒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劉氏瑾曰日月五星爲緯其餘皆爲經星

經星周布與天爲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者即天之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

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厯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厯七次也案襄即兩

腕彼牽牛二句 毛傳脛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引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又引孫炎曰何鼓

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何鼓爲牽牛也案孫李之說皆誤在二十八宿者牛星直牛星之上者爲牽

牛牛六星不甚顯牽牛三星最明詩故以睨彼狀之罕廷相云牛宿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此說至有分曉自史記天官書謂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以牛星富牽牛故分何鼓牽牛而二之李氏緣此遂謂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之名已失考正孫氏復以天旗十二星爲何鼓之旗誤益甚矣又何鼓何字與荷通爾雅郭璞注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蓋何鼓二星中豐而兩頭銳有擔荷之象自天官書誤作河流俗相沿而擔荷之義乃隱何鼓又或聲轉爲黃姑詩家所詠黃姑皆即牽牛也不以服箱文遺思元賦注作不可以服箱毛傳服箱也箱大車之箱蓋雨較謂之軋服而箱以容物在雨較之內故服箱相屬

東有啓明二句

啓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爲一星晨出東方則謂之啓明昏見西方則謂之長庚即五

緯申太白星是也啓開也金星朝在東所以開日之明庚續也金星夕在酉所以續日之長故一星而得二名也自孔氏爲兩歧之解而鄭氏樵遂分爲金水二星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不知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本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經文獨舉金星者集傳謂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若漁仲說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全與象緯相違矣斷當以專指太白者爲是

有挾天畢

挾畢貌爾雅濁謂之畢郭注云掩免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說文畢田綱也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毛傳故以畢所以掩免釋之鄭箋畢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又以畢爲祭器之稱然畢八星

彙貫後有柄前有叉田網祭器狀與之俱似義得兩通孔疏故兼存二說爾雅以濁爲畢濁者假借字律書云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是濁以觸爲義亦象星形字或作囑又作濁詩漸漸之石傳畢躅也盧令箋畢囑也皆濁之異文正義引李巡云囑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觀此諸說而畢之形聲均可以得其概矣

維北有斗

北斗彙傳有二說前說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此以斗

爲南斗也後引或說北斗常見不隱者也此以北斗爲紫宮南之北斗七星其构所建周于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案孔疏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箕斗竝在南方時則箕在南而斗在北故箕稱南箕而斗稱北斗嚴氏案列氏瑾



諸家皆主之然斗與箕以初秋昏見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惟仲夏時斗乃得直北耳是疏說末爲確論且  
以下文西柄之揭證之南斗柄指西固秋時北斗而西柄亦秋時又上章言東西以在人之東西言此章南  
北亦當與之同意何爲偏以二星同較而分南北乎彙傳之兼存或說蓋亦疑主南斗者之不可孤據也  
四月維夏總論 四月之詩韓詩以爲歎行役朱子集傳從舊說以爲大天憂亂之辭朱氏善曰以詩考之由  
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厥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  
先祖胡甯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壞矣矣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爲行役則先  
祖匪人之怨其辭過于深專以爲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于遠爲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其時  
之亂懼其禍之詞乎此說折二者之中而于情事爲允當從之或據坤雅山有薇蕨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搆  
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謂詩之告哀哀此也以孔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之言觀之是  
亦可備一義

先祖匪人二句 先祖匪人二句漢唐諸儒解之者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何爲使我遭此亂夫以已身遭亂之  
故至詈先祖爲非人雖販夫敗豎亦不能出諸口豈有溫柔敦厚如詩人而反作悖謔語之理惟稽古編以  
爲古人文字簡直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備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又爲  
不和順之行昊天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蓋呼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呼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  
非人乎何忍使我遭亂至此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此解是正前賢之失毛詩納義以人當  
作兒說文云兒仁也是親愛人之意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仁恩皆是  
凡字此經人與忍對其爲凡字可知據此則是言先祖獨非凡乎凡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至此極也但以  
人訓仁猶屬指斥不若稽古編之斡旋爲得體也

百卉俱腓 卉說文云草之總名也腓毛傳訓病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淒淒陽卉腓  
李善注引韓詩百卉俱腓君曰腓變也謂俱變而黃也復引毛萇云病也今本作腓非如李言則毛本  
作非不作腓寫經者誤以韓字八毛後遂沿而草革耳按爾雅釋詁非字云病也與毛傳正同說文則云風  
病也蓋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非病鄭箋亦謂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說文風病之訓殆依毛解而云然歟  
近世通儒皆謂此腓字當從李注所引作非方于病義爲切然草爲風淒故變而黃是變字之中亦具有病

義韓毛二訓大旨初不相遠也

旅力方剛

以下北山之什

旅毛傳鄭箋俱訓為衆李氏疑此詩旅力與秦誓旅力俱愆皆是一人之力不得為衆故改訓為陳引左傳庭實旅日杜注及後漢傳穀傳注為證然陳力方剛文義不順嚴華谷謂秦誓

旅力莫氏以目力耳力手力足力釋之如此說則旅之為衆亦自可通朱子集傳則謂旅與誓同蔡仲默書

傳宗之稽古編云誓者脊骨人之背脊非用力之處以力則誓取義既踈又誓古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誓

从月从旅旅本五百人之名故為衆旅皆通用古未之有也惟黃公紹謂旅通作誓一人之身以脊脊為主

故曰誓力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與也此辨頗核然猶泥于一人之言故意主嚴氏若從紬義以此二句指

在朝諸大夫言言王善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剛者乎其言諸大夫中氣力方剛者甚衆亦可使之經營

四方也則鮮字旅字均可不煩辭費矣

不出于頰頰毛傳云與耿同小眊也有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輔氏廣申之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中

耿耿然不能逸而出也徐氏光啓諸家均主集傳稽古編據說文耿耳著頰也从耳旡省聲頰火光也从火

頰聲玉頰頰火光也亦作耿謂耿字初無小眊之訓氏詩語始創為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彼耿耿重文

為狀貌猶可通施于此詩云不出于小眊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

應不必易也案詩緝云塵冥冥則為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說亦與鄭箋相發然凡

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為此事芥蒂只見有一事而已頰訓小眊于經旨固不戾也

日月方除除毛傳云除陳生新也鄭箋謂四月為除孔疏以上文毛傳謂二月初吉為啓行之時則日月方

除日月方與皆當指二月言而二月接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言煖故鄭據爾雅四月為除以易之也按

爾雅原文作四月為余孫叔然本作舒季巡云萬物生枝葉故曰舒也無除舊之義近世通儒皆謂此詩二

月為周之二月與十二月也爾雅十二月為涂廣韻涂直余切與除正同古方以智通雅云涂歲將除也尤

合毛詩除陳之訓又證之唐風歲聿云暮歲聿其除正義亦以十月以後為歲暮是日月其除謂建丑之月

徂征方將除舊布新故不得違云還今歲又暮矣猶未得乎除字承上離寒言也下章日月方與承上離暑

言鄭箋所謂到堯野之時也或以與與厥民隩之隩同謂是時民方聚居于深奧之處非暑煖之煖也據此

則與字亦屬建丑月說于昔我往矣句尤覺貫串當兼存之

鼓鐘淮水辨 鼓鐘詩韓詩屬之昭王小序以爲刺幽王之作毛鄭以不皆主序義自歐陽永叔疑史無幽王

東巡事而胡氏一桂亦云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爲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

豈得作樂于淮水之上於是說者遂以紛紛毛詩紉義據左傳椒舉言幽王有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注

太室高也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卷高古文以爲外方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孔傳云四山相連在豫州界云云謂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

秋會盟異曰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案此說雖近似而亦想當

然之詞陸氏奎動則以爲穆王詩據穆天子傳盛姬之諛曰哀淑人王征于縲水空之謂詩之淑人卽指盛

姬是憂心傷懷俱非泛說但詩以淑人君子連文君子字又將誰指且縲水亦未能明其所在恐未可卽以

淮水當之惟 御纂詩義折中據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作徐徐與淮近則淮

之南北穆固屢經之而傳稱穆王巡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謂鼓鐘之

作與祈招同旨以是爲傷穆王作乃確乎其可憑矣

笙磬同音 毛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孔疏太射樂人宿縣陟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

鐘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

故知四縣皆同也胡氏紹曾亦謂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朱子集傳則云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

其和也熊氏朋來謂古者堂上樂皆受笙韻堂下樂皆受磬韻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

受均于笙之證也騶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鼗鼓淵淵嗚嗚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笛受均于磬之證也

不然則鼓鐘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正以見堂上堂下之樂皆和也案如傳疏則

笙磬是一器如朱子及熊氏則笙與磬爲二器以儀禮笙磬頌磬核之舊說誠爲有據第同音之上須添四  
懸云云詞義乃明不若作二器言者爲文從而字順也  
以雅以南二句 集傳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詩論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  
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  
南也以音以舞而協夫音也皆不用毛鄭舊說或疑鼓鐘詩在小雅中其所謂雅恐不可以今之二雅當之  
而二南之南乃地名猶十五國之國也恐亦不可以爲樂名疑當從漢儒爲是案雅者朝會燕饗之樂之通

稱小雅之鹿鳴四牡諸篇大雅之文王大明諸篇皆周公制作時所手定朱子所謂二雅亦舉其凡而言非必合全詩而後可爲二雅也左傳季札觀樂有象南籥文王世子亦有管鼓南之文是南爲樂名其來已古亦非必南夷之樂乃得爲南是皆說之無足疑者觀御纂詩義折中引儀禮工歌三笙入三問歌三爲以雅之證工闕雅笙鶴巢工葛覃笙采繁工卷耳笙采蘋爲以南之證可見的據即在目前特祖漢儒者未之察耳

楚茨非采齊辨 楚茨詩毛惟云楚楚茨刺貌不言茨爲何物朱子集傳以茨爲蒺藜董氏道引鄭康成說趨以采齊謂當如楚齊之齊呂東萊讀詩記亦謂說文以齊爲蒺藜而茨則以茅覆屋之名是則當康成時詩文字猶作齊其作茨者殆後人傳寫之訛也然董呂二氏意蓋以楚茨之茨當從康成作齊而康成原文亦不過謂采齊齊字當讀如齊非謂采齊卽楚茨詩也孔氏正義音同耳其義則異正恐人誤以楚茨爲采齊故分晰言之乃大全載劉瑾云先儒以楚茨卽采齊其所謂先儒不知誰指若卽以鄭注當之則不惟闕于文義並孔氏音同義異云云亦未之寓目陋亦甚矣

楚楚者茨二句 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諸儒多訓爲抽發之抽言楚楚抽棘之塲卽昔日我藝黍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說也然此詩與信彼南山等篇始終稱美豐登登祀之盛無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獨嘆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朱子集傳故從毛氏訓抽爲除謂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王雪山載岷隱說同集傳而黃氏東發尤爲明晰謂若以抽爲枝幹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潛兮之類斯棘自抽耳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抽之刈之非物之自抽也觀此而集傳之獨從舊解益見其不可易矣蓋棘蒺藜之刺也爾雅萊刺注云艸刺也方言凡艸本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萊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是棘者草木刺之通名而漢黎亦有刺之物故必除之而黍稷乃可藝云

先祖是皇 皇鄭箋訓睦言孝子祀禮甚明故精氣歸睦之正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睦也泮水箋云皇當作睦睦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趣在善通不爲例也李氏黼平謂爾雅釋詁睦皇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謂爲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睦睦也如邢氏言則皇與睦一字此箋言皇睦也明皇爲睦字而言精氣歸往泮水箋言睦猶往少儀注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睦往三字同也案說文

之部望字云艸不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氏音戶光反室讀若皇是皇本作室也爾雅之往也之在土上望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陞往皆以望得聲故陞亦得爲往李氏說考據甚明正義云云尙止知義通而不知其字之本通也朱子集傳則从毛傳大字之訓而又覺先祖是大爲非詞故又加君訓以足之然衡以文勢似從貽義于下句神保是鬻爲尤協也

神保是鬻 神保是鬻毛傳保安也鄭箋而安而享其祭祀水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稱號也朱子集傳既從毛訓保爲安又以神保爲尸之嘉號則與毛義異矣劉氏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于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真降于其身邪集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稱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于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此說恐門人所附會非朱子之言也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也周禮有司巫爲羣巫之長然其秩中土而已不得與祝史比况尸乎又楚詞思靈保兮賢媿王逸注云靈巫也媿好貌言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可見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神降而託于巫云云殆記者因朱子曾引楚詞靈保故衍爲此說歟

酌酌原隔二句 酌酌毛傳以爲壘辟貌正義酌酌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酌酌田也注引此詩與勺同考說文田都無酌字而勺字訓少與壘辟之義不符釋文酌音勺一音酌又音旬說文亦無酌字其勺字云徧也義爲近之字林則作均均訓爲乎漏未詳所本原隔字諸家無訓蓋高乎曰原下濕曰隔其義衆著故也曾孫毛指成王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成王繼武王爲太平之主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案曾之爲言重也目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故呂東萊以舊說爲非而朱子集傳亦不確指爲何主然周家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所定故正雅及頌止有成王詩則思古者惟思成王亦宜且此詩序明言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奉禹祀故傳疏據以立論東萊駁之過已至毛詩紉義以曾孫義係于禹不係于周謂周祖后稷稷與堯同祖元鷺禹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望文僞訓不若舊解之乎正也

我疆我里 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曰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曰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謂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氏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絲詩疆里孔疏之解亦相符

宋王氏以疆為大界理為溝塗劉氏以疆為夫吟塗道路理為遂溝洫滄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案王氏之說朱子取入集傳而徐氏光啓亦以在外為疆在內為理概之蓋諸書皆疆理連文二字原不大差別即以陳氏所引左傳論先王疆理天下亦理與疆對舉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乃總承上句之辭非以物土之宜獨為理字作訓詁也是理本條理之理孔氏云云係屬引伸謂古義必當如是不足信也

雨雪寥寥 雨雪寥寥毛傳寥寥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陸佃訓寥寥為盛謂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也雨釋文讀于傳反崔靈恩讀如字夫如字則是雨雪以下雪而兼雨到地即化此冬安有積雪崔讀與毛義戾不可從也又紬義以雪乃氣之或體引說文氣字云祥氣也謂傳言雪貌者謝惠連雪賦云連氣累積掩日朝霞霰浙瀝而先集雪紛糝而遂多則氣氣是將雪之狀故傳以為雪貌也此說亦未是案經文寥寥字繫于雨雪之下明是就既雪而言若以雪通氣而謂為將雪之時則是雲貌非雪貌也且所引雪賦連氣累積亦是云陰說故繼以掩日朝霞霰浙瀝二句乃正賦雪次第秩然則寥寥字當即謝賦紛糝之義以為氣之或體誤矣至傳云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蓋蝗子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積雪寒氣逼之深入地中春夏不能復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百為豐年之兆說詳蘇東坡雪詩遺蝗入地應三尺宿麥連雲有幾家注

疆場有瓜 疆場有瓜毛傳云剝瓜為菹也鄭箋于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貴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入凡祭祀共其果蔬瓜瓠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紬義辨之云載師職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墜二十而一注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記稅也元謂園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沒也園墜尤輕之者屬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疆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證歟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注雖引此詩而非民之疆場歟然稍縣置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穀是曾孫之稼瓜亦曾孫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之瓜矣案古人祭祀澗溪沼沚之毛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于瓜者亦以見農事之成而報祭表民力之普存耳有稅無稅非詩旨所在似不必過為分晰也

倬彼甫田 毛傳倬明貌釋文云倬韓詩作鈞云卓也卓疑當作倬韓奕篇有倬其道釋文亦以為明貌引韓詩作倬然則倬之與鈞鈞之與倬字雖異而義訓為明仍不異也惟韓詩鈞字玉篇引之集到从艸不從竹

爾雅釋文引說文蒟草大也而今說文亦惟艸部有蒟字訓艸木倒从艸到聲義又與釋文別出藪字乃云艸大也从艸致聲或疑蒟卽蒟字之訛故玉篇廣韻俱不載藪字此說得之甫田毛云天下大田也鄭箋甫之言夫也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二說不同甫與夫古字雖通而以丈夫爲田名未免迂濶不如傳謂天下大田卽大田之義爲不煩辭說也况齊有甫田鄭有甫草傳俱以大釋之則大者甫之恒訓朱子集傳故從大字之解

攬其左右二句 攬其左右二句先儒解各不同以攬爲饋謂成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田峻至又加酒食以勸其典田又饋已之左右親嘗其旨與否者鄭箋也以攬爲除謂田峻之至教農以閒暇攬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否者孔疏述王肅說也以攬爲取謂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者朱傳也如鄭箋則左右爲王之左右如朱傳則左右爲民之左右而旨否則皆主酒食言如孔疏則左右爲田之左右旨否爲土之旨否意義全別矣案農官教人以嘗草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施于穀已大熟之時固已顯戾經文而以爲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恐亦非禮制所有不若朱傳云云亦雅亦俗足以見上下親愛之趣於後儒多從之

大田多稼 大田多稼鄭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耕墾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正義謂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雍氏掌殺草月令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毛詩納義謂稼之爲訓有四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注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卽下文庭碩方阜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案孔疏所引誠于鄭說爲異但鄭所謂多爲稼者猶言大田肥美爲產最多云耳納義以庭碩方阜等釋之亦未當也

阜字解 旣方旣阜之阜毛傳以爲實未堅之名正義阜音造義訓爲成謂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攷阜之爲字本作冨借作阜說文冨字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阜聲徐鼎臣注今俗以此爲草木之草別作阜字爲黑色之阜櫟實可以染黑故曰草通用爲草櫟字今俗書阜或从白从十或从自从七皆無意義納義云如徐說是阜乃俗書然說文木部榘下云柔也从木羽聲其阜一曰榘是漢時已有阜字矣案阜者結實之名說文以阜爲榘實與櫟實此傳以阜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氏訓成未

詳所據

田祖二字

田祖毛傳云先嗇也孔疏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此說最為分明後人因田祖之名見于籥章先嗇之名見于郊特牲田祖之名見于大司徒職而籥章又別有田峻為一為二牽膠輻不清陳氏啓源稽古編出祖先嗇皆指神農惟籥章之田峻與郊特牲之司嗇是指后稷則田祖田峻蓋二神矣然七月甫田詩之田峻毛云田大夫即今之嗇夫噫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名非籥章之所謂田峻也王氏安石見詩書或言神或言人遂附會為生為田峻歿為田祖之說不思古今來為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便祭之乎且田祖舊說以為神農而以田大夫當之儼不于倫甚矣

有淪淪淪二句

有淪淪淪二句古雨字作雲毛傳淪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鄭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不暴疾也顏氏家訓謂淪已是陰雲何勞復言興雲祁祁雲當為雨俗寫誤耳引班固靈臺詩習習和風祁祁甘雨為祁祁常屬雨貌之證正義及集傳以下皆從之矣近臧氏玉林經義雜記復據說文水部淪雲雨貌與毛傳陰雲貌合而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謂顏說為非案呂氏春秋引本篇及漢書食貨志引此詩皆作興雲韓詩外傳亦作興雲是兩漢六朝皆無有作興雨者而顏氏說詩如有狄之杜翽翽收馬將其來施等句皆引河北江南本為證獨此止謂雲當作雨不言所據宜臧氏以臆說議之然正義云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者誤也釋文興雨亦作如字而以作興雲者為非蓋作雨字則文義較為顯豁顏氏說雖杜撰理亦自可從也

此有不斂穧

斂字傳箋皆無訓釋正義謂禾之鋪而未束若也引聘禮四秉曰宮注云此秉為刈禾盈手之秉宮濟名也為證孔之意以禮注以斂釋宮則濟是禾四把之名矣案釋文云斂穧也或謂當是此詩傳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濟下云穧刈也一曰撮也从禾齊聲與釋文正同說者曰刈穧謂穫而芟之也刈同又芟草也刈之必齊故字从齊上文不穫穧是禾之幼而留于田未穫者也此不斂穧是禾之已穫而遺于田未斂者也下文遺秉承釋言滯穗承斂言若以斂為宮是斂秉相對經文參差矣聘禮注之言恐不可

來方禋祀

精意以享之謂禋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禮祀四方之神鄭箋孔疏皆如此說後儒莫有易之者



獨董氏自立新義謂隨所來之方而禮祀之陳氏稽古編辨之曰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即月令四時迎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祈乃仲秋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一

時俱祭四方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無此禮案朱子集傳亦以方爲四方之神觀下文以其駢黑呂氏謂南方用駢牲北方用黑牲舉駢黑者孔謂舉二方以韻句是也然則董氏之說誠不足據矣

駢有夷 夷赤貌駢毛傳云駢者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駢經義述聞以者茅蒐二字殆涉鄭箋而誤謂毛以

一人之色爲駢而不以茅蒐爲駢故曰駢染草也一入曰駢鄭箋謂駢爲茅蒐合聲則以茅蒐爲駢而不以

一入爲駢故曰駢者茅蒐染也此辨甚是但正義釋文均不言鄭與毛異則孔陸所見已是誤本矣駢輪毛

鄭以爲祭服之強王氏以爲戎服朱子集傳從王氏稽古編謂駢本作駢左从市與始皆祭服而異制者

大夫以上服駢士則無駢而有駢制如楹而缺四角其色駢謂之爲駢駢其非祭則通服釋然則釋者士及

大夫以上所同而駢輪也者士之所獨也以配爵弁見于士冠禮故鄭訓爲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據周

禮兵事車弁服及左傳韋駢注之文而改爲戎服恐不然也案以駢輪爲非戎服所引不爲無據然集傳

以此詩爲天子會諸侯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作若作祭服言與下文以作六師義不貫作諸侯世

子之服則是美諸侯而非美天子矣或據白虎通駢輪有袍世子始行也徐玘曰此蓋魯詩鄭箋云云殆本

于此此說尚于情事爲近而稽古編弗之及其持論不亦疏歟

駢有瑛 毛傳駢容刀鞞也瑛上飾瑛下飾公劉篇駢瑛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瑛孔疏申之曰鞞是刀鞞

之名瑛是鞞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鞞之體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

飾曰鞞謂鞞即鞞字鞞正是下飾說氏詩考正亦以釋名說爲然稽古編非之曰小爾雅刀之削謂之室室

謂之鞞鞞之飾也說文鞞刀室也廣雅鞞鞞刀削也義皆同疏竝無以鞞爲下飾者况鞞爲下飾則必

又爲何物邪瞻彼洛矣傳以鞞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鞞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而

鞞在其上則鞞爲下耳古文商直意未嘗自相矛盾孔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強爲之詞也案毛傳瑛下飾

之下又有天子玉瑛而瑛瑛諸侯瑛瑛而瑛瑛大夫瑛瑛而瑛瑛士瑛瑛而瑛瑛四句正義云天子諸侯瑛

瑛異物士大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以此觀之可見瑛瑛皆飾而鞞乃刀鞞之名釋名所言殆誤會公劉傳

文所致不可據以駁毛也

裳裳者華

裳裳毛傳云猶堂堂也華不言所指董氏以裳古本作常即常棣也嚴氏詩緝則以裳裳爲如衣

裳之禮厚引說文何彼襉矣訓爲衣厚以證其言之有本案此詩下文云芸其黃矣次章云或黃或白是華之色有黃有白之不同矣而常棣即爾雅之所謂棣也諸家注疏但言子有赤白之分竝不聞有言其華之黃者則常棣之說非也詩緝衣裳之論已牽合無理其所引說文尤覺不倫衣厚自訓襉不訓裳也且衣裳

各有厚薄何得偏爲厚哉然則裳裳者華其爲何物之華傳箋不言又他無的證闕其疑可也集傳既從毛以裳裳爲堂堂而復引董氏云云似欠斟酌

或黃或白

或黃或白鄭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

者雖無慶譽猶能免于讒說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申之曰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言有善多惡少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案孔氏此疏始自以爲辨析周詳矣不知箋之所謂不純特在神思之閒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無始終之閒云耳非以善多惡少爲不純也自來言過爲無心惡爲有心既已惡矣縱善多惡少豈得爲明王乎毛詩紉義以失詞

詆之誠哉其失詞矣

交交桑扈總論

以下桑扈之什 桑扈序曰刺幽王也術之者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以爲刺朱子以此

只是從彼交匪敖生說不足爲信集傳因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今觀經文首章言其德足以得天次章言其德有以衛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嘯四章言其在燕情適而能敬足以獲福也陳氏樸謂

卽維周之翰四國于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其以桑扈起興者朱氏謀暇謂桑扈應期而至喻諸侯見不違禮也此外若中培若王質或以爲天子燕方伯或爲諸侯來朝而歸餞送之際故美戒兼存說雖小異然皆不作刺詩惟詩切以爲刺世祿家子殆不過倣序意而小變之非真有左驗尤不足爲信也

交交桑扈二句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毛公無傳有鶯其羽謂鶯然有文章鄭箋桑扈竊脂鳥也竊脂飛而往

來有文章人觀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據此則詩之取與全在一鶯字爾雅邢疏以竊脂爲淺白色如僅淺白而已似于鶯然之義不符紉義以爾雅釋鳥前有桑扈後又以

竊脂居竊元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間謂桑扈殆兼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領此雖無以驗其必然然桑扈既有文章其非僅淺白色則可信矣鶯字或作鸞文選潘安仁射雉賦鸞綺翼而頽颯徐爰注鸞文章貌引詩有鸞其羽鸞鸞字雖異而以爲文章之貌則一也

翰字解

之屏之翰翰字毛傳云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正義謂楨幹皆以築牆爲喻也納義云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爲乾卦鄭注乾當爲幹陽在外

能幹止也大雅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箋云周家幹事之臣此箋楨幹正用彼傳但此土言立功立事已有幹事幹正之義下復言爲之楨幹則當用本幹之義說文幹字云築牆耑木也从木幹聲文選魏都賦木枝別幹盧諶贈劉越石詩云稟澤洪幹李善注兩引說文幹本也然則幹亦訓本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幹耳案楨幹字本從築牆器而得名而幹事幹正借之故疏云以築牆爲喻也本幹之訓又自一義然亦可以旁通當並存之

彼交匪敖

彼交匪敖鄭箋以彼爲彼賢者言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諸儒多從此說惟王氏經義述聞謂彼亦匪也據裂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爲匪可道彼之證又曰交之爲言姣也廣韻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于宇宙之間言燕雀輕侮鳳凰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背之君子不侮慢不驕敖也此與舊解爲異案襲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隰桑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是彼之作匪自左氏已然述聞所云非臆說也又此時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與絲衣詩同彼下文云不

吳不敖胡考之休此作匪交匪敖于文例亦合

萬福來求

萬福來求毛傳無訓鄭云萬福之祿就而求之集傳則以爲我無意于求福而福反來求我輔廣

何楷諸家意同集傳經義述聞云求與述同聚也言萬福來聚也說文述劍聚也虞書旁述屠功史記作旁

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傷功爾雅曰鳩聚也民勞篇以爲民述毛傳述合也箋曰合聚也是述與聚同義也爾

雅釋訓述速蹙蹙惟述翰也釋文云述本亦作求是求述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

作謀聚云代之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云就而求之

卽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若集傳所云則與鄭異義矣按求訓爲述作聚字解以萬福攸同百祿是總

等句例之似于文義較協可從也

鷺鷥于飛總論

鷺鷥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說者謂交萬物有道指鷺鷥

鷺之學羅言自奉養有節指乘馬之摧秣言舊解多主此意朱子集傳乃以此爲諸侯所以答桑扈蓋據君

子萬年云云皆頌禱之辭故也但以爲諸侯答天子而取興鷺鷥似覺不倫故何氏楷疑爲詠幽王娶甲后

而作如其言則大昏之詩也意于情事爲近御纂詩義折中云鷺鷥匹鳥止則偶飛則鷺不相離也

人之鷺於伉儷者似之乘馬新婦所乘之馬艾養也春秋齊高固子叔姬來傳曰反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

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廐也此取何氏說而以爲天子諸侯大昏禮成羣臣賀之之詩

詩中字字皆有着落非經生所及見矣

鷺鷥在梁戠其左翼

毛傳鷺鷥匹鳥也鄭箋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變性馴耦也崔豹云鷺鷥鳥類雌雄未

嘗相離故謂之匹鳥截斂也戠其左翼言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爾雅鳥翼右掩左掩左掩右掩孔

疏說本此朱子集傳引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戠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左不用

而右便也稽古編謂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張子豈得于目驗乎目驗之事恐難以釋古經也此辨甚是至

陸農師謂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鷹隼下擊皆先側左翅說

與詩尤覺不類不可戠爲戠其左翼之證也

摧之秣之 摧之秣之毛傳云摧也秣也鄭箋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

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幽傳云摧莖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曰此摧乃今之莖字也紬

義爲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云摧采隊反芻也秣音禾穀馬也此釋經摧之秣之也又

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莖采隊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爲反猶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莖字陸應

先釋何至箋莖字乃發注乎芻也二字大書則是傳文然則傳言摧芻也箋解傳訓摧爲芻之意以摧即莖

字故得訓爲芻也摧爲古文莖爲今文說文莖斬芻也即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莖爲委是韓詩經文作

莖韓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莖字明矣傳既訓摧爲芻則箋亦當言委之以芻以莖即摧字芻乃

莖之訓也案此以釋文注與毛鄭參互考證見傳箋皆有後人竄亂說極分曉不然傳既訓摧爲莖其義已

明疏何得以之爲不明歟

蕙與女蘿 蕙毛傳以爲寄生諸家皆從之蓋是鳥食他樹之子落枝節開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如小豆即本草所稱寓木是也桑柎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毛云菟絲松蘿也陸璣疏謂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孔疏竝載二說案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云菟絲也與爾雅合而郭景純遊仙詩女蘿辭松柏陸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注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無菟絲二字或謂李所據當是朱齊善本今本女蘿下菟絲字殆後人依爾雅之文附益之說于情事爲近但本草多有異物而同名者况古今異語方俗殊稱不可殫詰是則女蘿松蘿可施于菟絲亦可施于別草不必執此以概彼也

先集雜霰

毛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毛詩紉義云正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說文雪凝而說物者蓋雪如絲絮如鵝毛悠揚而下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也說文又曰霰雨冰也冰則力大勢猛禾稼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雅雨霰爲霽雪霽即霰郭注曰冰雪雜下者說文霰稷雪也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冰之碎者冰與雪雜不能有所傷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霽雪之與霰大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案徐楚金說文稷雪注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微而下故名稷雪是霰之爲雪其勢飄疾有猝暴之意傳曰暴雪非以久而後有之亦非以其能害物也孔疏及紉義云云皆未當不若集傳雪之始凝者爲不失毛公本旨也

開關車之牽兮二句

開關二句毛傳以爲與體開關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鄭箋逝往也大夫疾襄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襄姒也此直作賦體言

孔疏則依文訓義不辨傳箋得失李氏補平謂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經中季女碩女當即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與者意以襄姒雖立申后猶在周之臣子不應舍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篇廢黜已久故傳遠俾獨詩人傷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君子爲辭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既爲申后則不可以幼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與言大夫之家尙設車牽以迎季女見王之當迎復申后也案從舊作刺幽王說則李氏此解爲長若朱傳改爲燕紫

新昏之詞則毛鄭是非無可復辨矣又正義釋傳作開關設牽貌今本也字蓋誤也

景行行止 景行行止鄭箋以景行為明行朱子以景行為大道後世說經家多作景慕解孫奕示兒編云博

考經傳景訓大訓明並無訓焉者自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有景慕之說不知當以景訓

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陳氏啓源謂孝經叙疏亦訓景為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士文義重複又須

補出法則之意叙語未為完善疏之釋叙必欲與詩義合耳不若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案說文王篇景

俱訓光光即明字意惟廣韻有像也一訓像與做相近或可轉為景然古人採用經文多作厥後如友于詒

厥之類以此推之孝經叙正暗用行止意行止者則而行之故疏以為法則此明行哲士也歟集傳因景行

字與上句高山為對作明行則虛實不倫故易為大道而義亦未始不相通也

以慰我心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云愠患也孔疏云孫炎載毛傳作慰怨也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

姒大夫不見賢女徒見襄貶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釋文引毛傳亦作慰怨也又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

義稽古編謂今傳云慰安也鄭箋云慰除我心之憂孔疏憂除則心安非異于傳肅言非傳旨合孔陸二家

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皆主慰怨鄭為馬氏弟子故以師說申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初猶安

怨兩義並行也自孔仲達等奉敕為詩疏以毛鄭為主不得不從鄭說而怨之一解後儒莫聞問亦莫之信

矣案慰之訓怨當是古人反用語如亂之為治潔之為汚徂之為存之例馬季長故以安字易之鄭箋申之

而其旨益明長者行則短者廢蓋自然之勢也是就舊說論亦宜作安訓為是若從朱子作燕樂新昏言怨

字云云為益不可通矣

營營青蠅 營營毛訓往來貌樊籩也鄭箋蠅之為蟲汙黑使曰汙白使黑喻佞人能變亂善惡也歐陽永叔

則以營營為蠅聲謂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其曰止于樊者

欲其遠之當限之于籬籬之外也案營釋文云如字引說文作營小聲也陸氏之意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為

釋詩也攷說文籬字注云籬藩也从爻从林引詩營營青蠅營仍作營然則言部之營特謂小聲之字當作

營非謂此詩營字亦當作營也許叔重自叙稱詩用毛氏古文則毛本作營可見惟樊字作籬而于樊字訓

為繁不行也不引此詩則今本樊字當屬假借字耳  
賓之初筵總論 賓之初筵小序以為衛武公刺時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鄭孔以下多主毛氏以經意

考之其恐辭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顯覆厥德荒湛于酒也其反復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抑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其言載號載嘷勿言勿語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童殺之語與抑詩彼童而角之喻亦相似故朱子獨從韓義斷爲衛武公悔過之作而主朱傳者謂此詩與酒誥相表裡蓋酒誥言德者八言威儀者一此詩則言德者一言威儀者五誠以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之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于二者而已然則此詩其真有得于武王康叔之家法也歟或疑衛武悔過不應升之于雅意必自微而因以微王故小序謂之刺時如此說則韓毛之訓義可互通當存之以備一解

有王有林 王毛傳訓大林訓君與爾雅義同紬義申之謂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小大莫處御于公所之意有王者舉大以該小有林即君所也說可謂工于附會矣但詩中有萋有直有鶯有蕢之類多是形容之辭不應此王林獨主諸侯天子說故集傳王字從毛訓大而林字則訓爲盛言禮之大盛也東原戴氏又訓林爲衆謂百禮既至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王王然盛大林林然衆多而不亂也引白虎通德論釋林鐘之義云林衆也爲證說足與集傳相發較君字之訓爲簡而明矣

各奏爾能 各奏爾能鄭箋主祭時言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射言而此句無傳說者謂當指賓與室人于義亦通能字釋文讀如字云徐奴代反又奴來反紬義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注亦云耐古書能字謂據此是能字古作耐當奴代反又爲三台白字史記天官書魁下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臺實能能字音奴來反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濟治由賢能與材臺協是也說文能字云熊屬足似鹿从肉目聲能獸室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其耐字云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難耐能字別而能而台俱从目得聲則能台聲同是漢時來字猶不同今讀此詩釋文讀如字非也當讀徐仙民又如耐也案此詩以能字與下文又時爲韻肆詩本音音諸則能當入怡韻奴代反不協也然能與耐古字通則具如紬義說講小學者不可不知也

賓載手仇二句 手毛傳訓取室人主人也言主人請射于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此以射禮言也鄭箋仇讀曰耦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主人復酌加爵此則以祭禮言集傳從鄭箋考正亦以毛說爲非謂此詩首章言射之飲酒次章言祭之飲酒傳因仇義訓匹故傳合于射耦而不知兩不相家也然箋讀仇爲耦音以可納考之亦不協仍當讀如字凡物兩相偶對者

曰仇特性饋食禮實二爵二觚四罍于篚皆兩兩相對故因呼之曰仇手如手劍手弓之手手仇謂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加爵也此解仇字于義亦通誰以鄭讀爽為不協此蓋以又讀本聲故可與仇韻詩本音又字讀肆則與音與又時正為韻又又古通宥王制王三又注以為當作宥是也而宥有勸助之義左傳鐵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此又字當即係佐食不必重言復也

酌彼康爵 酌彼康爵毛傳訓康為安鄭箋訓康為虛朱子集傳從毛而兼取或說讀康為抗引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以為即坫上之爵稽古編非之云禮注謂為高坫充所受圭奠之于上是充者猶言舉耳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坫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將云酌彼康爵成何語乎案康之訓充承上崇坫為文則充有高充意陳以舉字代之亦未安惟謂非圭名則當如其說戴東原詩考正從箋虛字之訓謂據禮之次此爵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字又作濂既旅而二釋皆虛賓弟子兄弟子子乃各舉罍于其長此爵謂罍也說較有據而于儀節亦合可補入注疏之中

受其福 受其福鄭箋云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謂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受其得禮之福鄭氏泉曰賓能節飲而謹德之名著主能善燕而親德之譽揚所謂受其福也諸家釋受其福字皆作相受之受惟詩考正謂受之為言普也徧也其指醉出之賓言衆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普受相近并九三王明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受此不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此獨著眼其字與舊解微殊而受作普訓則信而有徵說文普字以受為聲史記漢碑讀字言旁作受亦以受為聲也大戴禮公冠篇受遵大道嵩山石闕銘受天四海而受字皆普字之義是考正非臆撰也

式勿從謂六句 集傳以此為告辭者罰醉者之辭童殺無角之羊言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何氏楷謂不當言者勿與之言不當語者勿與之語醉者雖善號嗷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自止此以為戒未醉者之辭兩義不同案童小羊殺大羊鄭箋云殺羊之性牝牡皆有角晦翁認童殺為一故以無角釋之而設為必無恐之云云與史稱秦負夷罰黃龍一類相似幾于戲謔故御纂詩義折中采何氏說謂式發語詞勿戒之也式勿從謂監史告不醉者也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于太怠故戒其勿如此也若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小則使出童大則使出殺罰之也讀此而經旨乃瞭然矣

御纂



魚藻總論

魚藻小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集

傳定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今就經文觀之魚而在藻依蒲則鈞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比王而邢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所以能豈樂飲酒通體無幾微愁嘆意故黃氏震亦以此詩爲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同也但小序之言義有所受諸家之從其說者尙有可以並存若胡氏謂此爲美康王成先德以佐治詩實以爲東方諸侯美宣王之中興正義又以藻卽辟雍之藻而謂爲詠武王之祖學雖同作頌揚看而多指亂視學者將何所適從皆經障也

有頌其首

有頌其首毛傳頌大首貌正義引釋詁云墳大也謂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是頌卽墳也字又通

賞書盤庚篇用宏茲實孔傳宏實皆大也彼處正義舉釋詁注樊光所引周禮其聲大而宏及詩有實其首以證宏實皆大之意樊亦後漢時人而引詩作實是頌與墳實非特音義之同而已矣說文頌字下云大頭也正用毛義而曰從頁分聲則頌之讀墳乃其本實惟寡字从頌頌訓分賦然訓分而讀布還切者自有歛字專之他典則借用頌耳徐氏韻補徑讀頌爲班而不從本音疏矣當從釋文作符云反者爲是

豈樂飲酒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太平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

飲酒而已此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豈亦訓樂用說文豈還師振旅樂也之意是二樂字皆當讀岳矣釋文樂字音洛篇內惟八音之樂一樂字音岳餘並同孔疏述經云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是又以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集傳訓豈字同箋義而樂亦音洛則與釋文同毛詩紉義引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太平畜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切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舉樂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據此知天下太平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爲刺歟此亦讀樂如岳而義則主小序所謂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

采菽萋羹辨

菽大豆也采菽毛傳云所以菽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鄭箋采之者采其葉以爲醬

三牲牛羊豕以養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劔羹故使采之正義釋傳曰舉牛之菽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者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毛詩紉義辨之曰說文牛大牲也曲禮牛曰一元大武周禮掌客注太牢牛也東都賦太牢饗李善注引大戴禮牛曰太牢是太牢者牛

之專稱也傳意以采菽之用本爲荈牛而設故曰所以荈太牢而待君子也兼及羊豕者見羊之荈用苦豕之荈用薇與此不同耳箋因傳兼言羊豕故備舉三牲而下文繼以有牛徂云云亦以采菽爲荈牛之用也正義說于毛鄭之義皆誤會案此于經旨無關而辨孔氏之誤剖纖析微錄之以見讀書之不可不細心也

發沸檻泉

毛傳發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朱子集傳本之梁氏益謂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云直出直猶正也

徐音下斬反引爾雅亦作檻泉惟爾雅釋文經字作濫而音胡覽反仍是檻音是唐時爾雅濫濫二本並行故陸氏兩載之然音之从檻則無二也廣韻濫泉濫字作胡覽切與檻同在上聲而汎濫之濫則盧瞰切在去聲一字而音義迥別說文引此詩字亦作濫而無正出湧出之訓故徐從去聲讀之若王篇濫作濫云湧泉則當從檻音而乃音盧瞰切失其本旨矣

言采其芹

芹鄭箋云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以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尙清潔也周禮芹菹雁醢醢

義云說文芹楚葵也从艸斤聲徐音巨巾切又有近字云菜類蒿从艸近聲周禮有近菹天官醢人職芹菹醢醢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菹讀者釋草楚葵郭璞注云今水中芹菜邪疎引本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玉篇菹云蕒蒿也然則荻是荻芹故許叔重以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何指也接芹字與近雖同見說文而蕒蒿陸草芹水草也箋旣明言水中之芹則自是主赤芹說

邪幅在下

毛傳邪幅偏也所以自偏東也鄭箋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疏膝臑

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也戴東原詩考正謂春秋傳袞冕駸駸帶裳幅幅幅卽詩之邪幅蓋與袞冕之服尊卑各有等差故曰昭其度也內則偏履著綦釋文云偏本又作幅蓋幅古與偏通鄭注內則云偏行膝是偏與行膝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膝也不以爲一物者行膝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偏詩以邪幅配赤芾則諸侯之盛服其制漢時已亡故姑就行膝言之耳案古者坐席就飲跪以爲歡失之亦爲不敬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禮而登席衛侯怒將斬之怒其不去禮也解禮就席必露見此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侯燕飲所歌故以跳躡登席美其慎于威儀歟

平平左右二句 毛傳平平辯治也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集傳以爲諸侯之臣率循也言樂只君子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諸家多同此說然左右果屬諸侯之臣則其人何足異即率從而來亦何足異故何氏楛獨作預期之辭解御纂義折中以左右爲附近之國平平左右者謂諸侯既自治其國又當辯治其連屬之國將來朝之時常率左右之國使相率以偕來也此采何氏預期之意而以平平左右爲辯治其連屬之國責望之厚恩禮之勤均可于言外見之矣

紼纒維之 毛傳紼維也纒維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箋舟人以紼繫其纒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傳訓紼爲纒纒是大繩纒訓爲纒纒又爲繫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箋謂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待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按孔以制行爲非言舟止甚得傳箋之意至訓紼爲繫纒恐未妥蓋傳第以紼釋纒而未有係之之文箋則明言以紼係其纒是纒亦繩索之名矣紼義云韓詩訓爲從說文箋字云竹索也笱字云笱也玉篇又別出紼字云索也梁簡文樂府云芙蓉作船紼作紼即笱也以韓詩訓纒爲笱例之則紼不爲繫明矣又說文紼字云系冠纒也在冠爲系冠之繩在舟則爲系舟之繩即今纒是也箋蓋言舟人以大繩繫纒其舟上之纒在岸上牽制以行不至泛泛而無所定耳此說得之天子葵之 葵毛氏訓揆集傳云揆猶度也言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繫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揆之輔氏廣申之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袞黼福祿申重亦既優溫矣至于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奪隆殺之義此謂于親厚之中而寓制防意也 御纂詩義折中葵與揆通言汎汎楊舟以紼纒維之使不行以興諸侯將去而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此不用舊說然葵作端揆君臣交泰氣象益見而揆度之義亦包舉其中詩無訓詁此之謂也

駢駢角弓二句 駢駢毛傳云調和也角弓無訓正義謂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居六材之一不得以之名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所用此意擬之辭也或據說文明字云角弓也謂弱本弩之別名而許以角弓訓之蓋弓之用角爲多傳言調和謂用角調和正釋詩中駢字駢說文作解云用角低仰便也从羊从牛从角引此詩解解角弓低仰便正與調和義合而用角二字尤妙與傳意申成然則正義以爲別有角弓其說非也駢反貌毛傳不繼善樂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以樂即秦風竹閉繼即繼繼亦不合小戎傳閉繼繼繩繩膠約也

駢駢角弓二句 駢駢毛傳云調和也角弓無訓正義謂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居六材之一不得以之名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所用此意擬之辭也或據說文明字云角弓也謂弱本弩之別名而許以角弓訓之蓋弓之用角爲多傳言調和謂用角調和正釋詩中駢字駢說文作解云用角低仰便也从羊从牛从角引此詩解解角弓低仰便正與調和義合而用角二字尤妙與傳意申成然則正義以爲別有角弓其說非也駢反貌毛傳不繼善樂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以樂即秦風竹閉繼即繼繼亦不合小戎傳閉繼繼繩繩膠約也

是繼乃竹閉緹乃繩膝謂以繩約此繼也繼周禮注訓鞮儀禮注作秘云弓藥也弛則縛于弓襄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如鄭說則藥卽繩孔氏誤矣至集傳以角弓爲以角飾弓案爾雅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以爲名是弓飾以三者爲之角者弓之體非飾也

人之無良一章

人之無良二句毛傳無訓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王氏安石

云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各相怨于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集傳以一方爲相怨者各據其一方受爵二句謂兄弟相怨相讓以取爵位而不使過讎終亦必亡而已矣三說語小異而皆就兄弟說准朱氏公選以已斯亡爲亡而後已與諸家作自

已者不同要于義亦有未暢

御纂詩義折中云上之兄弟皆有爵者也背遠而各居一方則民之無

良者依附而分黨在兄一方者怨弟在弟一方者怨兄蓋擣之使爭爵也爭而不讓則兩敗俱傷至于兄弟之爵皆已而相怨者亦去矣勢盡而交踈小人之恒態也此就他人言而以亡爲無良者亡去挾經之心得未曾有矣

老馬反爲駒二句

老馬反爲駒二句毛詩云已考矣而孩童慢之鄭箋孔傳訓義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

慢老人不念後日年老亦將侮已也然于反爲駒三字語氣終覺不順朱子集傳故改爲小人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稽古編引杜少陵詩老馬爲駒總不虛謂是自嘲其僂啖年老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焉朱子之病其因杜引伸之歟案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蘇子由已有是言朱傳初非引伸夫杜詩也

如食宜鰓

如食宜鰓毛傳云鰓飽也鄭箋玉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此皆作賦體言也朱子集傳則與上二

句皆作比體云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是以爲不知足之喻也毛詩紉義云幽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縱能設族食族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老人亦有不得飽者故傳之意以爲此等老人如有

食即宜餓如有酌卽孔取蓋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也案此沿毛氏慢老之意而言以

文法衡之當以集傳爲順鰓釋文讀於據反說文食部無鰓字勺部鰓字云飽也从勺戠聲祭祝曰厭餼徐

音已又切又乙庶切卽此鰓字故食部不更收今世鰓字作食旁天則俗而非古矣

母教孫升木

孫毛傳以爲援屬陸疏云獼猴也說文作變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廣雅狝狝獼猴也史記索隱

漢書注引之皆與陸氏同禮樂記注亦釋獬爲獬猴獬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爲獬屬正義申傳云獬乃  
援之輩屬非即獬也郭璞爾雅注謂獬亦獬猴之類又云獬似獬猴而黃則于猴亦屬別種顏師古云獬乃  
高反今之所謂戎皮可爲鞍褥者戎音柔聲之轉耳案絨色黃赤故名金線絨顏語正與郭注合埤雅因其  
說遂以獬爲一獸而與猴各釋其實獬與猴皆同類金線絨又特其種之小異者耳當以陸疏爲正獬性  
善升木不待教而能者也如小人骨肉之屬本薄而玉又好讒佞以來之是教獬升木也故以母之者戒之  
也

雨雪漚漚二句

漚漚毛無訓下章云浮浮猶漚漚也則此句自當有傳或以釋文漚雪盛貌三字爲毛公傳

文理或然也則謂日氣鄭箋曰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  
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也或疑箋說無據毛詩紉義云張乎子四愁詩序謂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  
寶爲仁義以水深雪氣爲小人是周末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比小人之誅滅非無本也此說得之又曰  
曰字輪嬰劉向俱作聿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曰消云雪今消釋則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  
不能消甚盛之雪也二義微異此則未的案說文吹字云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道或作曰是古曰聿字通  
故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大雅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之亦作聿周頌曰求厥章墨子尙賢  
篇引之亦作聿則聿之與曰本吹之假借字非有一義也

莫肯下遺二句

莫肯下遺二句毛氏無傳釋文云遺王肅讀如字妻力住反數也正義本此謂必須教之者

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也按妻荀子作  
屢說文原本無屢字惟新附有之徐鼎臣以爲後人所加此妻即屢也賓之初筵篇屢舞僛僛毛訓屢爲數  
故王子雍用之朱子集傳亦主此義屢莫肯下遺從張子指王說謂謙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  
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於上文文氣較爲貫注非疏說所能及或據邶風政事一埤遺我傳云遺加  
也謂此遺字亦常訓加言王莫肯下加以啓教故小人數爲驕慢于義亦通至鄭箋訓妻爲斂雖爾雅釋詁  
亦有此解然謂爲式居斂驕則不辭不可從也

如蠶如豎二句

毛傳蠶南蠻豎夷也箋云蠻西夷別名正義以爲即收誓之孳如蠶如豎朱子集傳云言

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蓋以小人無良王既莫肯下遺而使之肆其驕慢勢必行若蠶豎我用是大憂之也

按此詩之作刺幽王不親九族而信讒佞耳而以如蠻如蠻為之隱憂似乎持論之過激者然不數年而驪山禍作豐鎬之地戎狄縱橫乎王避亂東遷故都棄為秦有自幽王十一年庚午下逮漢高常元年乙未入關中開淪為夷狄者五百六十餘年先儒謂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所極洵乎其不謬矣

上帝甚蹈 上帝喻幽王也蹈毛傳訓動箋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

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此蓋用王肅孫毓之說以通毛鄭之不同其實非毛旨也

云抽動也箋云抽之言悼也謂古者自由之字亦作否如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是由雷一聲也

中心是悼傳云悼動也箋以傳訓悼為動而抽與蹈皆訓動是毛讀蹈為傷悼之悼故釋之曰蹈讀曰悼也

此說得之蓋毛之意是謂王之所為甚可悲慟無自贖近以取戾耳動當即慟字之省朱子集傳則從國策

上帝甚神之文言其威靈可畏使我朝而事之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如齊威朝周而反為魯也說與

傳箋異持義尤高但蹈之與神古不聞相通恐國策係逸詩非此章正旨也

居以凶矜 矜毛傳訓危鄭箋云言王必罪我居我于凶危之地也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皆解居為幽王所

以自居謂與式居婁驕之居同引書惟厥攸居之以為古人論治亂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關甚重朱子

集傳訓居猶徒然訓矜為憐凶矜謂遭禍而可憐也唐氏汝鐸則謂凶矜即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

則難弭責望無已則難塞故禍亂在所不免數說各依文訓義而凶矜字皆未明其何指

折中觀褒姒為后之後尚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于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謀之哉褒

姒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觀褒姒之逞凶憫宜臼之可矜而已觀此則凶矜字

殆實事非但危危之辭也

彼都人士 以下都人士之什 彼都人士鄭箋孔疏皆以士為庶民嚴氏詩緝辨其誤謂士與女對是貴賤

之通稱說經家多從之陳氏啓源則以此詩之士當王貴者言謂民望之日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

當之惟臺等繡撮實為時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于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

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繡撮一則因事

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為庶民乎案此詩三章皆士女對言

而稱女之文曰彼君子女曰謂之尹姑皆是貴家大族之義不應士之為士獨以庶民當之箋疏云云殆為

序中民德民字所誤陳氏說是也

行歸于周 周毛傳云忠信也行歸于周鄭箋以為所行要于忠信是行作行誼之行也集傳以周為鎬京行

歸于周謂行而歸于鎬京兩說不同案行而歸于鎬京萬民所望文義不接且西都人物儀容之美亦

既往矣即行而歸于鎬京亦屬升虛邑耳詩人何必為此行耶上文容不改有常也言有章成文也有常而

成文均非忠信者不能則周字當從毛鄭作忠信訓于義為長也且春秋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語以贊子

襄之忠子襄楚令尹正民之所望意與傳箋合是忠信為周古訓殆未可易歟

綱直如髮 綱直如髮毛傳云密直如髮也鄭箋謂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說本明白

顯易後儒貪從髮字生義如集傳以為言髮之美既于如字難通嚴氏用解頤新語謂此女之髮密而且直

如其本髮不用假髮以為高髻亦覺迂迴稽古編云此詩除首章而外皆士女對言若從毛義則二三章皆

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從鄭說則綱直訓其性行尹姑稱其氏族卷髮美其容儀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

又承帶髮之意而詠嘆之不與上章一辨據此則綱直如髮當從舊說為安矣惟正義述毛謂傳變綱言密

則以綱為密也綱者綱緘之意故為密此語尚欠分曉說文綱字云繆也繆字云哀之十絜也一曰綱繆是

綱字但有綱繆之訓其周字下乃云密也此傳蓋讀綱為周故云密直周綱聲近相假耳釋文仍以綱字音

之亦誤

謂之尹吉 謂之尹吉毛訓尹為正吉字無傳孔氏申之以為正直而嘉善蓋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

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為姑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之舊姓人見鄭人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其

有禮法也正義引詩韓媾及左傳媾媾為姑氏之證而于尹氏不詳其所自始或據晉語文王訪于辛尹

韋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疑尹氏為史佚之後然氏也非姓也兩家女子一稱其姓一稱其氏文義

不倫稽古編謂古者以姓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于諡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于國韓媾秦

姬之類是也或繫姓于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于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諡者狐姬孔媾之類是也

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嬀郝之類是也意周之盛時必有姑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

人之賢輒曰尹媾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其人之詞案此說雖想當然而亦有理或據竹書紀年幽王錫太

師尹氏皇父命謂節南山之尹氏即十月之交之皇父然毛傳以皇父為褒似親黨則是媾姓如鄭作厲王

后親黨則是姜姓鄭樵通志以尹為少昊後則又已姓矣數說不同未詳孰是

垂帶而厲 垂帶而厲毛傳以厲為帶之垂者鄭箋訓而為如盤厲謂如如風也盤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正義云毛以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毛詩訓義云凡書言帶俱指下垂者言非謂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雅由帶以上為厲言水深及于帶之垂處也說文云帶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既垂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末有物垂之同于厲矣箋達傳意故以盤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盤之有裂鄭以毛讀厲為裂也按古字而如厲異厲裂同聲鄭箋不異于毛傳誠如納義說矣惟所引爾雅之文則非是爾雅明云由帶以上為厲則厲之深過于帶若以為及帶之垂處則不得云由帶以上矣爾雅厲字義當別訓不得援彼而證此也

終朝采綠

采綠之綠即衛風淇澳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者郭注云今呼鴨腳莎字一作藁楚辭藁葉施以盈室王逸注引詩終朝采藁是也與竹各為一草陸璣疏混而一之孔氏已辨其誤皎然詩緝引陸疏以釋采綠謂球云綠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如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攪芴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之綠竹案今草木疏無自如草至木賊二十三字其所引與正義所引陸疏絕不相蒙且既云草也又以如草釋之疏家亦無此文法况木賊入藥屬草部雖木工多用之而有節無葉絕不相竹同惟竹中有篋篋皮上有文可為錯及礪甲之具見竹譜與異物志而亦不名綠也嚴氏案云不知其所據河本

終朝采藍

采藍之藍鄭箋云染草也孔疏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月令仲夏刈藍以染是可染之草也稽古編藍之種有五菘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靛三者華實相同而葉稍異菘藍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蓼藍葉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菘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靛案箋染草也下復引地官以藍漬象斗為染草之屬蓋又推廣言之謂藍之可染猶漬與象斗之可染耳漬與茜同即茅蒐也象斗機實也非以二者為藍之屬也諸藍之名惟馬藍見于爾雅其用為多經所言當是此物菘藍即芥藍東坡雨後行菜詩所云芥藍如菌草脆美牙頰響者也俗名鹽藍授時遺考謂其染色最佳然今惟用以作蔬用于染者殆鮮矣馬藍一名靛子



虛賦高燥則生穢疥穢指馬藍也與寒業名同而實異史記索隱引爲一草誤矣  
五日爲期二句 詹毛傳訓至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謂婦人五日一御孔疏申之以爲舉近以見遠五日爲御

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恨况日月長遠乎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爲五月之日  
六月之日言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也朱子集傳又以五日爲期爲去時之約詹云與瞻  
同六日不瞻謂過時而不見也三說不同後儒多祖毛義平心論之遠行而約以五日集傳之說誠有未安  
而从毛氏以次章爲追憶別時情事于不詹二字話氣終覺不順似鄭箋五月之日六月之日其說爲長要  
其爲瞻期怨之情則一而已矣

言綸之繩 鄭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歟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釋言云繩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  
繩于矢而射謂之射繳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艇謂之繩艇  
也納義辨之曰說文綸云青絲綸也徐音古遠切繩云釣魚繫也从糸昏聲繫云生絲縷也是綸與縷別字  
而爾雅釋言縷綸也則二字通矣鄭因以綸爲縷而以釣繳釋之又說文縷索也凡釣用絲不用繩經言繩  
箋言爲之繩繳則非縷索之繩也禮記深衣云繩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直言君子如釣我當爲  
之直伸其繫案此說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以繩字與上句鞮字對於義亦精然朱子集傳謂理絲爲綸則  
綸與縷對不以爲實字矣正義與之作繩之說或未可厚非歟

芄芄黍苗總論 黍苗詩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膏潤天下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是陳古以諷今之意也朱子  
集傳謂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徙役南行而行者所作則直頌美宣王之詩以全篇觀之  
首章言召公能勞其役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勉必待事既成而後歸四章歸功于召公末章則美其  
成功之大具有悅以使民忘其勞氣象並無毫髮譏刺之情故元明以來諸儒皆主集傳毛詩紉義據紀  
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謂此詩必爲是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人不欲顯諫託召伯以微諷之序所言卿  
士卽皇交也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交正所以刺幽王也  
案如舊說則紉義此解確有可從但國語韋昭注云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則不作刺詩亦不始于  
朱子矣

蓋云歸哉 蓋鄭箋訓皆謂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中之曰蓋者疑詞亦發端

詩 都人士什

語此詩指事而述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其上麻陳四事故為皆也此釋箋用皆字之意而蓋之何以為皆疏亦未及納義以蓋字古去入兩讀禮檀弓子蓋言子之志于君乎注音盡釋文亦作尸攬反云何不也是蓋與盡通說文合字云合口也皆字云俱詞也合口俱詞其義則一故曰猶皆也又蓋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聲未分音同則義亦得通也案此說曲為比附可謂能通說詩之窮但蓋之訓皆究屬詞費不若從盡字讀于義易曉而于何氏楷功既成庶可言歸之說亦可包舉之矣

原隰既平 廣乎曰原下濕曰隰平者土治也正義謂五土有十等原隰最利于人此說本爾雅爾雅十土其

可食者三謂隰也平也原也陸也阜也陵也阿也七者非沮洳萊沛即險峭境境非樹藝之地也原也阪也隰也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稽古編謂原隰之名雅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氏謂原隰最利于人當指此土然原隰之詠詩中最多有單言原者有單言隰者有兼言原隰者以爾雅可食不可食之例推之如曾孫之所田公劉之所度與此召伯之所平其可食固無疑若小宛之中原有藜可采縣之周原萇茶如飴邶唐黍三風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產榆柎楊駁皆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楸柎可入藥棗栗有實可啗亦嘉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于耦聚而耘焉此諸原隰皆土之可食者也至于棠楸柎之原禽鳥所集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射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衛隰以有泮稱中必澹水鄆之荷華游龍水草也郁之羊桃蔓草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澤障而已案陳氏此辨非詩正旨因同一原隰而爾雅有可食不可食之分故撮舉詩中言原隰者以證之其實榆柎楊駁之所產大苦楸柎之所生地非必定皆可食而戎馬之所馳禽鳥之所集地亦非必定不可食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隰桑總論 序隰桑刺幽王也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鄉箋隰中之桑枝葉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賢人君子不得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朱子以此詩意大槲與善義相類故改為喜見君子之詩而于末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即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之意輔氏廣亦謂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末章遂言誠愛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于如此也此外諸家若偽端木詩傳以為燕賢之詩胡氏文英以為念賢友之詩詩貫以為士大夫喜見賢公卿之詩詞雖小異而不以為刺則一也且亦可見集傳之常從矣

隰桑有阿有難 集傳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此本毛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為說也鄭箋云

隔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曰枝條長美細義謂傳不言阿爲阿那亦不言枝葉條垂孔自誤會傳意耳傳言阿然美貌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亦與傳利人之旨不殊未可強爲區別此歐孔疏之誤頗爲詳明然以喜見君子之義觀之蓋以隔桑枝葉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耳徒就桑字條分縷析無當已

遇不謂矣 遇集傳訓何宗禮表記鄭注也表記引此詩遇作瑕鄭彼注云瑕之言胡胡何瑕三字皆一聲之轉義得相通故朱子易胡爲何也謂呂東萊讀詩記以爲欲進忠告于君子此則用左傳鄭伯享趙孟于賦隔桑枝葉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之意稽古編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義惟箋未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中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杜見規誨字與謂相近故以規誨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詩言愛之則必恩勤之故引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杜誤以誨爲謂孔又誤以爲喻不忘皆未得箋意案謂之訓勸見爾雅釋詁人有所愛則必勞來之見孔安國論語注說雖非臆造而以鄭意爲必如此恐亦未可信也

澆池北流 毛傳澆流貌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意于作中后澆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閒池北流正義云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汚下引豐以灌溉故言浸成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本北流浸灌既訖決而入豐亦爲北流案毛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嘗汗下下云豐鎬之閒池北流者蓋統指諸水言耳惟水經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澆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又引毛詩云澆流貌也而世傳以爲水名是鄭氏之意亦以澆池爲後人所附會矣况鎬池之名見史記始皇本紀而鄭不引之以證此詩則澆池之非池名尤可想見或據說文澆字下云水流貌从水彪省聲引此詩池作沱謂凡水決出別流者爲沱而上林賦注有澆水出杜林亦名澆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水經亦云渭水又東與次水枝津合枝津即澆水出別流者也漢書言義謂之高都水云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疑澆水即此經之池水說于情事亦近然謂爲毛鄭本意則非也

印烘于熈 印毛傳云我也烘熈也熈挂也熈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鬻饈之饈

以養食人桑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燧于桂竈用炤事物而已正義以箋爲申傳合而述之李氏輔平謂其誤以傳先釋印烘句次釋上句傳之意謂人取桑薪宜燧于竈竈以養人喻王娶申后亦主中饋以母養天下今反廢黜之也箋以桑薪不用于饗饋之爨而用以燧竈喻申后失所易傳非申傳也此駁未的案說文燧炗也从火甚聲炗云行竈也从火圭聲讀若同爾雅釋言燧炗也郭璞注今之三隅竈說文行竈言其用也爾雅三隅狀其形也然則炗之爲竈非飲食烹炙之具殆若今之火鑪朱傳謂爲無釜之竈是也傳文爾質宜以養人之下不復贅詞鄭箋云云正妙會傳意李乃詆孔說爲誤毋抑木之熟思也歟

縣蠻總論

縣蠻小序云微臣刺觀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幽王之

時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刺之朱子以詩未見刺亂意改爲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然託爲鳥言必如鴝鵒篇徹土持茶予尾予羽皆鳥之事乃可曰鳥自謂耳若此詩曰教誨曰車載豈鳥所望于人者哉郝氏仲輿以不成文義詆之似非苛論第此外諸儒又各以意爲說詎無定解如申培詩謂是大夫失位遠適他國主人憐之而作王符潛夫論則云行人病而賦縣蠻胡氏文英則以爲厲王暴虐文人散佚宣王卽位命輅使招之之所賦何氏楷則又以爲諸侯貢土之賦就諸說衡之何氏于情事較近蓋如其言則飲食教誨見平日恩養之隆後車載之見入貢時禮意之厚詩中字乃不爲虛設也

縣蠻黃鳥

縣蠻毛傳以爲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以爲文貌語雖小異而不以爲聲則同朱子集傳與大學

章句皆訓爲鳥聲說本于劉執中何氏楷申之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縣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于蠻故曰縣蠻可謂工于附會矣然黃鳥卽倉庚一名楚雀又名鸚黃者也其見于詩曰鸚脰曰鸚脰自其色也曰交交指其形也其以聲著者惟出車鸛兩篇俱曰喈喈耳若七月篇有鳴倉庚不言如何其鳴也凱風言載好其音不言如何其好也意喈喈而外無可擬似此詩之縣蠻恐毛薛小貌文貌云云有未可盡廢者歟

止于邱阿三句

毛傳邱阿曲阿也鳥止于阿人止于仁正義辨邱阿爲一物又引卷阿云有卷者阿證阿爲

邱之曲中毛詩細義謂彼是大陵曰阿乃阿之卷然者此則邱之曲而阿者義不相蒙也又毛惟釋此二句道之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所云士爲末介從大夫而行釋之細義謂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宜飲食教載之傳之意當謂鳥則止託于山阿人則止託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可

如何也案主傳箋舊說此解近之而于下文欲食教誨頗難以直接若從何氏以黃鳥喻士則邱阿是喻其隱處之高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是述其企慕之誠如兼葭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之意則下文可不煩斡旋而義自貫矣

命彼後車 後車鄭箋云倅車也正義據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謂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事同名言倅車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紉義以疏說爲誤謂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言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所言諸車皆兵車萃即倅也是兵車副車乃專稱爲倅古者卿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據此則正義說誠爲小誤然序言大臣遺忘微賤未嘗有出聘明文鄭氏云云不過因後車二字而意擬之耳于經文命字謂之字究無說以通之也

有免斯首 有免斯首毛氏無傳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申之曰斯爲免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謂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變爲斯者齊魯之間鮮斯聲相近故變作斯耳紉義駁之曰箋如果以斯爲鮮必曰斯當爲鮮鮮白也今先曰斯白也乃云俗語斯白之斯作鮮是謂世俗之語如此非謂經字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間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間語猶如此也正義謂斯當作鮮誤矣案爾雅釋詁云鮮營也釋文云鮮本作營沈旋以爲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籀字从兩鮮聲讀若斯是鮮之讀斯乃其正音左傳于思服虞注云頭白貌斯與思聲同故得訓爲白釋文乃云斯毛如字鄭作鮮音仙殆亦未悟古音斯鮮同一聲歟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荆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伐下四句爲征荆舒紉義云鄭箋具在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孔之意不過以傳漸漸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附經中遂誤肅採疏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附經中遂誤置第四句下使傳意果統釋征戎第三章涉波月離畢又何以不統釋乎且首二章有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也總之毛釋首二句餘無傳可同于鄭而斷不可以孫王二家之說爲毛說也此辨甚是又此

詩及書之華何草不黃序皆以四夷交侵言此事之不見于史賴經文補其闕者彙傳一切掃而空之而夷狄縱橫之禍後世遂以無所考矣

山川悠遠二句

彙傳經脈險遠指山川悠遠言不堪勞苦指維其勞矣言劉氏葬曰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

山間之重重相閉遠不可極故曰勞也鄭康成齊說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也正義云廣闊勞勞之字當從遠遠之遼而作勞字者古字少多假借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

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義自得通故不云遠也惠定字謂左傳隸臣僚服虔注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又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遠與僚皆從寮聲知古字通也案此說固爲有據但以本詩證之既曰山川悠遠

悠遠即遠也而勞字又作遠訓于義爲復不若從彙傳之得也

有豕白躡二句 有豕白躡二句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爲將久雨之兆橫渠張子謂豕性負塗

雖有白躡而不見因从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久未止也乃月離于畢雨微又見是苦雨之甚也嚴氏詩緝推論甚明是張之意本不同于毛矣朱子集傳既從毛以豕月爲將雨之驗而復引張子說以總釋之

似欠分曉又躡集傳訓蹄鄭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今說文豕部無孩字惟彖字注云豕走也从彖从豕省徐音通貫切玉篇彖豕走悅也紬義謂以鄭箋離其糴牧豕之豕

走之訓說文彖字即爾雅之彖案駭與孩字異義同或緣聲近而誤若彖字說文玉篇皆訓爲豕走與白躡之義無涉未可云彖即孩字也

月離于畢

彙星名見大東篇離月所宿也大全載朱子之言曰畢是澗魚的又網澗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

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火類畢故月入之即雨檜古編以此爲決非晦翁語記者之妄耳謂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免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

禮而鄭氏以爲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竝不云用以取魚且又網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亦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閩粵捕魚之器何可釋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

注雨木也爲金妃畢乃西官之宿從其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又網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謂未有人網天上無畢宿乎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尙象仰觀俯察畢本象星以爲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魚網其誤三也案此駭義亦未盡先王制器尙象固

已第經緯諸星非本自有名亦天官家以意爲之名耳墨本掩免器之稱因墨八星前兩又歧出有似于掩免之畢故以畢名之非畢因星而得名也惟又網水下淋漓若雨而天星象之其說爲可疑耳稽古編三誤未免深文

茗之華 茗毛傳以爲陵茗朱子集傳因之又引本草以爲即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案陵茗之名見爾雅紫葳之名見神農本草經郭璞因本草紫葳一名陵茗故援以入爾雅注毛傳以茗垂爲陵茗名與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草無疑然未嘗以之爲凌霄也自顯慶中蘇恭修唐本草始謂紫葳即凌霄朱子因本之爲訓稽古編合諸家之說驗之謂有不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茗華有黃紫白紫今凌霄花面赤皆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茗可染皂沐髮即黑本草所言亦同今凌霄花葉俱無染皂之用不類二也陸氏言茗華好生下濕本草亦言生濕水中故陳風旨茗有于邱陸疏則別釋之爲茗饒今凌霄偏生于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此說茗華形狀皆據本草句尾之訓而言然說文以茗之黃花爲粟廣雅又以紫葳爲蘧麥古今稱謂隨時而殊殆有難以一說定之者矣

三星在罽 三星心星也罽符也三星在罽集傳以爲罽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喻饑饉之餘百物之凋耗也董氏適乃謂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于符中豈能久乎此說非是明堂者心之別名猶房爲天駟營室爲天廟皆取象於人事以爲之名耳是心即明堂也而日出在明堂不幾分心與明堂爲二乎且天星附日而動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罽之爲器甚微而小不能久留星光先儒故以不久釋之非以將沒時爲不久也此等義例當以集傳爲正

何草不元 何草不元毛公無傳鄭箋云元赤黑色草芽藥者將生必元蓋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氏執中以元爲黑腐之色與箋義異朱子集傳從鄭氏以赤黑色釋元字而復續之曰黃而又元則似兼取劉說稽古編云元與緇不同周禮錢氏注以爲緇緇之間是也燕名元鳥正以其羽色裏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尚元亦取草木芽藥之色以草元爲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案元之本義以箋爲長然即以劉氏之訓衡之于過時而不得歸之旨初不相戾朱子故兩存之歟或曰元黃皆病貌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詩蓋以草病與人之勞瘁耳此以元黃字與卷耳詩我馬元黃同義似于詩旨无切可補入注疏也

何人不矜 何人不矜 箋云無妻曰矜 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 故謂之矜 古矜字與繇通 故以無妻釋之 字又通 瘵後漢和帝紀 朕寤寐矜矜 李賢注 引書 矜矜 乃身經義 述聞 謂 矜矜 病書 矜矜 某氏傳 亦訓 病上 文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皆病名 此矜字 亦當訓 病 劬 勞于野 故言 病也 案矜 作 病 訓 義 得 旁 通 但 以 白 虎 通 古者 師出 不 踰 時 爲 怨 思 也 天 道 一 時 生 一 時 養 人 者 天 之 賞 物 也 踰 時 則 內 有 怨 女 外 有 曠 夫 之 文 觀 之 無 說 尤 深 長 有 味 夫 先 王 之 用 兵 也 上 承 天 道 下 體 人 情 今 征 役 踰 時 至 于 無 人 不 矜 嗚 呼 其 斯 爲 周 之 末 造 歟



詩經集解卷六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大雅 熊氏禾曰案小雅集傳以正大雅為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而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功累德之內朱子疑為郊祀後受釐陳戒之詩早釐有玉瓚享祀勞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妊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在宮御家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等亦出而遊朝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二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總論

以下文王之什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春秋宣十五年左傳引陳錫哉周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即作字之義序依經為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言天故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為說未嘗及符瑞也正義乃廣引緯候

赤雀丹書以釋受命非序意並非箋意矣魯傳此詩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而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詞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劉氏瑾曰敬者于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而仲虺告湯亦曰欽從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在創業垂統者固在于此敬而持盈守成者亦在于此敬也案敬為聖學徹始徹終之道詩言受命而推本及之呂氏春秋以此篇為周公所作洵非周公不能作矣然其旨自集傳發之乃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宋學之粹于漢唐以此類觀之可以見矣

文王陟降二句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鄭舊說皆就文王存時言毛訓陟為升訓降為下陟降謂上接天下

接人鄭訓在為察言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正義申傳云接天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也或以上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朱子集傳乃就文王沒後說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帝之左右此以為如春秋傳叔父陟降在我先王

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之意也稽古編謂文王篇言文王受命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于天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蓋作周之本在于受天命而受天之命在于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爲第一義如集傳云云是舍人而徵鬼矣案朱子初說見于東萊讀詩記者亦沿古注後改今說母以於昭于天在帝左右以生存時義有所難通歟然如稽古編所述則古訓亦未嘗不切理而近情也

稟禱文王 稟麋毛傳云勉也與爾雅訓合易疏詩傳禮記注皆用此解則其說殆必有所受矣徐鼎臣以說王無聲字欲改从女从尾作媿媿重道從而和之引崔靈恩集注作媿媿文王爲證不知經典之字不載于說文者多矣改之可勝改乎崔注宋世已無其書董氏何以獨得見也董氏引說文云媿勉也今說文媿字訓順並無勉之一解殆亦臆說或又以說文變字隸書假借作聲音門與勉一聲之轉麋聲文王即勉勉我王之義故毛以爲勉也說于情事較近然訓詁之法以漢儒爲權輿古無其義而漢儒有之即可依據若必一一求爲某字之轉音未免震世而駭俗矣

陳錫哉周

陳錫猶較錫也哉毛傳訓載鄭箋訓始其訓爲語辭者李氏也集傳解爲上帝數錫于周是以于

字代哉字稽古編云陳錫謂文王能數恩惠非指上帝言哉字與于本不相倫亦未可通用載始兩訓毛傳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于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章昭注載成周道載成者亦謂始成之也惟王肅述毛以爲載行周道而杜預左傳注因之蓋預事晉武帝而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案哉古通才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說文才字云草木之始也是哉之爲始不但哉生明哉生魄爲有明徵宜從舊說爲當

永言配命

集傳承訓長配訓合天命天理也言能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

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矣薛氏惇生亦謂後王當思文王所以能受命者在干修德而所謂修德者在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呂氏祖謙則以爲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與集傳說不同稽古編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爲一義詩叙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上帝配命言命之歸于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之德

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連貫毛鄭但云配天命而行不言何者為天命正以詩屢言命其旨本同不須復解也此說甚是蓋天理即德也上章既言聿修厥德此若又言配天理于義為複似東萊說非毛鄭意而亦未可廢也

擊仲氏任三句

擊仲氏任毛傳云擊國任姓之女也自彼殷商來嫁于周鄭箋謂擊國之女從殷商畿內來

不必定在畿內後儒多訾之蓋以周語云擊疇之國由大任注云二國奚仲虺之後仲虺雖國于薛而相

湯致王為開代元勳其子孫當別有食采于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擊蓋畿內國其說可信故黃氏一

正諸家仍主毛鄭說若唐書世系表云祖已七世孫從國于擊祖已者仲虺之後此則非是也季歷娶婦時

尚未為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已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而太任已生于擊

安得謂七世孫方徙于擊乎宋洪邁謂唐世系表皆承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

曰嬪于京

毛傳訓嬪為婦訓京為大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謂其盡婦道于大國正義斥其不詞

孫毓以京為京師正義又詆為不道謂祿將于京可得為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為京師也紉義云鄘風景山

與京德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曰大阜曰京皆別之為邱阜公劉得為京何王季獨不得為京師乎

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以京訓大正同公劉得為京何王季獨不得為京師乎

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若孫毓所言未為失也案白虎通引此詩為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之證改號易邑義

雖未安然可見漢世諸儒皆以京為京師矣要之京者後人所追稱非王季時即有此顯號以此推之則孫

毓說初未嘗與毛鄭相抵牾矣

在洽之陽

毛傳洽水也正義以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謂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此以傳之洽水特因渭

水推而知之也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郃陽城東郃道元注周烈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郃還築

汾陰郃縣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在北漢水南去二水各數

里城南側又有灃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亦有灃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

五里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如鄭注則實有郃水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漢書

地理志及說文俱作郃史記魏世家又作合陽皆即此詩洽陽也

僂天之妹 僂天之妹毛傳訓僂為警釋文云輶詩視作警警也正義引說文僂譬喻也言警作是天之妹然  
尊重之甚也此合韓義為說與箋如天之有女弟訓同然謂為毛之本意恐未必然也紬義云文王嘉止傳  
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妣之賢則必真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懸磬本義作磬是磬與警  
同爾雅釋詁磬與悉俱訓為警傳意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警悉為天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  
也倪釋文作臺偏反與警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為警案說文僂論也下云一日間見此又用爾雅釋詁文以  
爾雅本釋詩也間音諫言若不可多見而間見之與警字義反而亦可互相補備若警作之方言後世通之  
者鮮矣

造舟為梁 造集傳訓作梁橋也言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于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案天子造舟四句本爾  
雅文說文云造古文從舟故李巡注謂比其舟而渡曰船孫炎注亦謂船舟比舟也又方言云船舟謂之浮  
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船廣韻以舟為橋曰船是比舟乃船字本義故後儒多議集傳作字之訓為非蓋以訓  
造為作則詩言作舟祇成舟耳如何便成橋梁宜其不得不更以比之而加板于上言之也然集傳云云雖  
非造字本義而于比舟之訓要未嘗相戾分別觀之可也

其會如林 會毛公無傳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朱子集傳以為即周書武成篇受率其旅若林之意謂武王  
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也說文於部引詩作其檜如林復引左傳旂動而鼓及一曰建大木置  
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為證案杜元凱左傳注云旂旗也與說文旌旗也義同蓋旂之竿必以木為之旌旆  
旣多則竿之見不可勝計故以如林喻之馬季長廣成頌旂旛森其如林是也說文引詩用毛氏古文而亦  
兼採三家詩此詩之會鄭不破字而以會集其兵衆釋之知毛本作會其作論者殆三家之異文爾然集傳  
字訓于如林之喻倍覺親切實較會字之義為長惟說文建大木云云實則本于桓五年傳賈公彥疏而飛  
石之法起于范蠡魏太祖以之為露霖車非三代時所有許叔重引之不過以旂之為字又有此一義未可  
據為此詩之證也

會朝清明 毛傳會訓甲言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後儒以意遞毛各自為說鄭康成以甲為兵甲之甲言天  
期是已至兵甲之異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王子雍孔仲達以甲為甲子之甲謂即書所謂甲子

爽是也近惠氏棟以傳甲字即甲夜甲令之意古人以甲爲第一甲朝猶云一朝也書曰壹戎股言役不再  
籍也李氏黼平又以會甲爲鬻昂之省文引說文鬻字云日月合宿爲玉从會从辰徐音植鄰切王篇音時  
眞切又音會廣韻十七眞不收十四泰載鬻字音黃外切經典中言日月合宿或作會或作辰各從鬻字之  
亦作晨爾雅云早也說文作晨云味爽也鬻云晨也从日在甲上然則此經會朝是鬻之省文傳訓甲又甲  
半而辰之省文蓋雖屆朝日而時尙早故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此解甲字與王孔味爽惠氏一朝之意  
皆可相通是甲兵之訓洵非毛義矣

絳瓜

毛傳絳絲不絕貌瓜紹也醜醜也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醜故謂之醜絳絲然若

將無長大時正義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醜又曰后稷乃帝嚳之曾孫爲瓜而稷爲醜自  
稷以下祖緝以上皆爲醜義云爾雅釋草醜醜其紹醜舍人云醜名醜小瓜也紹繼謂醜子孫炎曰醜小  
瓜子爲醜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醜是紹繼即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稷經中瓜字爲近本之  
實其小如醜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醜喻太王遷岐初時尙未極盛至胥宇築室而後日見  
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矣案爾雅之紹與說文醜字同義說文云醜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  
若補蓋近本實小不若近末之大故云微弱納義公析傳箋意最明可補入疏中

自沮漆

毛傳訓自爲用土爲居沮漆沮水漆水也集傳沮漆二水名禹貢錕指謂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

沮經義述聞以爲土字當從齊詩讀杜杜本名在漢扶風杜陽縣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漆水在右  
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沮當爲徂往也自土沮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通邠自杜水往  
至于漆水也徂與沮相似又因漆而誤加水旁耳詩考正則以自土沮漆爲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  
側引魏風彼汾沮洳爲水旁地之證毛詩納義又據禹貢雍雍沮會同之文以水經大藥水一名岐水與雍水  
合流而注于渭者爲卽此詩沮水數說不同案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涇東屬漢馮翊一在涇西屬漢扶風緣  
下流皆入于渭故說者多輻輳不清茲自土沮漆若主公劉遷邠言則述聞所云于義爲順然下文卽承以  
古公亶父句明是指太王遷岐言若猶在邠不得言未有室家矣似納義說亦屬可從至詩考正以沮爲沮  
洳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義始明不得徑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

陶復陶穴

陶復陶穴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謂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

詩 文王什

義引說文陶瓦器籠也謂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者地上為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  
穴者器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細義辨之曰考工記粵頌之工二有陶人斲人  
益甌兩庾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傳云無塊曰壤馬融云壤天性和義也說文  
以為軟土陶其土壤謂以塗墜屋也傳讀復如說文云覆地室也覆之穴之猶言為復為穴耳取土復築  
息土不用自是箋義正義以箋釋傳又以陶為室失之案古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  
為復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甕賈公彥亦有是言故集傳以復重甕也穴土室也釋之箋  
疏分析固過于拘泥而細義辨密音搖陶音桃亦未的古陶與繇通鼻陶或作咎繇禹貢厥草惟繇亦讀如  
搖則陶與甕音初未嘗不同也

率

率西水滸二句 毛傳率循也滸水涯也鄭箋謂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詩考正以率西水滸傳為隴梁山自

東而西循渭水北涯而上皆馬行不舟楫謂箋說失之且引程泰之雍錄渭水在梁山南循渭而上可以達  
岐及關百詩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云云為證經義述聞謂如其說則當  
云率北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詩敘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于邠終于岐不當始于梁山之南渭水  
之北而畧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率西水滸正承上章漆水而言爾雅云率自也西邠之西也太王  
自邠西漆水之涯南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案此以水滸為  
邠西漆水之滸故訓率為自若從細義以為扶風漆沮則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逕  
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循次而至岐山至周原次第亦可如繪矣然為邠為岐安得起作詩者而問  
之

董

董茶如飴 毛傳董菜也茶苦菜也箋云周原膳膳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爾雅釋草

菝董草晉語董董子肉郭璞賈逵以為鳥頭當之嚴氏詩緝謂鳥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猥大  
豈能變毒為美董定是董莖之董案此駁甚是爾雅董字原有兩條一謂苦董郭璞云字葵董葉似柳子如  
米淘食之滑邪疏留一名苦蕒可食之菜也又引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蕒菜葉似莧花紫  
色內則董莖紛榆是也觀此二說孔疏之誤可見矣苦董苦茶雖同以苦得名然董味甘美茶之味草木疏  
亦言其得霜則甜故董則禮用以為滑茶則禮用以為茗二物正是同類惟周地所生甘美如飴故詩人所

以美之

奚契我龜

毛傳契開也正義申之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畧直言契開耳如孔說則契與開是兩事案契者以火灼龜之名儀禮所謂整煇是也周禮華氏掌其煇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煇置子煇在龜東楚煇即契煇謂炬其存火也或曰契刻也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集傳兼存二說毛詩紉義則疑傳開字為誤據說文卜云以問疑也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卦云卜問也謂凡卜皆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我龜李善注引此傳契問也開正作問當從之此亦可備一義

其繩則直二句

其繩則直二句毛傳云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藥版上下相承而起乘聲之誤當為繩也孔疏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傳言不失繩直箋故言用繩之意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紉義據玉篇繩字云直也度也東京賦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薛綜注周公繩度之合于制度云云謂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直耳箋則以營釋繩營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為繩索傳言繩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藥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而一之實與經旨相違非僅失毛鄭之意矣案此辨亦過于分析繩所以為直故繩有直義而經營方位必先以繩量之故繩又有度義傳箋疏三說文雖不同而意實相貫不得詆孔疏為獨誤也朱子集傳故仍主疏說

柞械拔矣

集傳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接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援而生不攀曲蒙密也此訓柞字從鄭箋訓械字從爾雅郭注正義引爾雅釋木云櫟其實孫不言櫟是柞陸疏謂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如孔說是疑柞為非櫟矣案爾雅櫟二木別說文則櫟櫟柞二木別自陸元恪以唐風苞櫟為柞櫟郭景純以櫟柞即柞櫟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為柞櫟于是三木不分考本草綱目柞一名鑿子木陳藏器云柞木生南方細葉今之作梳者是李時珍謂此木處處山中有之高者丈餘葉小而細齒其本及葉皆有針刺經冬不凋五月開白花不結子說同第傷形狀則與柞櫟非一類明矣白核本草用其核入藥名楚核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紋理如胡桃核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葉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說皆與郭注同故朱子取之若大全引東陽許氏說則

金龔陸氏之言與集傳正相反矣

混夷駢突二句

混夷即昆夷，鄭箋夷狄國也。駢毛傳訓突，喙訓困，言其見文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

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其困劇也。駢說文云：馬行疾貌。引詩混夷駢突，蓋馬之行疾有奔突之義。故

云突也。或據說文驛字云：馬突也。謂疾未即是突。特古者四聲無別，駢突同音。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駢爲

突。文選靈光殿賦：盜賊奔突。張載注云：突，唐突也。引詩作昆夷突矣。李善不云字異，是晉唐時經文有作突

者矣。喙之爲困，正義以爲未詳。案方言云：喙，倦也。倦即困。玉篇：喙，困極也。或作瘞，瘞亦訓困。極亦作喙

是喙瘞瘞三字通。毛謂喙如瘞，故曰困也。又晉語：靡筭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郤以喙爲

文王黜厥生

黜，毛傳訓動。生字無解。鄭箋云：虞芮質成而文王動其絛，絛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也。正義亦云：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于是勳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

益大，生字皆指初生之道。言解見迂回集傳，故以爲未詳其義。而引或曰：生猶起也。之言以附其後，謂諸侯

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益大，儒疑事母質之虛心也。或據毛傳引爭田，譏田末云：天下聞之

而歸者四十餘國，謂未二語正釋黜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黜赴如恐後也。此釋黜義，雖與舊說殊

而足相補備。外此則蘇子由所云：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云云，尙

爲文從而字順也

左右奉璋 毛傳半珪曰璋，鄭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謂傳惟解璋

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綉義辨之。云郊特牲：裸以圭璋，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裸，玉人言鼻言勺爲瓚，自明尙

書顧命：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傳：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正

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祭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太保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

六師及之

非祭之說，始于王肅。肅謂璋瓚不名璋，孔氏既引王基以駁之矣。乃其述毛又仍用王說，不知何意。六師及之，六師及之，毛傳以爲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



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謂鄭此言未是定說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答於商臨碩及易書詩之注皆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也毛詩紉義辨之曰瞻彼洛矣常武箋以六師爲六軍明軍師無別此箋獨分晰軍師人數非無故也文王大明綿三篇經文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時王周王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蓋考箋云文王是時年已九十餘矣年數既據其實與師不當有異箋以爲殷末之制不可謂非定說案白虎通引此詩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與箋義小異然鄭答於商謂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大數則仍稱軍是康成之意明以此詩所著爲非大數紉義說不誣也

瞻彼旱麓

毛傳旱山名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引南鄭旱山以當之圖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及水

經注沔水篇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出旱山山下有詞又引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岬山上有雲岬雨爲證旱玉篇廣韻俱作岬云山名在南鄭縣旱岬字異要其謂在南鄭則一也惟水經漢水條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洧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鄭注引華陽國志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縣焉洧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真符縣元省入洋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安陽別有旱山此詩所詠未知誰指或曰鄭注于洧水所出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然則漢江南岸自南鄭東抵洋縣皆旱山縣百關遠宜其能興雲致雨歟

瑟彼玉瓚

二句玉瓚毛傳云圭瓚也黃流在中謂黃金所以飾流也瑟字無訓鄭箋鮮潔貌黃流和也瑟釋文作瓚謂飾飾流也飾字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也又曰定本集注皆有飾字

子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各異而孔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圭瓚之飾以毛訓流爲瓚也故其訓經曰瑟然而鮮潔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金得流而前注其和瓚之酒爲金所照也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傳曰器是黃金其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傳金字釋經黃字也二字釋經黃字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之勺所以流在中之瓚初非訓流爲瓚謂金黃酒亦黃也李氏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瓚則橫溢黃金加以黃金爲勺則又橫溢黃流進退俱違毛意非苛論也

惠于宗公

惠順也宗毛傳訓神宗公不言何指鄭箋以宗公爲大臣言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

當于神明正義據書序班宗彛及中庸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文類言神罔謂宗公是宗廟先公二

說不同紬義謂上順祖宗安甯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權爲

毛義傳意初不如是也尙書六宗月令天宗祭法幽宗雩宗皆屬天神是天亦得稱宗神也案此因下不開

亦式二句毛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中無天宇而傳爲此語遂據爲毛以宗爲天神之證豈謂其所以順乎

宗神者卽下肅雍雍是太宗固爲天神之稱而傳云性與天合未必卽承惠于宗公而言且下肅雍字一屬

在宮一屬在廟與天無涉然則太宗之訓自樹一義可也謂爲毛意其稿恐更甚于孔氏矣

烈假不暇

烈假不暇毛未發傳鄭箋云厲假皆病也暇已也孔疏謂鄭謂烈假爲厲假故云皆病暇已釋詁

文紬義云箋于破字每云讀爲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瘕則鄭所據經本作厲假也烈與厲古字通

而假瘕俱从假聲音同者義必通故箋以烈假爲病也案此說近是至瑕之訓已雖本爾雅而云厲假不已

與上不殄義復朱子集傳故訓烈爲光訓假爲大而瑕字則作瑕玷之瑕訓過也謂此承上文言文王之德

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如此解則此二句正與肆不殄厥愾亦不殄厥問一例優于舊

古之人無斃

古之人毛傳鄭箋皆以爲指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王子雍謂文王性與古合亦是借古人以

美文王耳自李氏以爲指文王而東萊讀詩記復引典謨稽古證之於是朱子亦就文王說斃如服之無斃

之斃言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輔氏廣朱氏公遷均主此義斃訓厭斃本于毛鄭古

之人無厭子有名譽之俊士之文然經典釋文以此爲王肅語孔疏亦謂斃字經本有作擇者稽古編謂唐

世詩學有韓毛二家疏云作擇而不言是韓詩意古本毛詩原有斃擇兩文鄭主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

傳寫誤勸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幸擇字尙存他本故不疑鄭爲改經也案作擇字則

上帝者之

上帝者之毛訓者爲惡鄭訓者爲考孔疏人皆惡已爲老故者爲惡也此蓋欲會通兩家之說然

鄭謂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而孔以人皆惡已釋之不惟非傳意並非箋意矣朱子集傳引或說訓者爲

致此本武頌者定爾功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致之爲所欲致者似無歸着朱氏公遷謂致猶取也上帝者之

言其德爲上帝之所取朱氏善又以耆爲耆定之耆云彼高失道天之絕之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于是而尋究之于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于是而耆定之于是而增大之二說義皆明通而朱氏善尤詳盡但頌以耆定連文此單言耆恐耆定亦非詩之本意也

其蓄其翳

毛傳木立死曰蓄自斃爲翳正義引釋木云立死蓄斃者翳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義覆地爲

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細義云今爾雅木自斃神立死蓄斃者翳釋文

引爾雅木自斃神斃者爲翳明毛傳與爾雅異也而正義云云若不知爾雅上文有木自斃神一句豈孔所

據爾雅斃者翳句斃斃歟然孔與陸同時爾雅釋文採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說耳毛傳與爾雅

前後不可知縱使爾雅在前而神字非詩所有蓄斃二字正與詩同故毛傳斃爲斃斃即斃之或體說文斃

顛仆也蓄爲立死則斃爲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故曰斃也案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困高墳下也亦爲死

木死木之訓與毛傳義同孔氏生木自倒之言洵順傳爲說者矣

其灌其樹

毛傳灌叢生也樹植也爾雅釋木樹植郭璞注樹似樹櫨而庫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

榘栗邪疏引陸說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又云即禮記內則芝栴是也釋文引陸疏亦云今人

謂之芝栴如邪疏及釋文則樹即芝栴矣然內則芝栴正義以爲無華而實者名栴芝栴也本草別錄云木

生者爲栴地生者爲蘭是芝栴乃芝栴之類與似栗之栴別此詩正義引陸疏不云芝栴意似從郭注第以

經義求之二栴皆不可以解此詩蓋櫻栴栴皆木名而蓄斃灌樹爲一類蓄爲立死斃爲自斃者爲叢生

何獨于樹而以爲栴朱子傳傳以行生者釋之文義乃成一律或據說文樹字云栴也从水剡聲引詩其壺

其壺其栴字云屋樹上標从木而聲爾雅栴謂之研說文用毛氏古文栴栴二字列于櫨櫨之下櫨栴栴

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櫨栴當謂木之枝格相交上承下附狀如櫨櫨侏儒者耳此說亦有據而要若不若

集傳行生之訓爲簡明也

串夷載路

串夷載路諸儒說各不同毛傳串訓習夷訓常路訓大意謂周家行習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故

天意徒就之王肅述毛以載路爲訓大路是以路爲當路之路鄭箋則以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而程子又

以載路爲滿路于是朱子集傳以串夷載路爲未詳而又引或說以爲混夷滿路而去蓋兼取鄭及程子

之訓也案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息或云鄭音患玉篇串字云或爲貫遺是串即慣字通作貫故毛訓爲習

然習行常道至文益大義澗而晦鄭作混夷以混夷駭矣之文例之駭是奔突正與載路之意相符然則朱子之棄傳從箋其見卓矣至王肅大位之說昔人已駭之不足致辨

比于文王二句

毛傳經天緯地曰文比字無訓鄭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以爲言

此王季之德比于經天緯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此以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德可以

比之也夫世有稱人子而美其似父者矣未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後儒知其說不可通故呂氏讀詩記用

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比字就後人言朱子集傳則以比爲上下相親之意比于猶至于謂王

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猶無遺憾說可謂深切著明矣稽古編據左傳釋此文字爲九德之一

與八德同例謂文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諡號所謂文王當如劉炫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之義納義又以

比字當讀爲漢志曰南郡比景縣之比庇蔭也言王季以此德庇蔭于經天緯地之文王也案以文王爲泛

稱毛氏意或如此而庇蔭之訓亦與集傳至于之義爲近當兼存之

侵阮祖共

侵阮祖共傳箋異說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訓祖爲往鄭以阮祖共爲三國名而下文祖旅爲

阻國之旅毛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遇之鄭以阮祖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種種差互如此後儒

或從毛或從鄭說無定論以經文斷之上言密人不恭故敢拒大邦而後繼之曰侵阮祖共則侵阮而至于

共者自是指密人言侵阮祖共下乃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則王之怒正以其侵阮祖共之故乃赫然興師

若以侵爲文王侵阮祖共三國則文義顛倒爲不詞矣况竹書紀年明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

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紀年之書真僞不可知而出于晉代其說如此可徵毛傳之不

誣矣至鄭箋云雖本魯詩亦非臆見然與經文不協朱子集傳所爲獨用毛義也歎

度其鮮原

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鄭箋度訓謀鮮訓善謂始謀居善原平曠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

側紉義云鮮原即公劉篤嘯原彼傳云小山別大山也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蓋是鮮獻古字通也傳讀

獻原爲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居此與居岐對言亦當爲居自太王居岐傳至文王漆

沮之間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言之者因首章次章尚未明文王居在何處

故于此表之傳無此時別起郟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強同于箋非也案鮮原之訓如毛傳是凡小山旁

之平地即鮮原加鄭箋則鮮原即善原初無一定之名也以下文有居岐在渭云云故箋以爲在岐山之南

渭水之側而正義釋箋亦以爲去舊都不遠乃又據皇甫謐言文王徙宅于程卽此時夫程邑漢之安陵而安陵今之咸陽在西安西北五十里去岐山東約三百里豈得爲不遠乎正義所言未免自相矛盾矣或又見周書和寤解有王出乃圖商至于鮮原及紀年帝辛五十六年周始伐殷秋次于鮮原以爲此鮮原之證不思曰圖商曰伐殷則其爲鎬京出師東行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而師乃西行轉由岐山舊都之理是二書亦未可爲鮮原之的據也

不長夏以革 不長夏以革集傳以爲未詳毛公舊說訓革爲更謂不以長大有所更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以年長大有所變革于其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如一也鄭康成以此爲中人以上所不能不足以美文王故不用傳說呂東萊謂此句與不大聲以色文同訓詁亦常相似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修大輿變革也此以不長夏以革爲不縱私意也戴氏詩考正以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尙之也夏如方言凡物之壯大者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旗之革有猛急意此以夏爲威播遠大革爲兵力強勇言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于以威制以力服也或以長爲君長夏爲中夏革卽兵革謂不以兵革之力迫脇中夏而爲之長意亦與詩考正爲近然與上句文例不協

御纂詩義折中故獨采呂氏說

詢爾仇方

毛傳訓仇爲匹孔疏申之曰詢謀于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解甚得毛意謂仇爲匹者猶冤置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專證之稽古編謂如此則文

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口怨兵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且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其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可以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既言親親又言征伐語雜亂無章矣案後漢伏湛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于羣臣引此詩爲證夫湛主齊詩者也而說與毛同則德義之當誠有如稽古編所云者矣

與爾臨衝

毛傳臨衝車衝車也孔疏兵車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如臨衝俱是車也朱子

集傳臨衝車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從旁衝者也皆攻城之具此用傳疏義也或謂臨當作隆隆車高車也巢車之類與鐵論所云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是也臨衝韓詩本作隆衝後漢避廢帝諱改隆爲臨如隆慮改爲臨慮伏隆改爲伏盛皆爲避諱故也孔穎達以爲臨下之名失之案臨本作隆說誠有據然

隆車爲高車且有臨下之義孔氏解于經旨初無違戾故集傳從之一說隆車陷陣之車也以其隆然高大因曰隆車卽衝車也隆衝非二物引說文輔陷陣車也从車童聲爲證以上文以爾鈞援例之鈞援爲一器則臨衝爲一車句法亦自相配當存之以備一義

是類二字

類祭名毛傳于內曰類孔疏王制言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尙書夏侯歐陽

說以事類終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類與雍作雍郭注亦引類于上帝釋之周禮肆師類造上帝後鄭云爲兆以類禱類禮謂依郊祀而爲之者是祭上帝爲類也然小宗伯云四類亦如之注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是祭日月星辰亦爲類也小宗伯又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後鄭云祈禱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祭社稷宗廟亦爲類說文所謂以事類祭是也就諸說觀之類之名同類之實不一此經所指當指類上帝言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其切證也以祭之于郊尙未至所征之地故毛云子內曰類也

是禘二字

毛傳于外曰禘王制地于所征之而鄭注云禘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周禮肆師云祭表格則爲位後鄭云貉師祭也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尤

或曰黃帝又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號注云貉亦爲禘後鄭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禘祭周禮以禘爲貉聲之轉也應劭漢書注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禘禘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應氏此說以禘字從馬故望文生義耳不知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既伯既禱是馬祭是類是禘是師祭爾雅具有明文何得混爲一乎韻會于禘字注引吉日詩殆因應說而誤耳又肆師鄭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者存異說也集傳合之亦失先儒之旨至大全引漢高帝祭黃帝蚩尤于沛庭以爲證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使其果據典禮鄭不當爲疑詞矣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毛傳云不日有成也鄭箋謂不設期日而成之二義不同正義箋傳合述以箋爲申傳

非也箋言不設期日是照經始勿亟爲說卽趙邵卿孟子注不與之相期日限章昭國語注不課程以時日之意也傳言不日有成則朱傳不終日而成之說也後儒疑臺沼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施力人夫雖衆豈有不終日而遂可成之理彼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卽說苑所謂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也以文法求之若旣成功下文不應復言經始勿亟主鄭說者其是然

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薜綜注云不用一日即成之是亦毛氏意可見從傳說者不獨晦翁一人爲然矣

於樂辟靡

於釋文音鳥樂音洛辟靡正義第云宮名後儒說韓詩者以辟靡爲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

秋響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說左氏者以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以靈沼謂之辟靡王制天

子曰辟靡說者以爲辟靡大射行禮之處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振鷺詩于彼西靡說者以應爲

澤蓋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蘇氏則據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辟靡爲樂名朱子集傳

兼采王制注及蘇氏樂名之說案靈臺詩叙臺池苑中問忽勦入學校文義不倫故諸儒多疑之而正義

述毛云于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於辟靡中作樂亦非樂卽名辟靡也合諸說參之辟靡本宮名及周有

天下遂取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而大射亦于是行禮故學者各據所見爲言不計其非詩之本

旨耳

矇瞍奏公 毛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薛君章句謂無眸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

說相反案春官矇瞍鄭司農注周詁章昭注顧野王玉篇訓義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亦曰矇目有眸子無珠

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孔疏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矇當無據此諸說

則韓詩注爲非是也然此亦說詩者過求分晰耳其實矇與瞍皆瞽者之通稱故或曰矇矇或曰瞍瞍也

公公事卽作樂之事也言聞鼙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下武維周 毛傳武訓維鄭箋下訓後孔氏正義中之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

惟周家最大謂太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朱子集傳以下義未詳引或說下當作文下武維周言文王

武王實造周也稽古編云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

哲王卽三后謂太王季文王也下武王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歿而

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立舉文武適章文義皆雜亂無章矣案文王在

三后中以下武爲文武于義爲復誠有未安然集傳先云下義未詳乃引或說繼之則朱子之意初不以作

文王解者爲至是也若嚴華谷謂下武爲不尙武功更非詩旨不足據矣

築城伊瀆二句

毛傳瀆成溝也匹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瀆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

諸侯小天子之制正義天子之城九里十二里鄭有兩解以爲九里者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爲方十二里者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鄆城十里過于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于諸侯而小于天子。毛詩紉義據周書作維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丈與作維解合。又據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閭容一旬旬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溝洫云云謂築城伊滅其間實止有一旬之地其外以爲溝洫是豐城八里爲小天子九里也。稽古編亦以從匠人注說爲是。是孔氏于此尙未辨正也。又滅字說文云疾流也从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閭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以傳箋推之此詩滅字當從洫築城伊滅舉滅以見成也。成方十里豐城虛數與之相協故曰匹舊說本明後人自生

轉輒耳

時維姜嫄

以下生民之什

毛傳姜嫄姜姓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鄭箋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

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如正義謂箋本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說堯有賢弟七十不舉須舜舉之以明稷非堯弟案唐虞以前世紀莊味誠難臆度然周人禘嚳郊稷禮有明徵卽有郤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郤是堯時稷已爲諸侯矣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嘗不用父書稱后稷后者國君之稱其早在位也明甚稷在八元一家之說未可據爲定論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如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歎其母不美其父且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也此駁尤未的紉義云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者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后稷亦不廟姜嫄闕宮詩引孟仲子說以爲謀宮是姜嫄因郊禱而生子後王以爲嘉祥而祀之謀宮以配上帝蓋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觀此則毛傳未可破除鄭箋說分別觀之可也

履帝武敏

毛傳訓履爲踐帝爲高辛氏武迹也敏疾也言從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鄭箋乃以帝爲上帝

敏爲拇言祀郊禱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于是遂有身其說近于怪誕蘇明允以下率多譏之然武迹敏拇見于釋訓爾雅正典已爲是言且以下文觀之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之常何至見疑而棄之子隘巷棄之子平林又棄之子寒冰乎況古之神聖靡不

履帝武敏 毛傳訓履爲踐帝爲高辛氏武迹也敏疾也言從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鄭箋乃以帝爲上帝敏爲拇言祀郊禱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于是遂有身其說近于怪誕蘇明允以下率多譏之然武迹敏拇見于釋訓爾雅正典已爲是言且以下文觀之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之常何至見疑而棄之子隘巷棄之子平林又棄之子寒冰乎況古之神聖靡不



感天而生如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實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顯頌  
是不獨履拇吞卵見詠于詩已也朱子集傳故特取鄭箋之說又履帝武敏朱傳以敏字絕句或據儀禮喪  
服注及周禮賈公彥疏皆以敏字屬上句疑朱子爲誤不思爾雅釋訓明以履帝武敏爲女鄭注先訓介爲  
左右而後繼之曰心體款款然則以敏字屬下句非朱子一人臆見也

牛羊腓字之

毛傳腓訓腓字訓愛鄭于此句無箋正義釋傳自愛字起亦不釋腓字或以爲傳本無腓腓二  
字以采薇傳訓腓爲辟其義已明故不復爲傳釋文云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之其說近是朱  
子集傳訓腓爲芘字字則从毛說胡氏一桂申之謂腓如戚其腓之腓足壯也意牛羊見稷以足壯遮芘之  
如有愛護之意故曰腓字此說後儒多疑其未安蓋詩書之文凡字同而義異者皆古今之別如四月籍百  
卉俱腓傳訓腓爲病以選注字本作辨也此與采薇詩俱訓爲辟以腓與肥通肥又與飛通有離辟之義故  
得訓爲辟也史記周本紀云棄之臨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時毛傳禾顯而太史公已解爲避可見辟字之  
訓由來舊矣胡氏以腓爲足壯牛羊之足壯豈能護庇嬰兒邪况一腓字也既訓爲足壯又訓爲芘不知其  
自相抵牾也

即有郤家室

有郤家室毛傳以爲姜嫫之國孔疏謂郤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  
可知然傳又言堯見天因郤而生稷故封于郤則以郤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郤君未必有罪意徒封之說  
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爲太王復取有郤氏曰太姜是猶猶存不以封稷稷封之胎在武功姜姓之胎在瑯  
琊據此則郤有二矣稽古編太姜之爲有郤氏見列女傳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然孔疏不用其  
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憲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  
公之所馮神是太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郤氏女也昭二十年左傳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  
公居之是太姜之國雖在瑯琊亦非有郤也意有逢即郤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郤如宋之稱商晉之  
稱唐楚之稱荆歟案此說欲舉姜與有郤而兩適之亦巧于持論但昭八年左傳云魏駘芮墨岐吾西土也  
杜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武功今屬陝西乾州古釐城在縣南八里明置郤城驛于此說者皆以爲  
即稷所封地此事之信而有徵者若太姜之國徒封與否他無左驗似不必意爲之說也  
維糜維芘 摩爾雅作麋云赤苗郭注今之赤梁粟芘白苗郭注今之白梁粟皆好穀說文麋字云赤苗嘉

雪 集 卷 第 一 詩 生 民 十

穀也芑字云白苗嘉穀也是稟芑同爲梁穀因色有赤白而異其名爾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爲赤黍縹皆以白黍與爾雅說文異爾古編謂彼徒見詩箋字與說文箋字字畫相近又有爾雅說文俱作縹音莫奔切音形俱別縹赤苗之縹當之不知說文縹字下從黍音靡爲切詩箋字下從禾爾雅說文俱作縹音莫奔切音形俱別縹從黍訓爲縹縹即縹也玉篇云縹似黍不黏與从禾之縹何涉哉然則丹黍赤縹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據此則孔疏之引郭注的當不易乃齊民要術引舍人云縹芑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夫縹芑爲后稷所降之嘉種先儒俱以始穀釋之而要術以當西山之薇謬誤顯然賈氏反信而遵之過已釋之更更釋之更更毛傳釋淅米也更更聲也孔疏引說文淅米也孟子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洗米未炊漙之而去言其疾也又云傳以洗米則有聲故言縹好聲也納義謂說文云縹淅米也淅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釋爲淅者淅訓次米亦爲淅采說文漙字下云漙淅乾淅米也從水竟聲引夫子去齊接淅而行是許以澆爲淅乾以淅爲淅米趙邠卿孟子注亦云淅淅也毛蓋讀淅爲淅淅米將蒸以手起之故更更更有聲非洗米之淅也正義述經釋傳更更俱作漙漙釋文亦云更更所留反字又從漙經字當作漙乃合正義原本此辨頗細故備錄之

取邇以較 毛傳羝牡羊較道祭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孔氏穎達謂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當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說文車部較字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較既祭犯較饜牲而行爲範較從車友聲引詩取邇以較周禮大馭犯較注曰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書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阻也此二說即孔疏所謂國外祖道之禮然詩之較自主孟冬常祀言當如鄭箋壇在廟門外之西以冬月陰陽往來故有此祭非必爲遠行而舉之也若古編以郊之位國門外須祭較而行蕭炳燭烈皆爲較祭此不過因下章有上帝居歆之文故疑爲祈穀之祭耳無論后稷諸侯不得郊天即郊祭而先較祭經典未之及恐不足信也

行葦總論 行葦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陸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辯之曰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故集傳以爲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後儒從之者謂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

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然此亦依文訓義云爾其實祭畢而燕燕而射禮無明文集傳所疑固未嘗自以爲定論也又此篇漢世說經家率以爲公劉詩如班叔皮北征賦豪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潛夫論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君長亦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數說大旨相同漢世書史猶多意必別有所據是呂東萊雖以講師之附益誦之而古義要不可得而盡棄也

或歌或嘒 毛傳歌者比琴瑟也徒擊鼓曰嘒此釋樂文孫炎云聲驚嘒也王肅述毛亦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與園有桃傳相涉而誤耳釋文載毛徒歌曰嘒復引爾雅其意亦以徒歌爲誤李氏黼平謂如孫炎之說徒然擊鼓少人驚嘒此經歎燕何取乎驚嘒之聲說文云嘒譁訟也訟云亦曰歌訟是嘒與歌爲一類事園有桃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明謠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歌曰嘒明嘒不比琴瑟傳意嘒與謠同言酒箴既備作樂助歡時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或直不比于琴瑟而嘒者耳毛傳不用雅訓者多矣曰嘒必依雅訓彼比于琴瑟豈爾雅之文乎此以徒歌爲不誤說亦有理然則今本皆作徒擊鼓曰嘒始校書者依正義說而改之也

敦弓既句 毛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合九而成規正義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引說文穀張弓也及二京賦雕弓既發爲句穀音義皆同之證紉義謂說文穀張弩也張施弓弦也引開弓也引弓滿有所鄉也則穀弓非即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之時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中句字謂弓之良也正義以句爲穀又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案句字如正義則當從釋文讀古豆反如紉義則古侯反讀如鈎材良句少說誠有據以文法求之上業以既堅言弓體不應此句復指弓體言古字多借穀句義通或如孔氏之疏故朱子集傳主之

孝子不匱二句 匱毛傳訓竭類訓善孔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類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卒使之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虧竭長與汝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以證類考叔施及莊公稽古編謂左氏以證施及當取不匱非取錫類也况此章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作尤爲天與義不劃一

矣案朱子集傳謂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以善亦用毛傳說是毛義駁鄭爲長故李氏榜黃氏標諸家皆從之至汕義謂傳訓禎爲善則字當作頌說文云頌維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貌从粦者釋詁鮮頌皆訓善故有善義類虛對切與族類之類音力遂切者迥別此亦有據然古字多通不煩改字也

室家之壺

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正義引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朱子集傳

從孔氏以壺爲官中巷名而訓爲深遠整肅之義細義謂毛訓壺爲廣非依釋官說文壺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云室家之壺宮垣之道綿亘聯綿有廣闊之象爾雅釋文云壺或作韋漢書成帝紀風拔且泉時中大木十章以上師古注韋與圍同亦有廣大之義故外傳釋壺爲廣毛公依而用之如王子雍述毛謂其以善道施于室家而廣及天下則廣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之意言天道錫善使汝室家之內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此說乃與篇義相應若箋義以壺爲捆謂室家先捆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義太迂曲矣

鳧鷖二字

毛傳鳧水鳥鷖屬陸璣疏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屬謹者也孔疏鷖與鳧俱在涇

故知鳧屬引蒼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鴉陸璣亦云鷖屬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如孔陸所言是

鷖與鷖爲一鳥矣攷說文鷖字云鳧屬从鳥殿聲鷖字云水鴉也从鳥區聲別爲二鳥况鷖爲鳧屬則必與

鷖相若吳郡賦鷖鷖鷖李善注引蒼頡篇云鷖大如鳩鷖固小于鷖也周禮巾車職鷖總者青黑色以緇

爲之賈疏謂取鳥之鷖色爲義是鷖之色青黑明矣自來詞人惟云自鷖未聞有青鷖鷖者謂鷖即鷖形

狀殊不相類或以鷖是爾雅之沉鳧然爾雅沉鳧條郭注云似鴨而小背上有文江東亦呼爲鷖急就

篇顏師古注鳧水中之鳥今所謂水鴨也水鴨善潛故有沉鳧之名是沉鳧鳧也非鷖也鷖不知爲今何鳥

壘

壘毛傳云山絕水也鄭箋壘之言門也正義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紉義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注直

橫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流而過非令水絕也說文壘从艸聲爾雅从艸从壘壘即壘

之省壘即壘也聲同假借耳箋云壘之言門蓋與門通漢志浩壘之孟康注音閤門水經河水篇注云隄水

又東與閤門河合閤門即浩壘也此字通之證浩壘之爲河鄭注但稱又東逕養女比山無橫流而過之形

大河上有孟門山下有隴門山又下有底柱山亦名三門山鄭注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

門此外大江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刻碣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案壘字之證此說爲詳然

山絕水之名不若集傳水流峽中兩岸如門其義尤明豁也

鳥驚五尸說

鳥驚五章公尸毛傳皆指爲宗廟之尸鄭箋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

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沙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禮爲祭七祀之尸歐

陽永叔以臆說詆之當矣然或以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說不足信則亦不然周禮大司樂大祭祀

尸出入奏肆夏太祝大祭祀逆牲送尸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皆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

而國語言晉祀稷郊董伯爲尸是祀天地有尸矣曾子問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月令引逸中雷禮見祭五

祀于廟有主有尸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釋祭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于經傳

者安得謂漢儒之創說乎况漢世近古其傳必有所授石渠論白虎通所言未可疑其妄也特以鳥驚公尸

分爲五尸則箋說論未足據爾

壓字辨 民之攸壓壓字毛傳云壓息也正義引釋詁晒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壓郭璞注今東齊呼息爲

晒云云謂壓與晒古今字攷說文晒字云東夷謂息爲晒从口四聲引詩混夷晒矣史記匈奴傳岐行喙息

蠕動之類索隱曰或以岐行或以喙息是喙有息義故許叔重以晒當之然爾雅之晒息乃釋綿篇喙字非

釋駮字則說文當引維其喙矣句子義方協此詩壓字不見爾雅說文壓字云仰塗也从土既聲音其莫切書

惟其塗壓莢乃壓字本義詩訓爲息殆假借耳故釋文以盧器切讀之玉篇以壓字當此壓其說非是懸古

愛字也或又以爾雅息字訓息玉篇壓字亦訓息今作息與廣韻說同謂此詩壓字當是壓字即爾雅之息

此爲近之

君之宗之 君之宗之毛傳云爲之君爲之大宗也鄭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未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

在邠也正義釋傳謂此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之紬義云宗訓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述毛殆爲孫

毓所惑毓謂國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祭臨于周公之

廟杜注云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其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

統宗矣孫毓之言本非了義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子爲天下

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乃所謂大宗此解宗字與諸家說異

觀朱子集傳引呂東萊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之訓而語類又復疑其未必如此則宗法

之義晦翁同以之為不安也

其軍三單 毛傳三單相襲也王肅申之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有備也孔疏

此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以備禦之然此詩二章已言至闕不應三章方說在道既已

至闕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奚禦哉則疏家已覺傳義未安矣至鄭箋謂大國三軍之制以其餘為美

卒今公劉遷豳民始徙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訓無美卒此據周禮立義宋元以來多從之近李氏翻平

謂詳觀經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衆也蓋公劉以郃民遷亦有他國之民聞風景附者故復度隰原度

夕陽以處之傳達經意釋為相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外既度隰原以為田復度夕陽以為宅故云

相襲耳三單二字非復可以數目言也案此說主毛傳而以處新來之衆釋之固可免不應方說在道之疑

然經明云三單乃謂非數自已涉遷就且他國景附義屬想當然亦殊難以徵信是不若鄭箋云云為尚有

依附也 取厲取鍛 毛傳鍛石也鄭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會取鍛厲斧斤之石正義云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然

鍛者治鐵之名箋以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者質樞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

樞質也釋文鍛本作礪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皆字子石段即礪之古文也納義云左傳及毛詩俱

古文此經應作段故毛訓為石鄭箋詩時經與傳字皆作鍛鍛不可以訓石鄭故以鍛質釋之良由字異而

訓緣以殊孔疏云云猶欠分曉也又說文有礪字云礪石也从石段聲引左傳公孫礪礪徐音乎加切此傳

寫之訛耳玉篇廣韻礪礪並載玉篇以礪為厲石廣韻以礪為厲石蓋二字之混淆由乎已久然宋本釋文

引說文云礪石字絳音大喚反以目忱之音觀之則晉時說文猶未誤字字林固本說文者也况礪从段聲

如果說文為礪則公孫段必作段而後可而自來言公孫段未有作段者則說文是段而非段尤可灼然其

無疑矣案比辨甚明惟毛傳以鍛為鍛石說文則以鍛為厲石厲石之訓與取厲句複亦係許氏之誤否則

傳寫者所竄改也當以毛義為正 芮翰之即 毛傳芮水涯也翰究也鄭箋芮之言內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翰正義引釋言云翰究窮也俱訓

為窮故轉翰為究此翰是水涯之名言其水曲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翰之意案傳箋及疏芮翰乃水內

外之名非即水名也惟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詩作芮厥謂雍州水也周禮職

方其川涇汭鄭注亦引詩芮翰證之故集傳以芮爲水名然鄭詩禮訓異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其說甚明朱子乃取其禮注詩未詳何意翰韓詩亦作厥周禮注又作況况泥泥俱从九故傳訓爲究水經過水篇有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竺云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卽此詩翰之義也又爾雅邱云隕隕也厓內爲隕外爲隕而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俱作外爲翰字林翰字又作坵云隕厓外也然則隕之與坵亦一字也

可以餅餠 毛傳餅餠也餠酒食也正義云蒸米謂之餠餠必餠而熟之故言餠餠非訓餅爲餠也故爾雅釋言餅餠稔也郭注今呼饘飯爲餠餠熟爲餠形殊稔熟也引孫炎曰蒸之曰餠均之曰餠爾雅餠餠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訓餅爲餠耳說文云餠飯氣蒸也殊非均之之義然則飯熟而餠之餠與餠皆爲蒸故傳訓餠爲餠非誤也朱子集傳乃謂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豈緣釋文訓餠字爲一蒸米故有是說歟但玉篇廣韻或云牛蒸或云一蒸並無再蒸之訓今合諸家之文觀之是一蒸之後勻之便熟不用再沃水也

伴 免爾游矣 毛傳伴免廣大有文章也鄭箋伴免自縱弛之意也釋文伴音吽免音喚徐音換正義謂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免爲文章毛當讀爲伴免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納義云說文伴廣大貌依此傳爲說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文無煥字新附乃有之蓋通用免字孔謂傳伴免二字分良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吽換漢高帝紀贊項氏吽換章昭注吽換跋屨也與縱弛義異是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弛爲譌孔中之具在正義縱弛二字若作放縱弛其理誠短然箋言縱弛復引論語基已南面證之則非放縱弛之謂弛與施通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最忌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其之乃是人君美德是以周書尊賢責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用而用人則得尊賢之益故鄭言縱弛復以基已明之也案箋縱弛二字本有語病故集傳以閑暇之意代之納義因釋文弛作施訓爲施舍謂之旁通則可謂鄭氏意本如是未之致信也

弗 祚爾康矣 弗毛傳訓小鄭箋弗福康安也正義嘔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弗福宜爲小福故以弗爲小福納義謂經有祿無福訓弗爲福乃是箋義傳無是也弗小對下嘏大而言傳義謂爾受命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義釋之

案釋言芾訓小廣韻八未韻芾字注引毛傳蔽芾小貌下有芾字注云同上是芾芾字通故傳訓小也稽古  
編謂芾毛音弗鄭音廢以集傳用鄭義而從毛音弗爲疏以廣韻證之毛訓小正是廢音鄭訓芾當爲福音  
晦翁音義皆據鄭不據毛也又曹氏粹中云草多謂之芾芾祿言得祿之蕃茂也此從芾歟豐草生義亦可  
以備一說

矢詩不多二句 矢詩不多二句傳箋異訓毛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所歌是以  
歌屬工師也鄭云矢陳也我陳此詩不復多也此以矢詩爲召公自陳則歌亦應屬召公自歌案首章以矢  
音望賢人此章賢人已盛陳詩必多惟在令太師曰誦于其側俾王知所勸戒耳若以爲召公作詩則召公  
卽是公卿公陳戒于王更有誰使之者故陳氏啓源李氏鵬平均以爲此二句是召公欲成王法古明王使  
人獻詩廣其聰聽以毛傳之旨甚明也且如毛說矢詩遂歌乃與來歌矢音首尾相應孔疏右鄭謂公劉洞  
酌卷四卽所矢之詩而此二語爲三篇總結義亦可通然或謂爲傳意如此則非也集傳以遂歌猶書所謂  
庶歌蓋亦主鄭說

沔可小康 毛傳沔危也鄭箋沔幾也正義傳以沔之下卽是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沔爲危也箋以沔之  
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灑沔也孫炎曰沔近也郭璞曰  
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沔得爲幾也如孔言是以箋爲易傳也納義謂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尼也  
又云幾近也危有近義字孫注訓沔爲近是沔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灑危也是灑卽幾字沔卽危爾  
雅重言以曉人故傳訓沔爲危易未濟小孤沔濟釋文引鄭云沔幾也沔至亦未繙井王注訓幾亦與此箋  
合鄭明毛義危之爲近故訓沔爲幾據此則傳之理箋字雖異而義則同也以危字之訓易疑于安危之危  
集傳因從鄭作幾字解

戎雖小子

戎雖小子之戎毛傳訓大鄭箋訓女正義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孫氏

雖以大雖小子於文不便謂毛訓爲非故朱子集傳嚴氏詩緝皆王箋義以汝雖小子而爲所其廣大不可  
不謹蓋同列相戒之辭也納義謂上言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汝皆指王躬言此傳訓戎爲大  
亦當指王躬引易乾鑿度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及老子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說說文  
天大地大玉亦大云云謂傳之意言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用亦以大大也此



主舊說召康公刺成王之解故以傳爲指王然所引諸書以證戎之爲大未免曲爲附會不若從箋作汝訓者于義爲直捷也

無爲夸毗

夸毗毛傳云以體柔人也鄭箋云女無夸毗以體順從之孔疏夸毗者便嬖其足前却以爲恭以體順從于人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郭注謂屈已卑身以柔順人也李巡云屈已卑身求得于子曰體柔史記索隱引舍人云卑身屈已也諸家之訓皆與毛傳義合獨集傳訓夸爲大訓毗爲附言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卽以諛言毗之稽古編云夸毗與籛籛戚施一類乃見成稱目非可分析取義况毗人臍也訓益訓厚訓輔並無作附解者夸毗玉篇廣韻皆作窳窳集傳又作窳窳與毗字本義不相蒙也據此則當從體柔之訓爲安惟說文以籛籛爲偷戚施爲詹諧取象于廢疾與器物則夸毗亦必有所取象惜今不得其旨矣

及爾出王 毛傳訓王爲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詩學者頗以爲疑說文長箋言狂廷誑往等字皆从王詳出王本作王石經凡作王者俱省呈爲王出呈字亦省作王斯言近是說文呈从出在土上出本象艸出而借訓往呈以出取義訓草木妄生則亦可借訓往傳義有徵矣又趙氏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尙作呈故呈王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呈字可知後儒不察妄爲往音以就之陋矣至出王之義惟集傳所引張子之說爲精蓋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物而無不在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蕩蕩上帝

以下蕩之什 蕩蕩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變言法度廢壞又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板毛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因下經言天降涇德涇漫也毛意殆以

涇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是此蕩蕩字與蕩蕩無名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歌陽水叔乃髮彼例以廣大釋之恐非詩旨細義云說文無蕩字水部灋字云水灋灋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篇蕩字注云或作灋是灋卽蕩字灋灋與涇漫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端皆由于君心之蔑古春秋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注蕩動散也正指君心言此說得之或據說文灋字有狂放之訓謂此蕩字當作灋不可從

曾 是括克 毛訓括爲自伐克爲好勝正義云括字本作倍倍卽括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于人而自矜伐克者勝也已實不能矜于受屈意在凌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孔之意蓋以括不可以言自伐故



用盪蠻方

盪毛傳訓遠鄭箋云當作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  
用治此九州之不服者蓋泛言之詞也納義謂傳意當指荆蠻淮夷等言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  
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諷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  
王少子執底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號如史記則厲王  
初年楚方猖獗故武公陳戒及之史稱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  
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淮夷侵維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蠻夷故經統稱蠻方  
傳訓盪爲遠欲王驅而遠之也此說按時立論于事亦切若後集傳以抑戒爲武公之自儆則荆楚淮夷均  
無可指目矣

彼童而角二句

童如童牛童殺之童虹字書作訂毛云潰也彼童而角鄭箋以譬皇后與政後儒主集傳者  
以爲戒以理所必無與投絛相反稽古編謂鄭說狃于緯書屬倡暖剏配姬之文其諺固不必辨即戒以理  
所必無亦非詩意蓋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王室故經文曰彼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羊  
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也詩人設喻之意應爾小子目王也言  
彼之所爲適足以惑亂小子而已案此申毛義實較諸家爲長當從之至虹之訓潰本爾雅釋言與虹霓之  
虹了無干涉曹氏解爲蠛蠓本望文爲說豈氏詩緝乃以之爲是誤亦甚矣

倉兄填兮

毛傳倉訓嬰兒訓滋填訓久鄭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也正義謂况本訓賜賜人之物則益滋多  
故况爲滋也如此說是孔所據經作况况與况通故以况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况校書者依釋

文而定爲兄耳况之得訓爲滋者納義謂古况兄與皇一字書無皇曰及皇自敬德石經皆作兄書正義云  
王廟本皇作况釋草云皇榮也是榮發滋長之意爾雅之皇即說文之皇說文云皇草木安生也讀若皇其  
字从出在土上出者象草過中枝葉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草木益多之義皇即况故兄得爲滋也案此謂  
兄與皇通舊解或如此說然喪滋久兮于義爲晦故集傳以悲愴易之謂與愴况同而填字又礙離訓釋因  
又疑爲癩字胡氏一桂曰填滿也倉兄填兮言悲愴滿積于中也此義較久癩二訓爲安可從也

靡國不混

混毛傳訓滅鄭箋軍旅久出征伐無國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案厲王用

兵他無可考惟竹書紀年載十二年奔龜其三年淮夷侵維王命虢公長父伐之是厲在位時征伐惟此一

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經義述聞云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故云靡國不亂耳康誥夫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失之以呂刑泯泯參傳訓爲亂推之述聞說爲可信矣或謂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入春秋以來惟餘百數十國其爲強大兼井及厲王翦滅者當必不少詩之所言足補史傳之闕惜不能得其主名焉耳此從虛處悟出理亦可通

民靡有黎 民靡有黎黎字毛傳訓齊鄭箋訓爲不齊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也自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謂黎民卽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梁周興嗣千文沿用其說遂有愛育黎首之言後儒說此詩亦以黑首當之經義述聞謂古人名民曰黔首猶漢名奴曰蒼頭使省去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謬誤何以異是且如其說亦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可省其文曰黎偏考三代兩漢之書無有謂民爲黎首者更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天保曰羣黎百姓若訓爲黑民於變羣黑百姓則不辭實甚蓋黎者衆也多也下文具禍以燼燼者餘也少也黎與燼相對成文猶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者衆也多也子者餘也少也亦黎與子相對爲文二者皆以多少言也案衆字之訓雖與諸家爲異而實本于雲漢篇鄭箋則亦非臆說矣

好是稼穡 好是稼穡釋文稼作家云王肅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喬王申毛義謂收穡也鄭云各喬也據此說是二家訓解不同字亦互異也經義雜記主鄭箋謂民有肅心四句鄭云王爲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家居喬于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至稼穡卒痒始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可知此句稼穡字本作家喬不從禾故釋文曰家穡惟寶同又曰穡本亦作喬也案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授之本先作稼字是孔作正義時經文已是稼穡故引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蓋以爲傳義爲然後儒故牽舍鄭而從王也

大風有隧 毛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隊者井湮木刊以陳隧爲陳道證此詩隧之爲道紬義謂說文無隧字遂卽隧也遂又道作術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間故道也故遂得訓道楚詞河伯篇衝風起兮水橫波王叔師云衝遂也屈原意欲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佑反遇颶風大波湧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隧爲道也經義述聞則以衝風爲隧風而隧風又卽遺風呂氏春秋本味

篇遺風之乘高誘注行迅謂之遺風文選雷奔電逐遺風李善注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有隧形容其迅疾也下文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此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兩說微異而於經旨皆有發明可以參證

征以中垢 征鄭箋訓行中垢毛傳云言闇冥也正義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也朱子集傳分訓中爲隱闇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至嚴氏詩緝謂中垢內汙也以闇冥則良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正直之爲善道則闇冥之不善可知二語意又互相備也此說最爲透闢經義述聞則訓中爲得訓垢爲詬詬恥辱也言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垢

案秦策云是秦之計中高誘注中得也今北人猶謂不得爲不中述聞說尤直捷也反予來赫 赫釋文云毛傳白反炙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拒人也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朱子集傳前說用赫怒義後引張子說則恐嚇義以二者俱可通也拜經日記據正義釋經言汝何爲反于我來嚇然而拒我也又釋傳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嚇張口噴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本集注毛傳云嚇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以退止我言傳意或然俗本誤也云謂如正義是俗本數文作反予來嚇傳作嚇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拒人謂之嚇此申傳所以釋經也王肅欲改鄭義見一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已反來嚇炙我之說申之崔靈鳳集注誤從通改之傳而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誤其謬不知訓嚇爲炙于理難通孔云傳意或然蓋未便遽斥定本爲非耳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司馬溫公集注引此詩俱作反予來赫毛傳多

古文日記以赫爲嚇之假借得其要也倬彼雲漢二句 倬彼雲漢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王氏引之述其家六人說謂對當爲劉劉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倬韓詩作劉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劉劉與對二形相似故劉訛爲對也此說得之雲漢天河也昭集傳訓光回訓轉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蓋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憂旱而以雲漢昭回發端者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在漢稗慎曰漢水祥也是

倬彼雲漢二句 倬彼雲漢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王氏引之述其家六人說謂對當爲劉劉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倬韓詩作劉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劉劉與對二形相似故劉訛爲對也此說得之雲漢天河也昭集傳訓光回訓轉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蓋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憂旱而以雲漢昭回發端者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在漢稗慎曰漢水祥也是

漢實水之祥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望雲漢而占之今倬然而昭同于天則無雨之徵詩所爲以之發端也

靡神不宗

毛傳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鄭孔以下皆同此解惟錢氏攷異據後漢書顧帝紀有

分禱祈請靡神不祭之文謂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榮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榮是宗與榮通也經義述聞非之曰鄭注祭法云宗當爲榮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官臨躬爲韻

若作榮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即以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梵獨而章帝詔曰惠此梵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遠啓處而桓帝詔曰匪遠啓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此駁至爲允當古人引書往往不盡依本文因所見偶有不同遂欲改經以從之將改之不勝其改矣

先祖于摧

先祖于摧摧字諸家說各不同毛傳訓摧爲至鄭箋謂摧當作嗟也言天將歲旱餓殺我民先

祖胡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無所歸也朱子集傳則訓摧爲滅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季氏本又申蘇氏摧落之義謂先祖之業

从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摧落矣安得不畏案爾雅釋詁摧亦訓至與毛傳同說文摧字云擠也手崔聲一曰搗也一曰折也集傳訓滅蘇氏訓落皆折字之義說文無嗟字惟廣韻有之云送歌也以詩序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之文例之咏歌與嗟歎同義唯得轉訓爲嗟然先祖呼嗟與先祖于至語意同一不

了講漢學者必以傳箋爲是而曲爲之詞自謂信古而不知其泥古也甚矣

如煠如焚 毛傳煠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煠煠如火之焚煠蓋大旱之時草木焦枯如見焚煠也紉義云說文煠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煠爲炎故訓煠也節南山憂心如煠傳云煠燔

也彼釋文云煠韓詩作炎字書作焮是炎煠焮古字通也彼傳訓煠爲燔燔焮也言憂心如火之燔焮也此

經下有如焚字焚旣是燒則煠不得訓燔故訓煠以別之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燎固

甚于焚也傳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煠爲燎疏矣案此辨頗悉惟燎是放火之名故書燎原下云猶可撲滅正月薦燎之方揚下亦以甯或滅之爲文此經又煠在焚上謂燎甚于焚尙欠斟酌又釋文載傳云燎也無之字今本之衍文也

靡人不周 毛傳周救也鄭箋云周當作囿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賜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

義釋箋謂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調紬義云論語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之于氓也固周之字皆作周惟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調周乃作調說文貝部不收調字以義該于周故不重出箋言調給之又言權其緩急則亦周救之義不解何以必別其字也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調也故訓調給亦如改摧爲喘訓唯爲囉耳案周字古文作彌省爲舟大東篇舟人之子鄭訓周人是舟與周通紬義說可信也朱子集傳自年穀不登以下全用毛說而此句則以爲諸臣無不周救百姓者以下文無不能止漚之似集傳較箋義尤長也

云如何里

里字毛公無傳陸氏釋文云里本作厘爾雅釋詁作惺云憂也鄭箋本此爲說嚴華谷詩緝譏其

無惺之惺同聊賴之意也稽古編以所引爲未當謂有聊賴則不憂憂則無聊賴惺是聊賴之意與里之訓憂者相反安得同案集傳謂里與惺同則云如何里猶云如何聊賴如何聊賴如何聊賴正得憂字微旨稽古編不合全文思之但據惺之一字而詆集傳爲未當其失當殆有甚焉者矣

昭假無羸

羸也昭假二字王肅申毛以爲昭其至誠于天下朱子集傳以爲精誠昭假于天稽古編優王

說謂詩言昭假者五惟蒸民泮水二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餘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此詩上章靡人不周言羸臣恤民之事此昭假無羸是又欲其始終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于下無或稍有留羸以民命瀕危常賑救之無棄其成功也如此說于前後文義乃得貫通案集傳云羸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上下文義亦未嘗不通貫正不必抑後而伸前也

雲漢總論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衍之者謂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戕而懼側身修行欲銷

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子以此序爲有理集傳故主用其說朱氏善謂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事神之誠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恒則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銷豐稷之效著內治旣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一念之烈而基之也或疑三年餘一年之

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周憂是棄本而修其末也此論近正而未得其實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爲者耳然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

之誠反覆淫溢于言辭之表則宣王之賢亦可見矣

嶽高維嶽 毛傳嶽高貌山大而高曰嶽嶽四岳也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

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李巡曰山高者名茲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又以立名正義知此言

崧高非中嶽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佑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謂嶽爲四岳也紬義云傳因伯夷爲四

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史記封禪書引虞書四巡末云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

言至者以天子所都也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引書四巡至于北岳如西禮之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應劭

風俗通謂書與史公所言畧同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言不巡亦據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

中嶽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岳之祀矣肅十一年左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許爲太岳之後

不稱四岳而稱太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掌五岳而此詩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岳不得謂姜氏不主嵩

高矣然則傳言四岳特以姜氏官爲四岳未嘗言崧高非中嶽也案應仲遠序五岳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

引詩嵩高維嶽嶽極于天謂廟在潁川陽城縣是崧高即嵩高也正義云云未免錯會傳意

生甫及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云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正義述經謂爲此至天之大嶽降

其神靈和氣以禍佑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中國之伯紬義謂鄭下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

智入爲周楨幹之臣以申甫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呂齊許之初准有一呂呂即甫也是有甫而後

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既申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翰申爲周邦之楨幹也傳言生申甫之

大功不分二人妙得經意此與殷商荆楚同知殷商荆楚爲一卽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

申同于此也案此辨似是而義尙未盡詩爲申伯而作經旨所重固惟一申然既云生甫及申又云維申及

甫及之爲言猶與也毛故以四伯之後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明之是申甫之爲二國當如箋義其言

申而兼及甫者以其同出四岳因運類書之耳與殷商荆楚例自縣殊紬義詆疏爲失傳意恐傳意亦未必

不分二人也

于邑于謝二句 毛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云經言南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式法之故云

謝是周之南國曹粹中謂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或因正義又

有申國在洛邑之南之文疑謝與申爲一地紬義據水經泚水爲泚水出謝城北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泚水



下流逕湖陽城南即故蓼國入大湖云謂礪城故址在今南陽府唐縣南中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距唐縣一百二十里不得爲一地又謂謝之先爲徐據楚詞七諫王注徐偃王國名周宣王舅申伯所封也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如王說則偃王國于謝後他徙故宣王以其地封申伯歟案謝先爲徐此特依王注爲說他無左驗至以申與謝非一地則彙纂及春秋地理考皆言今南陽城北有故申城謝在南陽府鄧州境不但漢志爲可參證也

王命傳御二句

王命傳御毛以御爲治事之臣鄭箋以爲冢宰雖未必然然既曰王命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冢宰之長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傳手詔以爲古制如此稽古編謂周制恐未必同漢申伯當是有主之君入相王室如魏武公魏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國君安得與

王室連姻其城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申伯在王朝其室家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于謝耳申伯眷戀闕廷未遽返國而家室在塗宜有將導統帥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賓至如歸亦須王臣衛命而往以鎮服之此豈冢宰可勝其任哉後申伯適行則室家已獲安居故經從闕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案此說雖想當然而于地理人情皆委曲詳盡與集傳爲異不足疑也

錫爾介圭二句

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意蓋以鄭爲是也納義謂釋器云圭大尺有二寸謂之介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說文考之則

不然說文云瑳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瑒圭尺二寸有瑗以祠宗廟者也瑒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瑒四寸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注獨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稱顧命賓稱奉圭兼幣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韓侯入覲詩亦云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寶訓爲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爲圭之大者猶洛第二義案此辨至精周制最辨等威長尺二寸爲天子守圭斷無以錫諸侯之理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端正用此傳可見介圭洵圭之通稱矣

往近王舅

往近王舅之近毛傳云近已也鄭箋近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朱子集傳從之毛居正六書正

誤云近說文作訶从丌从疋丌音基疋音綽今作近字說爲近不敢改也案說文近者古之適人以木鐸記

詩言从走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近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作近此傳寫之訛也或疑近字訓辭當鎮倒其文云王舅今辭以往於下文始貫不知辭者語辭非辭謝之辭鄭之所謂辭即毛之所謂已已與記同聲故曰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今王風彼記之子經文作其其亦音記鄭風大叔于田寫忌字箋亦云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記已忌近五字通皆辭之助也往近王舅猶往矣王舅往哉王舅云爾綠近訛為近而曰已已辭其義遂不可通也

王饒于郿

毛傳郿地名鄭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正義申之曰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

遣之故饒之于郿也紬義云箋以岐周為大名實即郿耳周自太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南皇矣篇所謂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彼箋云文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云云不明言其地其即郿乎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在渭水南古涓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亦以在岐山之南故統號岐周宣王時省方在郿非自岐遣之而饒之于郿也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郿字可云在岐然下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康公食采于召後漢郡國志郿縣有召亭則江漢之于周亦謂郿矣案二雅之文未有言宣王至岐者惟韃昌黎鳳翔石鼓歌云宣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陽騁雄俊說者援為宣王曾獵岐陽之證要非確據也紬義謂岐周即郿似較孔疏為長

生仲山甫

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引左傳晉文公納襄王王賜之樊邑杜注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

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謂如杜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紬義云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稀樊莊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子杜元凱傳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注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樊仲山甫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陽有夏商之詞典雅仲山甫之官守焉此一說也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注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泄水篇注引司馬彪曰仲山甫生于樊因氏國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毛詩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漢樊城縣在兖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案此斷非是下經明言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蓋奉命城齊恐其久勞于外故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非封于齊也毛于城納東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是毛之意亦以城齊為為齊築城非自為築也晉語言

陽有樊仲之官守左氏去古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南陽亦有樊稱者顧氏春秋大事表謂東遷後仲山甫子孫徙于河南理或然也

城彼東方 東方毛傳云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正義引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疑史遷之言為未必實考齊世家本缺一代若于哀公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即臨淄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淄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又北經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博昌縣有蒲姑城地理志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薄姑即蒲姑也博昌為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而沂州莒城外亦有薄姑水經注靈門縣高梁山涇水所出其水經姑幕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是薄姑有二也案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以此推之奄本居曲阜蒲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伐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誘祿父叛周公酌罪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即位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耳然則毛傳所云薄姑亦當謂博昌縣薄姑非姑幕之薄姑也而城東方之非樊侯自城于此益可以灼然其無疑矣

淑旂綬章 淑旂綬章毛傳綬大綬也正義謂綬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與旂莫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綬章王尚書經義述聞辨之曰爾雅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交龍為旂全羽為旗析羽為旌載羽旄于竿首者 非旂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旂與綬亦異不得合以為一郊特性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詠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孤纁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綬為章者竊疑綬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綬綬兮其有文章也楊注綬或為纁之聲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綬然有文故曰綬章綬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案綬章之義先儒皆從孔氏然綬與章連屬成文准見于此王氏以文貌釋之實較舊說為安可從也

經筍及蒲 毛傳筍竹也蒲蒲藹也鄭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謂筍竹蒲藹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

詩 蕩什

畧耳陸璣疏箬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箬八九月生袖義謂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箬春賤而冬貴吳郡賦  
 苞箬軸節劉淵林注云苞箬冬箬也其味美于春夏時箬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管箬也又箬字云  
 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箬冬月所生專謂之竹毛訓箬為竹其義古矣蒲說文云水草也蒲蒲子也  
 蒹蒲蒹之類也蒹與蒲別箋言深蒲即蒹之省文正義以箬為竹萌以蒲蒹為深蒲兩失毛鄭之意案以深  
 為蒹字之省此辨甚是全謂傳竹之名惟冬箬專之則未必然此詩箬蒲連文蒲或以為即本草香蒲宋圖  
 經云春初生嫩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蒹大如箬行者生唱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箬大美周禮蒲蒹是也  
 據此則有蒲之時正有箬之時傳云竹者恐人疑于他物之箬故以竹別之非必指冬箬為竹也

溥彼韓城二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先儒之說各殊鄭康成以韓屬雍州而訓燕為安訓師為衆云大矣彼  
 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王子雍以韓侯城在涿方城縣而訓燕為燕國王符潛夫論亦謂

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朱子傳于梁山則士鄭氏在馮翊夏陽之說于燕師則主王氏燕國之說學者頗

多疑之蓋以韓果為西安韓城去燕甚遠不應獨用其師而躬是東夷亦不得以為韓錫且王氏說已見引

于鄆道元水經注似韓城燕師俱當從之為是不知春秋城邢城楚邱皆用諸侯之師書周公營洛邑為東

都四方民大和會例有明徵即以詩證詩燕之城韓與山甫城齊召伯城讞亦正相等此事之無足疑者至

躬為東夷見鄭周禮注彼殆據漢世而言其實躬即躬說文云北方身種也此詩以追躬與北國連文則躬

為北垂荒裔當如許義韓侯既受命為伯北方殆服應在撫綏之內以躬錫之理亦宜然則德傳之兼探

鄭王初非騎牆之見可知惟召公為司空不見經典朱子謂韓初封時召公以司空奉王命以其衆為韓鑿

城說誠可疑顧此亦本于崧高疏所載王氏之論則亦非意度也

江漢浮浮二句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

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後儒皆從此訓經義述聞以為經文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

浮傳當以滔滔廣大貌屬上句滔滔然後儒皆從此訓經義述聞以為經文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

命將士循流而下滔滔然義方協引小雅四月霽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與此傳廣大貌同以證經

文本作江漢滔滔又引齊風載驅篤行人德傳曰德德衆貌鄭風清人篇駟介顯傳曰顯顯武貌與此

傳訓衆彊貌同以證經文本作武夫浮浮謂寫經者浮浮滔滔湯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

傳訓衆彊貌同以證經文本作武夫浮浮謂寫經者浮浮滔滔湯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

于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尙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于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非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山澤篇引此詩作江漢陶陶與滔古字通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滔何以應劭引作陶陶此亦其明證也案此說確不可易以下草江漢湯湯武夫洗洗例之傳訓湯湯爲大貌洗洗亦武貌則此二句爲後人所創無疑然孔氏正義陸氏釋文俱未言有異同是經及傳箋之訛自唐初已如是矣

來句來宣 句宣傳義闕鄭箋云句當作營宣偏也孔氏正義謂宣訓爲偏句不宜亦訓爲偏句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句曹勣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勣勞于偏理毛詩納義謂句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句之得爲營者爾雅釋言云洵均也柔柔其下俟句傳亦言句均也是句即洵字邨風擊鼓篇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復說文復營求也从曼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復求得之傳嚴嚴穴也徐儲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殷本紀復求俱作營求是古者句洵復營四字音義互通故句得爲營也此辨近是正義說誠誤矣

和鬱一亩 和鬱一亩毛謂和鬱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鬱鄭謂和鬱爲鬱鬱未和鬱爲和鬱孔疏以鄭說爲是然鄭之爲此說者因周禮鬱人鬱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鬱明是鬱人所掌尙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和鬱鬱鬱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和鬱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也鬱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說文鬱字注云以和醴鬱草芬芳故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鬱字無涉稽古編云鬱之名本因鬱草而和鬱之酒實爲和鬱而設則當其未和時亦概以鬱名之鄭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矣又孔氏申傳既引禮緯和鬱之草及中候鬱草生郊以證鬱金草亦可名鬱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鬱者何其自相矛盾也案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志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即此也或以藥中鬱金根當之然鬱金根出蜀中不聞有香則非鬱草也明矣

南仲太祖二句 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爲太師此以南仲皇父俱宣王時人而太祖周之太廟也鄭箋以南仲爲文王時武臣謂宣王之用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此以太祖

爲皇父之太祖也正義引孫毓說謂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爾廟未有子后稷之大廟者孔之意蓋以鄭說爲當矣但謂命將本祖而援陳勝舉兵稱燕項事例之則非確論稽古編云勝燕假其名耳非以其爲祖而追奉之也詩于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康公命皇父則先述南仲皆榮其祖德以勉勵其後人立言之體類如是也此說得之然白虎通引王制祭統及此詩明古封諸侯遣將軍俱于祖廟是後漢諸儒說同毛氏其義當有所授分別觀之可也

三事就緒

三事毛傳云三有事之臣也鄭箋以三事爲三農之事就緒謂皆就其業也孔氏穎達申之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隴及平地也曹氏粹中張氏榜諸家皆主此說謂師之所在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三事乃得以就緒見其不傷財而毒民持義可謂精矣但于事字似尙欠貼切

纂詩義折中以三事爲三卿之事謂天子自將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壘牧警御事司馬司徒司空是也不留不處戒辭也前軍先登貴于神速行不可遲留止不可久處早至其地以經營之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堂莫不就緒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如此說三事事字乃有的證矣

匪紹匪遊

毛傳匪紹匪遊謂不敢繼以掌遊也鄭箋紹緩也王舒安行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與傳說不同正義謂匪紹匪遊各言匪每著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經義述聞云孔從鄭不從毛其說良是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紛傳云舒邈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綽亦舒之姿也彼言舒天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綽同義故訓爲緩也江漢詩言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二詩觀之義自見矣案以紹遊二字承舒字言則此訓爲當若朱子集傳紹訓糾緊遊訓遊敖是言不疾不徐之意于文義亦自貫通當分別觀之

舍爾介狄二句

毛公訓逸爲遠訓忌爲怨介字無傳鄭箋介甲也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謂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正義釋傳曰毛謂狄爲逸故爲遠則介當訓大不得與箋同箋意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至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義謂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相怨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予奪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從本訓說文介盡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卽疆界之界宣于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今自舍爾疆介之遐逝而惟與羣臣相怨毛意當

界之界宣于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今自舍爾疆介之遐逝而惟與羣臣相怨毛意當

然案此就遠字生義然捨爾疆介之遐逖解釋紆迴不及作戎狄之大患者義爲疎切集傳故從箋說也但

又引或說以介狹爲女戎似不免節外生枝耳

草不潰茂 潰毛傳訓遂鄭箋謂當作彙彙茂貌二說不同紉義云說文價字云爛也一曰長貌長義與遂近

而價潰聲同傳讀潰爲價故曰遂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同故暗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鄭讀潰如

渭故曰當作彙爾雅釋木云謂觀采游釋文云舍人引上句觀梧來合此句以謂字非彙是彙與謂通又說

文彙字云蟲似豪豬者从畧胃省聲或从虫作蝟彙今隸書作彙此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以矣正義隨

傳箋訓釋無所發明故詳之案嚴氏詩緝云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潰潰回通無不

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極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

皆一理也觀此則箋說雖與傳異而其義未嘗不相通也潰之可破爲彙紉義說得之

有如召公 召公召康公也與周公分陝二南之化基焉是佐周開太平者周公召公也故先儒謂風之終以

周公雅之終以召公見必有周召之臣而後二南之盛可以復觀此風人之微意也陳氏稽古經則謂二公

雖皆周之元臣而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翊戴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黍苗篇思穆公此篇思康公分

見二雅誠以康輔創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皆爲王室依賴相望于二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更甚于思

周矣此猶側重召公子詩旨別有微會惟鄭此句箋云言有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與諸家說異考周南

詩序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康成以非獨召公釋之不知何

時脫去二字孔氏此篇正義及陸德明釋文均未之言及殊可怪也

詩經集解卷六終

著易堂書局精鑄鉛板



詩經集解卷七

壺川馮世禱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三頌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以此言之周頌三十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頌體故以其類附焉孔疏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魯謂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于詩之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其先後之序則陳氏傳良謂別以專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終于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此說得之故諸家均從陳訓

周頌

清廟總論 以下清廟之什

小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誥洛誥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正義

申之謂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子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祀文王焉

紉義云洛邑之作本為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

為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六年七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

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絜祭成者為封周公之後既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

耳然其上文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則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主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

者亦惟成王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主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

中主祭者率之何復令二伯率也案此厥最有關係鄭孔所言皆泥于周公踐阼舊說故以朝諸侯屬之周

公曹粹中李禱諸家皆力辨之得紉義說而大旨益瞭然矣

維天之命二句 維天之命二句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

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二說不同正義述毛云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李氏輔平其

強變合傳殊失毛意謂孟仲子學于子思者也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即曰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

天無極而為周禮之所自出可知矣優優大哉二節與此詩假以溢我三句同假嘉溢慎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愼子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為大典以順文王之意嘉與收一也君子尊德性一節與此詩曾孫篤之同言成王能厚行之敦厚與篤亦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子即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言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未可以箋意述毛也案以此詩為與中庸相表裏亦屬揣摹之詞其謂傳不同箋則得之又謂禮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蓋古似已字通斯于詩似續妣祖箋讀如已午之已是其證也

假以溢我二句 假毛傳訓嘉溢慎收聚也左氏春秋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譏以溢我廣韻又引作譏以禮我案古字假與嘉通如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注假作遐而遐又與何同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傳皆訓何故左傳引作何而譏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作譏溢與譏形相類而譏亦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尚書作譏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又引作譏也是諸書字異而義仍不大異也但如毛傳作嘉以慎我解中須增字文義乃明故集傳從左氏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有則我當受之蔡氏秉敬則訓假為假如之假假以溢我言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假字溢字皆如字讀而于義亦通可與集傳並存

維清總論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疏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劉氏徹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詞曰文王也廖氏剛亦謂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泛指為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為辭簡嚴取于形容功德或無事鋪叙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嘗及管洛邑而朝侯以祭也 欲定詩經傳說彙纂云先儒以象為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

鑿禮二字 毛傳鑿訓始禮訓祀鄭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案枝伐之說出子緯書中候我應云枝伐勢弱注謂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也我應又有伐崇告謝句注謝百姓且告天主為崇也後儒以緯書之言多不經或據生民篇以歸鑿祀傳云始歸郊祀也謂周之祭天自

后稷已然此經之禮如爲文王祭天不得言肇尙書禮于六宗固爲天神而禮于文王武王亦得稱禮說文禮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禮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禮乃祭祀通稱此以祭天之說爲非也然古者天子將出有類造宜三祭類者祭上帝也文王雖未爲天子而是類是禡皇矣篇已明言之則以肇禮爲文王始祭天似非無稽但不當援枝伏云云以爲證耳

烈文辟公二句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歐陽以爲文武錫我

君臣三說不同穩古編謂其于義皆通若集傳謂侯助祭使我獲福是以爲諸侯錫我矣夫祭而受福不歸功于祖考而以爲臣下之力宜楊用修以唐李藩鎮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駁之也至詩緝謂辟公夾輔以克興周祚是錫我以福尤爲臆說嗣王莅政之初諭告諸侯自當稱揚天命原本祖德以爲立言之端乃徒歸美羣下感其翊戴之私津津道之不置不亦陋歟此辨甚允而義亦不失之偏較納義之引皇矣篇是致是附傳云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以爲文王錫福之證其廣狹蓋有間矣

無競維人五句

毛傳競強也訓道也人字無訓集傳莫強于人莫顯于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

道也此以人爲盡人之道也王安石范處義諸家則從鄭箋以人字專指賢人說謂能用人則強四方無不從其令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前王不忘謂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案以人爲賢人于義亦通但經意重在潛修用人猶在後不顯句以中庸證之亦是慎獨工夫 御纂詩義折中云既祭前王卽法前王可也昔前王之莫強于天下者以其人也爲人有道能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于顯隱微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此前王之所以無數于人者常念之而不忘則道立德凝而無疆之福祉可保矣觀此則當從集傳爲長矣

天作高山總論

小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穎達以下如賈公彥蘇轍李樛救敬諸家皆主序說而以爲

四時之祭朱子集傳以詩遺王季故定爲祭太王之詩夫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兩皆有所未安季氏本故用申培詩說以爲周祭岐山而配以太王文王之詩 御纂

詩義折中采季氏義周之王業起于西岐修平啓闢疆里宣敵所謂太王荒之也徽羣懿恭惠鮮懷保所謂

文王康之也棧坂道通夷隊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案作祀岐山言詩中字皆踏着實地義勝諸家遠矣

彼咀矣岐二句 彼咀矣二句毛鄭以來均于矣字絕句而以岐字屬下朱子集傳據韓詩改祖爲咀又于岐字絕句持之甚堅然祖之爲咀是從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于訓說而于韓詩無涉也韓侂矣字作者不同于毛耳其訓祖爲往行爲道岐字屬下句讀均與毛同後漢南蠻傳引此詩注引薛君章句云祖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有險阻而人不能也朱子徒執其岐道險阻一語改祖爲咀似忘祖之爲往薛君自有正訓其云險阻者反明夷行之義非釋祖義也且括之誤引朱子明知而必欲從之宜後儒蹈其瑕者之紛紛也

昊天有成命總論 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正義春官大司樂職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于丘不在于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紬義據大宗伯似禮祀昊天上帝注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謂如禮注北極即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至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邢或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丘其義一也案鄭箋以昊天爲天之大號故正義分郊與丘而二之不知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即昊天上帝也紬義說辨此甚明至集傳據歐陽以此爲祀成王之詩則皆入論之悉當分別觀之

成王不敢康 成王不敢康毛公無傳鄭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章注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漢唐諸儒皆同此說自歐陽水叔始以成王爲即成王誦而朱子集傳王之後儒豎義以申舊說者紛紛而起案周語叔向告單子之者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則已明指成王身矣馬融言俗儒以云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諡衛實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王此三者雖爲融所不取然伏生書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矣成王尚幼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是皆生稱成王之證此不足以難歐朱惟謂孔子刪詩雜頌得所旣以頌爲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詩且康昭詩次于我將時適及思文大武之前所爲得所者

安在此說爲未易破除耳黃東發云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斯通論也

維羊維牛

維羊維牛毛公無傳鄭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腩有天氣之力助亦不明其所用

正義據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禮積共羊牲注

云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乃有羊此以牛羊爲異用也納義云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注明謂

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箋不言是鄭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之位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

太一祭天太守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案此論亦詳核然羊人職積柴祭天是用羊實柴

此詩維羊在維牛之上似是先燔柴而後獻之義彭山季氏謂以將者奉羊以其柴饗者獻牛以供祀于文

氣較順然則疏說殆亦未可厚非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

儀毛傳訓善刑訓法典訓當而式字無傳朱子則儀式型皆訓爲法言我儀式刑文王之

典以靖天下朱氏公遷輩皆主之謂儀式刑者取法于文王不一而足也嚴氏詩緝亦以爲累言之者謂法

之不已也劉氏克寬則以典爲祀天之典謂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型文王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

天下安靖案劉氏說雖小異而儀式刑三字不別訓則同詩人屬辭似不應如此贅複惟御纂詩義

折中謂威儀式謂制度刑與型通乃以法訓之言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蓋人君

德之大曰法祖者以實不以文必儀型之必靖四方必日靖之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儀禮所載

是也式者朝廷之制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型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型文王則立法者詳如此說字字各有

深義先儒殆未之思耳

時邁總論 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詩經疑問謂武王既定天下有巡行方嶽事故周公追述以作歌焉

朱子集傳亦以此爲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以小序所言與詩中辭義爲協也惟何氏楷謂爲大武之五

成巡守嶽後分周公左右之事蓋以殷纘有喬嶽及河語此詩亦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意爲次般之

後而申言之而式序在位云云又于分陝之事有合故以此詩爲即大武之五成也以左氏傳引此章謂保

敷爲武王七德之一之說推之何訓雖與序解不同而于情事猶近若後漢書注引韓詩謂爲美成王徐氏

大申之云巡守祭告國家典禮武王舉之而成王繼之戡戈瘡矢武王者定之功成王追述以昭前烈故左

傳國語皆謂武王而韓定以爲成王也如此翰旋固亦可以相通然以云韓詩意本如是則未必然也

肆于時夏

毛傳夏大也鄭箋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仍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鐘師注辨肆夏非時邁而亦以夏爲樂歌之大納義云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即指載戢載靈及求德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注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亂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

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之毛傳毛蓋言戢于靈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耳正義述經同毛于鄭矢之矣案毛公之意以杜注推之當如納義所云然時邁之爲肆

夏自呂叔王爲此解而朱子集傳采之蓋因詩有肆于時夏之文故諸儒多本之立訓然鄭氏樂歌稱夏之說似不得揆鐘師注而謂箋意不以之爲肆夏也

執競總論

毛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成康謂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孔以下多從之朱子初注云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于呂東萊讀詩記中則亦毛其之說也後定集傳始從歐陽永叔而闢毛傳以詩中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夫毛鄭之說雖不如歐

陽之簡直然自叔王指此詩爲樊遏章昭以過爲韶夏朱子不辨其非且并采其義考之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還響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故李氏樛郝氏

敬諸家仍從舊解

以成康爲頌武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甯王云爾亦無以證其說之必不然也

鐘鼓嘒嘒二句 毛傳嘒嘒和也將集也正義云嘒嘒將俱是聲故言和與德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納義謂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之爲解傳不必然經聲聲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

就也謂入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作嘒嘒聲聲訓爲行貌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嘒嘒是小兒泣聲此嘒字當作鐘廣韻鐘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雅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

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嘒嘒俱是聲歟案嘒嘒將將後儒多主孔氏之訓納義據說文將將作甞甞以證毛傳集字爲指樂工入立實信而有徵惟謂嘒嘒當改爲鏘鏘則可不必蓋古字多通嘒殆

鐘之假借故釋文不云有異也 貽我來牟 毛傳牟麥也來字無訓鄭箋引僞秦誓赤鳥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爲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

貽民非天以貽武論固正矣然說文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一麥二雀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蠶麩云蠶麩也始自天降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且此詩與臣工二篇皆特言來麩不考及稼穀與他詩泛稱嘉種者語意自殊則赤鳥銜穀之祥必當日相傳有是說非靈僞泰誓臆造也又以文法衡之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若謂后稷以來牟貽下民則仍是粒我蒸民之意詞旨不冗複邪惟來牟先儒以為大麥是一穀之名廣雅始謂來為小麥牟為大麥而朱傳嚴緝皆從之據說文麥自有名來者从禾來聲廣雅之言殆為此文所誤耳

嗟嗟保介 以下臣工之什 保介鄭箋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之文以為車右謂衣甲持兵故曰保介高誘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朱子初亦用序說後改為戒農官之詩因以保介為農官之副輔氏廣申之曰保介助王耕耨者介有副意故曰農官之副也後儒以為戒農官何與于祭祀而登之于頌詩中言農事者以諸侯守土民事為先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耳據此則舊說誠未可輕易也或疑諸侯朝天子惟應上相入廟此何以及車右不知古車右多以士大夫為之如春秋傳步毅御晉厲公變鉞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滂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召入何嫌惟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直勅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但戒其臣轉置諸侯于度外為可疑耳然遺諸侯而以保介為詞與出車命將而詞及僕夫仍屬一例當是作詩之體宜然也

序及錢鑄 序具也錢鑄皆田器名孔疏云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呂氏春秋高誘注鑄云田器也六寸所之器也鑄說文亦云田器釋名鑄鋤類也迨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鑄呂氏春秋高誘注鑄云田器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鑄鑄當是一器稽古編管子書農有一耜一鈇一鏃一耨一耜一鑄然後成農而鋤耨三器皆見臣工詩今備考之爾雅謂之隰郭云古鉞鋪字胸說文從斗作鋤引爾雅亦作鋤說文云鋤也楚洽切徐曰鉞鋤同一字方言又有耨鑄鑄番兩耨耨諸名然皆與錢為一器爾雅推鋤謂之定李巡云鉞別名郭璞云鉞屬詩疏引釋名云鉞鉞頭也廣雅云定謂之標考工記段氏為鑄器則鋤也定也耨也鋤也亦一器也案農器名稱繁多易滋牽混此說考數詳細足與注疏相補備

奄觀銚戈 銚毛傳云穫也正義謂釋名云銚種禾鐵也說文銚種禾短鎌也然則銚器可以種禾故云銚穫

也案鑑爲田器而訓爲種艾亦種也於義爲贅惟釋文引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鑑說足與釋名說文互相發明而錢氏天錫云錢以起土用于耕以去草用于耘鑑以種禾用于被義尤分曉尚貢二百里綱鑑孔傳鑑刈謂禾穗與此異者彼鑑與總稻粟米並稱故不爲鑑鑑此詩鑑艾字在奄觀之下言序乃錢氏人工既盡則秋成有望奄觀云者猶拭目俟之意也故當訓爲種器也然長相篇種之挫挫傳云挫挫種聲也釋訓挫挫種也說文挫種禾聲也挫與鑑俱珍栗切毛蓋讀鑑爲挫音同故義亦同歟

噫嘻成王毛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歎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救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救之紬義云釋文噫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救今汲古閣本作和依釋文而改也說文無噫字有噫字云救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救故正義從之但以經義論則作和爲當蓋臣工是遺諸侯故嗟嗟爲救此篇所穀于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即率時農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救釋文音噫爲僖易婦子嘻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是傳之意言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也案此辨至有分曉可證疏說之偏至或以成王爲成王誦則昔人論之已有定案不必回護以自生軀軀也

駿發爾私集傳駿大也發耕也私私田也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謂之私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稽古編辨之曰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以私名之哉毛傳云上欲富民而謂其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爲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是私民意之先公也此言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謂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其義優矣朱子以溝洫論此詩說本鄭箋鄭因三十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黃是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設一主田吏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地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王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而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因溝洫爲說祖鄭而未究厥旨也案此辨頗細然終三十里

毛云各榜其望也王肅謂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于三十各極望則徧天下萬爲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此解尤爲平正沾沾以鄉遂都鄙分之尙屬拘泥張鷟總論 振鷟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以下皆從之其以驚起興者曹氏粹中謂鷟之爲物羽毛潔



白而容止舒閑其聲則修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二句集傳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斃之者是以彼國人安其豈弟而來朝時人皆愛敬之也庶幾者望之之辭也夫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後者孔氏謂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非聖德足以服人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故特頌之此外諸家之說雖小不同然皆主小序義惟何氏楷以爲微子來助祭先習射于澤宮而周人美之之作

御纂詩義折中謂是微子助祭賓獻尸後主人獻賓所歌以無惡無斃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水終饗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也以殷人尙白之義推之似以振驚爲興微子車旌服色于情事爲尤切也

子彼西雝 毛傳西雝也鄭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謂以驚是水鳥明所在爲澤故

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明在西有此澤無取乎西之義也或謂自王安石以西雝爲辟雍

而朱子取之于是學與非學聚訟紛紛案說文云豈四方有水自豈成池者从川从邑廣韻云雍與豈畧同

又雍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西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是豈者雍水成澤之名故傳訓爲澤也然靈臺詩於

樂辟雍傳云水旋邱如璧以箭觀者水旋邱即四方有水之義韓詩薛君章句曰驚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

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然則以西雝爲辟雍其說不始于王氏矣

豐年總論 序豐年秋冬報也不言所報何指鄭箋報謂嘗也烝也正義云不君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

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此據詩有祖妣之文言也以後

諸儒如王氏則以爲祭上帝蘇氏則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子集傳以爲田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氏粹

中則謂大豐明堂天地百神無所不報曹氏居貞又據以洽百禮句謂非特祭祀凡養老享賓客皆在其中

異說紛紛訖無定稽稽古編辨之謂宗廟之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即大豐

明堂爾歲止一祭不容分用秋冬兩時况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

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長耜亦不應以此爲樂章是王曹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

爲方蜡或近之案此主蘇氏以與毛傳秋冬字爲協耳考祀典秋冬大報靡神不舉是諸家說義正有可互

參准曹居貞兼養老享賓言則與報字之旨無涉不可從也

有啓總論 有啓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

諸樂器一時奏之又據經鞀磬祝壎簫官之屬謂皆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絀義非之曰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祝壎鞀磬見虞書商頌夏筳虞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則是周樂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三十一篇謂皆詩人見周公成土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荆爲合諸樂器顯與箋戾不可從也此駁甚允與稽古編大概相同惟陳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合乎祖謂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似于情事爲較協也

應田縣鼓

毛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鄭箋田當作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謂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又釋箋云古有名鞀引道鼓故知田當爲鞀又鞀以東爲聲

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絀義靈臺鼓維彌傳云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其相通實即義釋云大鼓謂之樂說文亦云大鼓謂之鼓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實省聲孟子曰愼然鼓之墳與田通釋名田墳也是田然爲大鼓之聲實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即實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鞀故謂田當爲鞀鞀以東爲聲與田相近而鞀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陳田一字齊陳子亦作田成子故又變爲田若申字篆文作印古文作呂籀文作呂詩本古文如正義說去東存呂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鞀箋義密矣而毛不用者以鞀未即爲鼓名而說文云鞀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引纂要說曰應鼓曰鞀鼓亦曰鞀鼓則又與應鞀爲一毛蓋以周禮之鞀即應鞀也案此辨足正孔疏之誤但謂田即實鼓說雖有據而毛不破字恐未必定如此也

潛有多魚

集傳潛潛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故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案前一說本爾雅釋

器云潛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潛潛蓋古今字後一說用王介甫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之訓也范氏處義亦謂魚善潛故取者必求之深然皆望文生義不及前說爲當也毛傳作潛釋文云舊詩傳及爾雅本前作米旁參小爾雅作潛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米旁參正義

以慘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諸儒皆是之毛詩紉義據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據不作採慘亦非  
正字潛韓詩作潒字本相通慘慘採則聲同假借耳不必改爲慘也說亦近情可破拘墟之見

雜總論

序雜禘太祖也箋以太祖爲謂文王正義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

皇考爲天下之人后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太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知謂文王也紉義  
辨之曰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稷亦未爲天子而  
從來稱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意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  
稷爲太祖廟太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傳于比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曰成是王事于不顯  
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  
矣是傳意以此詩爲禘于后稷之廟宜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皆  
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案東萊讀詩記以周之王天下得  
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以告太祖是魯與后稷皆在所告之內紉義據五廟之制而  
辨太祖爲專指后稷義較的當若集傳謂是武王之祭文王雖本劉向說而子犯父諱究無可以通之宜後  
儒疑之者之衆矣

亦右文母

文母毛傳以爲太姒鄭箋云見右助于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謂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太姒自

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經義述聞辨之曰文王之文諱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皇妣皇母耳二  
者本不相同傳以文母爲太姒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太姒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  
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且如孔說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  
然矣列女傳大姒仁而明道思媚太姜太任且夕勤勞以盡婦道太姒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姒  
之文德明矣案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胡三省乃皆以爲文王之母太任其意  
以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太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  
稱之也述聞剖析最明

載見辟王總論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載始也辟鄭箋訓君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孔疏周公

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經皆爲見廟

詩 周 頌

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序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也後世諸儒均從此說惟朱子集傳訓載為則謂發語辭蓋疑毛傳云云為未必然也

于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著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不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河獨指一武王廟而作歌乎又末章箋疏以為天子諸侯均受多福箋傳以為多福緝續于武王義亦稍別考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于毛詁亦無決辭然則諸儒之主傳箋不得謂無見也

有妻有且二句 妻且毛傳云敬慎貌鄭箋其來威儀妻且且盡心力于其事也追琢其旅謂以治玉比擇人也集傳以妻且然未詳而箋訓追琢為選擇旅謂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朱氏公遷申之曰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徵也而又敬慎威儀選擇從者其來之不苟如此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此融會毛鄭及朱子說蓋正解也何氏楷則謂妻與緜通說文云緜白文貌蓋言帛也尙白故帛亦白也直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妻有宜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說與諸家異而於文義尤切

御纂詩義折中深是之

既有淫威二句 毛傳訓注為大訓威為則夷易也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而神與之福又甚易也朱子集傳雖不訓威為則而意與毛鄭畧同東萊詩記嚴氏詩緝則俱載什邠張氏語以淫威為誅武庚事不知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其踐修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亟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畧之士稱朝廷威德以懾叛賊遠夷則有之矣不聞忠厚之朝稱此于象賢之裔也朱氏公遷有言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風家之忠厚所為得之

考定爾功 毛傳著致也正義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曰考定爾功著昧也其意致討于昧故以著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紂誅定天下紬義謂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均曰於築王師遵養時晦著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著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著昧二字釋均頌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著昧句注曰著致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蓋謂考定爾功與著昧一也故曰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乎案著之得為致者說文著本从老

考定爾功 毛傳著致也正義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曰考定爾功著昧也其意致討于昧故以著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紂誅定天下紬義謂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均曰於築王師遵養時晦著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著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著昧二字釋均頌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著昧句注曰著致也致討于昧孔據杜注以釋此傳蓋謂考定爾功與著昧一也故曰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乎案著之得為致者說文著本从老

省从旨省旨致同聲屬假借致說文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嗣受成此勝殷遏劓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故曰耆定爾功是致即文王致之所謂善則歸親是也

陟降庭止

以下閔予小子之什

陟上也降下也庭毛傳訓直止語辭陟降庭止以毛義推之蓋言文王上

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訪落紹庭上下亦謂繼文王之道直施于上下也先儒多從此說朱子集傳始以

庭爲戶庭之庭陟降庭止謂即見墻之意于訪落紹庭二語謂紹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稽古編云鬼

神陟降于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以顏監精史學而

子皓于專經之陋爲獨得詩之本旨夫經義宏深專精于是者尙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案此說力主

毛訓故謂集傳爲不然然訓庭爲直而曰陟降直止紹直上下解釋未免紆迴朱子之用顏注以說較故訓

爲顯豁耳直字云云以存古義可也

時佛仔肩

毛傳佛大也仔肩克也鄭箋佛訓輔仔肩訓任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闡仔肩二字其訓

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嚴氏詩緝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

順從之也引學記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佛字唐宋諸儒皆無從毛作大訓者紉

義云說文肅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遠汝弼之弼毛蓋讀佛爲甯而廣韻甯大貌肅卽佛肅是佛亦本

訓大也說文弗搖也从ノ从人从韋省ノ右屨也房密切雖不云从ノ聲而古文弼字作弼从弓从弗是古

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屨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云經作拂本又作佛是

弼屨之弼亦作佛故箋讀爲弼而訓輔矣據此則佛字原有大與輔二義故傳箋異說朱子集傳從箋義以

輔字義尤簡明也

桃蟲二字

桃蟲毛傳云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謂鷓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此合三者

爲一正義以爲其義未詳案爾雅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云隼鷓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

雀鷹卽春化爲布穀者也如陸言是題肩卽隼也左傳杜注祝鳩鷓鳥也玉篇鷓云祝鳩也急疾之鳥或作

隼題云也肩應仲春化爲鳩如杜願二家則鷓卽祝鳩祝鳩卽隼爲題肩與鄭箋說合陸又以鷓與鷓鴣

爲一鳥與箋所引或說亦合然爾雅桃蟲鷓其鷓鷓自爲一條郭注云鷓鷓桃雀也俗呼爲巧婦方言自關

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籛或謂之女匠詩疏稱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又名



辨其孰是得闕疑之道也。鍾傳吳語話教讀傲謂不啗譁不怠傲則音從何而義從毛也。

遵養時晦。遵養時晦傳箋說異毛傳遵訓率養訓取晦訓味正義申之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

者味也故轉晦為昧言取是謂昧謂武王取紂也鄭箋以為追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歐陽水叔諸家皆

從鄭謂謂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言有師而不耀其武是養之以晦也。紂義云易言文王用晦而明

此經遵養時晦即晦也。純與大介即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

明也。左傳杜注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運之又久淫聲及商何別乎案此以箋說為未當

經養晦若為取昧則是文王以來即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淫聲及商何別乎案此以箋說為未當

也。然以書須假之文觀之鄭義不為無據蓋紂惡未稔武猶冀其悔悟先儒所謂十三年以前無非服事之

心是也。當晦而晦自是武王實事特不當以闕文王耳。

我龍受之。我龍受之之龍傳云和也。正義謂龍之為和其義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

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紂義云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合太和故龍得為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矯矯乎王之

所為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案長發篇毛傳亦訓龍為和或曰龍者木德

故為和。紂義以保合太和係言乾道以證龍有和義與或說意同而究非的訓。段氏詩經小學謂毛以龍為

雖之假借故曰和此雖亦無以見其必然要可以為一解。

酌桓寶般說。酌桓寶般四詩惟桓字見于本經酌與寶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朱子集傳以為疑取樂節之

名如曰武宿夜之類案孔疏引莊氏云勺箚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箚之文舞也。桓序云講武類禡也。寶序

云大封於廟也。寶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般鄭箋云樂也。孔疏謂為天下所美樂也。黃氏曰抄云晦菴及

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獨嚴華谷非非之以為酌果即勺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

勺之樂章矣。此賦未當詩正惟為成王作所以為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是也。桓篇無講武之意而序詩者

謂之武志蓋不忘用武乃以講武類禡之時志已欲保厥土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其後果如其志故

曰武志也。寶之名篇正義以書之大寶四海當之不知書之言承上散財發粟為文非此詩所謂寶也。或據

書分器序云武王勝殷邦諸侯作分器彼疏引詩序云大封于商謂此時也以為此所謂寶乃以彝器錫有

詩 周頌 魯頌

功諸侯說與序意為合般集傳云未詳蘇子由則訓般為遊曹粹中據說文般旋也象舟之旋从舟从反爰所以旋也謂篇名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于四岳所謂盤旋也要之諸家所論皆望文為義以左傳楚武王之言攷之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書定爾功其三日數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是數章皆大武之詩也今但以書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寶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則今日之詩其失古人之舊者多矣

魯頌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陶等州

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而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乎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猶若可予也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德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魯宋無風其或然歟范氏處義謂魯頌之異于商周者有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實事魯多頌禮四也觀此說則魯詩雖名頌其實未嘗僭天子也

嗣總論 集傳此詩言僖公收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立心之遠指每章第七句思字而言許氏謙曰

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于近利也無斃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也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卒章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于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培克苛歛以致之者也案舊說謂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收于野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以詩中無務農重穀意故惟就收事立說而諸篇皆從之 御纂詩義折中以嗣為考收而祭馬神謂定中之詩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彼勳畜敗故兼言牝此闕軍實故專言牡也其言秉心猶嗣之恩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期無斃之義焉言馬政而及于思者探其本也國政之盛衰本于君心君不能無思而思其有邪一涉于邪則廣而愈荒久而愈深而愈鑿故資無邪也讀此不特無邪之旨明竝集傳立心之遠云云亦因以益明矣





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驚存其風流太平御覽引劉獻說亦謂亦謂古之君子仕于伶官悲周道之榛蕪傷頌聲之輟音故飾鼓以驚欲其流風好焉朱子集傳則以驚爲驚羽即舞者所持二義不同而皆以爲器物則實事樂毛傳鄭箋未明取喻之由而如玉海及劉獻云云則意存諷刺殊非頌體集傳故以驚羽釋之以燕必有樂樂必有舞也御纂詩義折中以有駝爲蜡而飲酒之詩言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有水澤

故驚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此雖不用集傳意而取興有因毛鄭說得此而曉然矣

君子有殺二句 殺字之義集傳有二一曰殺善也此本鄭箋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治子孫之說也一曰殺祿也何氏楷主此義謂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歲豐歲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家給人足也二說不同如箋鄭則是頌禱之中而寓規諫之意固徵詩人之忠愛但以文義衡之似後一說尤與上歲其有句相應蓋君享如是之天祿又以是天祿傳其子孫是君有無疆之福民即沐不盡之恩綏萬邦履豐年周頌魯頌義相發明矣或曰振驚喻臣之潔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也此以有殺爲有祿以養士蓋從序文君臣有道句悟出然于孫子二字究不及何氏之貼切也

思樂泮水總論

思樂泮水小序云僖公能修泮宮也蓋泮宮既作造士于此養老于此受成獻馘亦于此文

事武備燦然具舉詩人美之故序曰能修也鄭孔以下皆主僖公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集傳故但以爲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劉氏瑾據春秋傳十三年從齊桓會輒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淮爲淮夷之病鄆謂克服淮夷實有之特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爾此以舊說爲不可易也劉氏克則以泮水篤魯之政事兵戎皆在焉而定爲伯禽之詩何氏楷亦云泮水頌伯禽允文允武也胡氏文英又以爲魯孝公修泮宮釋奠詩人美之之作詩貫以作孝公爲近是數說不同御纂詩義折中主頌伯

禽據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誓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則泮宮作于始封之目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此詩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作泮征淮後先繼舉其爲伯禽之詩無疑也

泮宮辨

魯之泮宮漢唐宋元諸儒皆以爲學名惟戴埴鼠璞公謂序止曰僖公能修泮宮不言學校作五疑

以駁之又據通典魯郡有泗水縣泮水所出謂泮乃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名泮宮如楚之渚宮晉之鹿祁

之類楊升菴深是其說更引左傳晉侯濟自泝以爲泝本水名之證稽古編非之曰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泝水一名塢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志但水以泝宮故名泝猶地以舞雩故名塢俱後世好事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何其惑也至左傳明言晉侯濟自泝始至夷儀夷儀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百二十里晉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涉而通典之泝水發源曲阜而入泗始終不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間用修引此證彼強合二水爲一疏矣總之辟雍預宮爲天子諸侯學名有圍水丘水之異漢儒近古定有據而言之後人好爲異說適見其陋而已矣案此申舊義與諸家說同所駁楊氏云云尤爲確論惟宮因水名與水因宮名二者未易定其是非當並存以俟博考

薄采其茹

茹毛傳云鳥葵也釋文云茹音卯徐音柳茹今之蕨菜也古作茹周禮醢人供茹菹以爲朝事豆

實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蕨菜陸疏亦以爲蕨又或謂之水葵稽古編云蕨亦作蕨顏氏家訓謂蔡朗父名

蕨諱純爲露葵即此菜陶氏別錄列于下品葉如荇而圓花實亦如荇莖紫大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

鹽鼈同食食者成病春夏煥嫩未葉名稚蕨葉稍舒名絲蕨至秋老名絲蕨或作豬蕨又說爲瓊蕨爲龜蕨

顏之推以豬蕨爲荇蘇恭從之宋修開資本草始正其誤案茹說文从艸从卯卯古文西字徐故以柳音之

說者謂此爲許氏之誤考說文凡偏旁用古文必注古文某字故木部柳字云从木卯聲卯古文西字今茹

字云从艸卯聲不注古文西知原本作茹以篆文卯卯相似後人誤連其上畫耳不得謂叔重爲未檢也

靡有不孝 鄭箋訓孝爲法靡有不孝謂國人無不效法之者正義以爲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則作孝弟

之孝解矣後儒黃氏佐謂昭假烈祖即所謂靡有不孝蓋亦用正義說經義述聞云孝今本作孝說文孝教

也从子爻聲孝與傲同經文作孝而訓爲效故箋云無不效法之者孔作正義時孝字已訛爲孝故不喻箋

法傲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釋文不爲孝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又靡

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效其祖非謂國人效僖公也案玉篇孝古孝切效也說文教字以孝爲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孝之訓效同述聞謂孝是孝字之訛其說可信而詩貫以此證泝水詩爲頌孝公益見其不足從矣

東矢其搜 毛傳五十矢爲東搜衆意也鄭箋東矢當百箇孔疏荀卿論兵云撰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

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東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尙書及左傳所言賜諸弓矢者皆云彤弓

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東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爲兩束也搜矢行之聲

言勁且疾也朱子集傳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蓋亦兼采傳箋也義 御纂詩義折中主毛傳訓搜爲

矢多貌而訓束爲收束東矢其搜言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也案以東爲束而不用搜爲矢多

義更精當若疏云矢疾聲須發矢時乃聞之若方在束則無從而聞其聲之疾也

闕宮考 毛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正義謂先妣之廟非常而祭之

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孟仲子曰是謂祿宮蓋以姜嫄所郊祿而生后稷故名

姜嫄之廟爲祿宮紉義云傳之意非以姜嫄廟爲祿宮乃謂周人以祿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禘鄭注云高

辛氏之世元鳥遺胤明爾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祿宮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云高禘

如鄭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祿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祿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祿則姜嫄

亦爲先祿可知夫周立祿宮而先祿之神實三代之祖母故曰先妣在商無以明之周則大司樂舞大濩以

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事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祿宮

信歟

實始剪商 剪毛傳訓齊鄭箋訓斷稽古編謂據傳箋之章翦字當從說文作前蓋說文翦訓羽生前字乃訓

齊斷也案說文戈部戣下云滅也从戈晉聲引詩實始戣商翦作戣段氏玉裁謂翦卽荆荆之字多假翦爲

之戣者又荆之假借毛云荆齊也者謂周至于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國立立故曰齊絲詩古公以下

七章是也非翦伏之謂若不通毛傳許書之例竟謂太王滅商豈不事辭俱礙乎案許叔重訓詁爲滅滅者

戣之本義其引詩特以明假借之義全部說文例皆如此稽古編及段氏說雖與集傳諸家爲異然皆據

龍旂承祀

龍旂承祀鄭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舊說

之認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紉義云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

是後漢諸儒之語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匪懈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戴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孤翹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輿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案宋曹氏謂魯雖僭郊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紉義辨常不爲旂立說亦有據依但下文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似此承祀專指春秋祀祖廟言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箋不得謂其無見也

犧尊辯

毛傳犧尊尊有沙飾也正義王肅云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背上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犧象二尊形如犧象而背上負尊與毛鄭異未知孰是紉義據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謂飾以翡翠象尊謂飾以鳳凰與此言沙飾合皆讀如婆娑之婆箋不易傳蓋與毛

同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从牛義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尙書伏犧氏釋文引張揖云犧古字犧今字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羲奏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托案犧讀如莎二鄭皆然然犧之爲牲羣經皆有是說非出于秦篆後也南史劉杏傳謂刻木爲鳥獻鑿項及背以出納酒晉永嘉中賊曹疑于青州發齊易公冢得二尊亦爲牛形阮述三禮圖犧尊畫作牛象是王肅所言初非一人臆說疑讀如字者爲安也

公車千乘

毛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

者公徒三萬謂侯三卿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二者之事不同故不相合也紉義云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千乘卽應有徒三萬矣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此據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言也然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左傳

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戊漕杜注云車甲之賦異于常制故別傳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于

以周禮注證之無少差謬亦可謂善通說詩之窮者矣

保有鼻繹 集傳鼻繹二山名王伯厚云郡縣志鼻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鼻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

二十里李氏樛以爲禹貢曝陽孤桐卽此繹也郭景純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又有葛  
曝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詩及禹貢之曝地里志東海下邳縣有葛曝山古文以爲曝陽說文葛曝山在  
東海下邳亦引書曝陽爲證二書皆誤也案鄒縣卽邾國二山在鄒則本非魯境內而詩言保有鼻繹者稽  
古編以爲誇辭謂魯擊析登聞于邾地密邇而世相讐殺魯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于詞乎說爲  
先儒所未發以地理及時事攷之殆亦有然者矣

居常與許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孔疏申之以常爲南鄙許爲西鄙而不指屬今之何地惟鄭箋以常爲薛

之旁邑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有常又以許爲許田此亦據隱八年  
鄭易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爲說後儒曹粹中輩皆主之稽古編辨之曰築臺于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  
舊封也春秋時尚存魯安得築臺于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無涉生  
許田爲鄒有桓公本以易祈耳豈僞公復以祈易之鄭邪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管仲勸桓公親  
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此常在莊公時不在僞公時不應舉以頌僞又齊在魯北常爲齊侵定是魯北  
境地與傳文兩鄙亦不相符不足信也案此辨足證舊說之爲附會惟經文明曰居常與許而曰常在奚仲  
國旁似欠分曉當云孟嘗之嘗自在奚仲國旁與魯無涉斯爲得之

商頌

集傳契爲司徒而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

兄微子啓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祀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獻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

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

也案司馬遷云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

頌後漢紀載曹褒說亦云考父詠殷竭忠顯頌之美當仁不讓是皆以商主爲考父作也然考父去褒

公世殊遠故諸儒率從纂傳

商邑考

商契所封之地也正義引服虔王肅說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為國號而鄒以湯取契之所封

為國號者以經典言商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

指為何地元鳥箋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紬義謂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

解引鄭康成說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縣氏也張守節正義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

本商邑古商國帝堯之子澠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丹水又東過商縣南鄆道元注云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闕廼以爲上洛商縣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之商為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

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案王伯厚引郡縣志高辛氏之子闕伯居商邱契孫相土亦鄆於此春秋為宋國

紱我思成

紱我思成毛未發傳鄭箋云安我心所思而得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引禮祭義齊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云云以為思成之證呂記朱傳引之皆改

心為以而於成之之下增一人字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案正義申箋謂祭

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嚴粲詩輯亦謂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

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則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昌年云我所思者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紱我也

據此諸說是鄭之意以為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猶恍惚既而若有聞見則成之矣心子是安矣箋語本自

渾融似非有脫漏不煩改正也

依我馨聲

毛傳依倚也馨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謂象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

自短聲調皆清故楚辭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如孔說仍是清字之義未及萬物之所以成紬義據白

虎通云馨者夷則之器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馨故曰馨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謂

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謂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謂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

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所以樂用馨也云云謂樂之有馨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依

字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馨所以收衆樂聲故衆聲皆倚之聲之成

即象萬物之成矣此解不惟傳中成字之訓明並經中依字亦透可補疏家之所不及  
列祖總論 列祖詩諸家說各不同序云列祖祀宗廟也鄭康成以為祀宗廟則經文烈祖當指湯歐陽修以

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有不同其為違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故黜序說而以為祀成湯之樂何氏楷亦主祀湯而以為彤祭胡氏文英則以為禘祭之詩詩實又以為祭畢受福而送神之詩異說紛紛然則將何去取 欽定

詩經傳說彙纂云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于周太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序說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讀歟此是序義本可輕棄矣  
禮假無言 毛傳禮訓總假訓大禮假無言總大無言也正義禮總古今字案禮之得訓為總者長發禘百祿

是總釋文云本亦作禮是禮總字通也依說文禮乃釜屬从夔得聲夔說文云斂足也爾雅鷓鴣醜其飛也變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禮殷本紀作三變變有聚斂之義故得為總也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或謂奏

當讀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有總義言助祭者湊準大眾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爾朱子注中庸訓奏為進此禮假謂與上篇奏假義同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而為禮也然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假于烈祖奏之與禮恐不一例殆未可以中庸作奏而強合兩詩為一也又釋文謂鄭音

假為格訓至其說亦非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鄭蓋假訓為升不訓為至也  
天命元鳥二句 元鳥生商之說諸家聚訟紛紜毛傳以為郊禘之時適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祥者

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箋以為城簡取吞墮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後儒多非鄭而是毛而明允蘇氏詆之尤力蓋以鄭說近于怪誕毛于情事為合也朱子集傳仍引

史記云云則以古有是說故不敢定為必無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云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孰非天哉如詩言稷

之生皆固帝學之郊禘而致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于天也然則朱子之引史記殆未可厚非矣

宅殷土芒芒 集傳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從毛訓大貌鄭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引書

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至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居亳之殷地



而受命也王氏應麟以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謂前只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兼稱黃氏一正則以宅殷土芒芒爲後世所稱而追言于湯數說小異御纂詩義折中據竹書夏帝范三十三年商侯遷于

殷謂商侯者振也振爲有易所戕其子微興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曰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魯語曰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據此則殷之號當商未有天下之先已有此稱不始于盤庚矣

在武丁孫子三句

在武丁孫子三句傳箋互異毛傳武丁高宗也正義本王肅意謂毛以商之先君受天之

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以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之

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是孫子即武丁對先后言故曰孫子也嚴氏聚徐氏常吉皆主之鄭箋以爲

行之不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于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

天下也此以孫子爲武丁之孫子指主祭之君言歐陽氏修范氏處義皆主之經義述聞謂經文兩武丁皆

武王之謫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謫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殆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猶那與烈

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編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謫耳

案正義述毛視鄭說爲安後儒主之者衆矣但武丁固善爲人孫子然省去善爲人三字則文不達意且武

王乃殷人稱湯之詞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號述聞所言似不爲無見也

幅隕既長

毛傳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鄭箋謂隕當作圓周

也正義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集傳兼采鄭孔二說謂幅猶言邊幅隕讀作員周也經義述聞云依傳則

廣也均也長也三義並列經當云幅員且長文義方明是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員又

音還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

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謂如布帛之

廣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豈可苟簡其義而直謂之幅乎則亦不得如正義說也今考全詩之例如快

拾既次福錄既同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幅當讀爲福隕當讀爲云承上長

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里大同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幅云既長下文帝立子孫

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辭古字多假借說詩者不察此例故迂曲而難通矣案此說亦有理惟須破字似

未免強古人以就我繩耳

武王載旆 武王毛傳云湯也旆旗也鄭箋以武王爲有武功王德與傳訓異細義云傳意以前篇言武王爲

人孫子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

也旆說文从方市聲卽左傳之茂易豐其沛本亦作旆說文引此詩作坂荀子又引作發經義述聞以發爲正字旆坂皆借字發謂起師伐桀也幽風七月箋云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漢書律歷志述周

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案旆字从荀子作發義亦可通然古書引經文字差互者往往而有亦不必定謂他書爲是而轉疑本經爲非也

綴旒駭麗說 綴旒駭麗集傳以爲未詳毛訓綴旒爲表章駭麗爲大厚謂爲下國之表準章經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自平正也鄭箋貪用公羊傳語以綴旒取喻于旌旗至駭麗二字無可引證則訓駭爲

俊言湯爲英俊厚德之君後儒以前章旒旒作喻體此章不應不喻而直言于是爭爲異說宋童道謂齊詩作駭麗而朱子取之輔氏廣申其義言綴旒以旒喻爲諸侯傳著駭麗以馬喻能秉載諸侯說詩者多主此意

但三國時齊詩已亡童宋人何由獨得見之是殆未可信也近東原戴氏詩考正據孔子三朝記所以爲綴于國及曾子制言篇行爲表綴于天下之文謂綴者懸綴于高民所瞻仰之謂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儆者也爲下國綴旒言爲下國仰而取法也駭訓大麗訓厚爲下國駭麗言恃之以爲安也此釋毛義而不煩附

會似較董說爲簡明也

深入其阻 深入其阻傳箋不同毛訓深爲深鄭訓深爲冒正義傳曰深者深入之意故爲深箋以其遠處險

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案深釋文引說文作粟从网米云冒也又云今本說文作深周行也廣韻

粟字則云罍也玉篇同深字乃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釋文所引作罍者爲非故從詩作深而并載鄭許之說也但以冒義列深字下于傳箋字音各別之處尙未

明晰詳鄭氏之意蓋破深爲粟粟面規反故訓爲冒毛不破字深當音式針反深古今字毛以今字釋古文故曰深也粟在脂韻深在侵韻說文本作突从穴从火从求省隸變作深與粟字無涉近說文坊本

粟下有詩曰粟入其阻六字殆淺人因鄭箋而屬入之耳阻鄭云謂踰方城之隘也考方城亦有二傳四年左傳杜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本經注郡國志同史記集解引服虔說謂方城山在漢南此卽文十六年左傳注所謂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者二方城俱楚險隘以地利推之葉縣爲楚北門戶山又縣亘六百餘里箋

所云方城之隘當指此也

商邑翼翼二句

極說箋訓中謂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經義述聞謂此兼用韓詩說

以後漢書樊準傳引詩京邑翼翼四方之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鄭康成先治韓詩故本以

作箋也又云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也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

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曰法則曰倣效即承

四方是則而言也漢紀之文本于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

毛詩改之也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

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誤本當據漢紀以正之案三家詩與毛多

異字諸書所引誠有如述聞所言若經文仍當作之極為是極有準極之義與則字初不相遠也

景山二字

商頌景山與劇風景山先儒第訓為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子集傳子剛則曰測景于商則曰山名

稽古編謂景山之名載于輿地甚多皆後人因詩而附會之如震字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

在河南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北三十里宋應天即今歸德府所謂穀熟南亳

者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所謂北亳也括地志亦謂蒙城為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

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衡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亦言濟水北徑元氏縣又北徑景山而

引衛詩證之則是三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因颺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

而得者皆好事者之附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號也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

郭注引外傳景霍為城語則此山在晉也其見中山經者為荆山之首郭注以為在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

荆域皆非詩之景山也故先儒釋詩但云大山長有見也朱傳獨以景山為山名蓋據左傳景亳之文謂景

山之名湯世已有之然左傳景亳連文殆地名非山名也

殷武總論

舊說以此詩為祀高宗之樂蓋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無道則首叛高宗中興之功以伐荆

楚為大故詩人作此以頌之以見殷之復治在是也史記乃謂宋襄公修行仁政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

美之作商頌其說蓋本于禮詩後儒因此篇有奮伐荆楚云遂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而以韓詩為信蘇氏云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所宜有且襄公伐楚而敗于泓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詩謂

湯爲武王苟誠爲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可復以命襄公哉此駁至爲詳蓋商頌十二篇皆正考父得之于周太師非考父所自作也三家詩多異辭未可孤據以匡衡傳衡引商邑翼翼四句而曰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云云觀之衡學齊詩是齊詩又以此爲頌成湯矣經學質疑顧猶以命于下國爲宋之證湯孫之緒爲宋桓之證謂殷武爲美宋桓之詩皆好異之過也